

浮溪集

二







浮溪集卷十九

宋 汪 藻 撰

記

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爲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惟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爲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爲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物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苕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

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胷中而爲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子所擇而先有以待之其時立乎朝廷之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目子劉子所有也予曷爲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子之異友也子劉子以爲先君子歿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言于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于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長短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烝嘗之奉也苟爲無以承之祀從而墮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



封也而教實行乎天下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于今爲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夫子之沒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爲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夷戎狄之國莫不知吾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之城東南隅經始于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爲壘舍徽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于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圯于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紛然相望于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之命司教于此反熟視而不爲可愧也乃謀費于州人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贏來獻者于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中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

事未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于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于是人以程公爲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況出于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爲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頽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爲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曷以諸主之請求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爲敘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旬始彗于紫微靈籙棄道學門雉飛坐令此邦祀不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莽列爲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弦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矣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右山翰秀于此爲邦生材以篤王紀

靖州營造記



國家承六世積累之餘開拓土疆過成周廣輪之數于  
是極楚越之南陬皆列爲郡縣熙寧九年增築唐之城  
州爲渠陽軍建中靖國二年又移軍于渠陽江之西賜  
名靖州初夷人散居溪谷間各爲酋長及上版圖職方  
氏爲王氏與彼之山川壤比疆連犬牙相入也雖歲久  
聲教所覃去椎結之俗而飾冠巾轉侏離之音而通字  
畫奉官吏約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實初郡新民庶事浸  
無紀律重以連遭饑饉之裁斗米千錢弄兵之民乘時  
搶攘五十年間凡六七作發卒擊之而後定爲民上者  
救過不給間于憂慮則趣辦目前而已遑暇及市朝道  
巷門渠之制哉紹興十九年大梁劉侯臨是州營丘王  
侯爲通守二侯今之材吏也相與戮力不鄙夷其民有  
惠有威撫善良如赤子去姦慝如稂莠州人翕然信服  
渠陽舊爲茂舍板屋雖官居帑庾亦然侯一新之聚材  
瓦于塲募工于市又以三者非渠陽所出經營于數百  
里之外其勤可謂至矣紹興己巳孟冬遂斃州之通衢  
七百餘丈行者免于崎嶇沮洳之艱而望之繩直循之  
砥平爲無窮之利咸欣然相告曰自有此州閱府守丞

不知其幾莫克爲之今一朝談笑而成非二侯之澤歟  
且是役也不暮年畢工其費出于二侯唱始之俸與四  
方樂輸之金無秋毫及民集其事者進士陳大有僧世  
遂祖能也嘗謂天下事無大小如不萌苟且之心鮮不  
成者魯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  
始至春秋稱其賢況分符竹爲州有社稷人民之寄師  
旅之屯賓客之奉而通衢者憧憧往來之會肩摩轂擊  
朝夕是由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乎故薛惠爲彭城令橋  
梁郵亭不修兒宣知其不能陳道弗不可行單襄公知  
其必亡政之能否國之存亡皆于此而見則二侯經渠  
陽者其澤豈不遠哉後人求營造之因當有所稽攷蓋  
不可以不書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左大中大夫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記

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

彭城鄭固道猷直承明而歸得爽塏于上饒龜峯之下  
種花蒔竹若將老焉以書謂余曰吾營吾居于此數年  
而成今欲名之曰寓屋子意以爲如何子爲我言其意  
余曰人生天地之間萬古在其前無窮居其後其與物



浮沈者不過百年之頃而百年之期又少有至者則雖吾形骸之內皆謂之寓焉可也而況于屋乎吾嘗怪陶淵明作歸去來託興超然莊騷不能過矣而卒章乃曰寓形宇宙復幾時何淵明知之晚耶淵明既爾而固道又取之名其屋不幾更晚于淵明乎然謂是身爲蘧廬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爲千載人者以淵明不但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攀琅琊之柳泣然流涕者乎有記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爲誓者乎是一人者雖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爲物之所移而其愚遂至于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遠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爲憂其既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爲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于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爲淵明而爲吾固道之欣慕歟固道少以功名自喜爲人英偉笑語軒然視世間小兒皆欲臥之百尺樓下今雖老矣借不得坐籌帷幄如張子房猶當據鞍矍鑠爲馬伏波顧卷藏豪氣于數畝之宮蕭散于茂林脩竹之下放懷于詩酒之間了然知身外之物無秋毫可戀著者故隨其

遇樂之略無留吝之意而其樂至于不可勝計非有得于淵明者能如是乎固道名望之族今爲徵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將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在先生謂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雜榛蕪搜奇選勝自放于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泚臺樹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于溪石之上其謂之鈛鉞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溯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黃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

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

數所

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

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鉅潭南澗朝

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

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思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為峒

僚侵耕甃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口此法華

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

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于孝文之

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

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于劉向揚雄益

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

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

燕音烟  
燕公張

說許公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猥井之氣未除也至元

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

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

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

尊顯于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于元和之世

事業遂不大見于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

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

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  
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于學于愚溪之  
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  
紀之者余于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  
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僂人人罕與  
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  
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  
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  
為亭面愚溪之口有羣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  
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  
乎余曰我與物同見于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  
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以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  
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是二者  
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于有情如此  
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為  
而不可玩哉余少迂疎狷介自知于世無一相宜者頗



欲全生養性于麋鹿之羣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于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于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于胸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于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爲德興汪氏種德堂作記

天可必乎跖也而壽回也而天慶封也而富原憲也而貧天不可必乎臧孫賢而有後鄧攸忍而無子仲尼匹夫而世祀龐公耕者而子孫安故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常疑天以爲不可知者皆指未定言之也

然君子亦豈屑屑然常置盛衰興廢于其胸中哉知修吾身以待其定而已胡不以種木觀之乎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藥耳所謂蔽日月擾雲霓者固已萌乎其中如使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牛羊踐之斧斤伐之夫豈有木也哉此以人勝天也苟吾有以封殖之潤澤之養之以風霜之堅待之以歲月之久順其取受于天者而條達暢茂之則蔽日月擾雲霓者有時而至矣非天定勝人而何汪氏世家新安當唐宋五季干戈紛擾之時衣冠散處諸邑之大川長谷間率皆卽深而潛依險而居迨宋興百年無不安土樂生于是豪傑始相與出耕而各長雄其地以力田課僮僕以詩書訓子弟以孝謹保墳墓以信義服鄉閭室廬相望爲聞家子孫取高科登顯仕者無世無之而汪氏尤其章章者也汪氏之居石田者數世皆有隱德而訓子弟尤力石田之先君子嘗撫其子弟而歎曰吾不愧于天而無以見世矣天其或者將使汝曹大吾家乎乃築堂于其居之東偏名之以種德曰此吾所以志也未幾果有乘駟馬高車而歸者里人以爲榮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

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至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石田南臨大谿去江百餘里而山水清奧非秀民接踵而出不足以當之今汪氏其爲王氏乎種德之報未易量也汪氏之子逮字及之能世其家者求余文爲記于是乎書

浮溪集卷二十

宋 汪 藻 撰

碑

信州二堂碑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爲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清溪民阻山爲暴吏不時制寢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政府寺署人民由是東南皆暫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爲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卽斥金帛募士增俾浚隍修戰鬪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成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湖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徧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于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爲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勦力締謀屯韓巖以托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巖以扞江

浮溪集卷十九



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爲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爲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什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旣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棖益毆人爲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僞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爲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于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賊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舉舜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爲衢州君與王侯旣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于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藻曰天下之事所貴于智者以審于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于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于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爲吏者方狃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爲異

懦譁張爭爲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刃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爲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誠以信于江南爲四塞地使猶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闕建北擾宜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惟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于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筭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爲重則君之建立爲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于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于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旣二年而鏹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于此可謂爲政知所先後而功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爲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狂于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螻蟻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衷在列咸啓信爲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惟昔首孽衆爲不聞曰

此獬者吾疆懼紛迺理墮壁迺選鋒爰走爰集嚴兵  
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塵擊崩奔不支坐以支  
堞扼其三方鄰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惟汝予力  
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  
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  
斯堂賓客粥粥間于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爲父  
師毋或去我玷于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sup>十一</sup>也<sup>音勃</sup>如  
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  
在朝我爲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爲毛友作

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萬壽宮鎮  
江府以金華龍遊寺改建如詔書越明年館御旣嚴像  
設旣新學徒勸趨雲委川至聲聞京師于是上親書殿  
閣等名十以賜又明年臣某領府事上曰神霄宮成當  
書汝某其書之臣謹稽圖牒及道藏書金山始爲浮玉  
山言自玉京諸峯浮而至者後有卽山以居而得金子  
水涯者易今名父老相傳先唐時嘗爲龍游觀已而爲  
浮圖氏所有者幾二百年金華陽氏洞天記曰中國洞

天不名于載籍者尙多有之金山其一也蓋其前臨滄  
海卻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爲際風濤潮汐赴其吐吞  
日月晦明環其左右攬數州之秀于俯仰之間而下蟠  
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奧區古今勝處也則高真  
所庭逸士所廬天闕地藏餘千百年一朝歸然爲海內  
琳宮之冠者夫豈無待臣仰惟皇帝陛下繇神霄玉清  
之地撫炎精累洽之運凡意所屬天必從之方且恭承  
祕訓興旣隆之緒滌源培本合道德而一之以幸天下  
其神機所運雖兩儀二氣曾不外吾挈提把握則名山  
大川東放岷夷西屬崑崙南極丹淵北連窮髮者特其  
融結之一矧茲山當吳楚之衝去京師二千里而近在  
吾顧盼之地是宜清光一屬而土木耽耽金碧差差雄  
視東南與天無極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后奔走率職  
惟恐其後故華榜旣揭天宇澄穆鶴翔其空沈符之晨  
水波不興赤龍自獻世徒咨嗟太息以爲瓌奇詭異之  
觀殊不知天人精祲脗合冲融超出形象者迺其餘事  
故臣嘗論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說望殊庭于彷彿者  
未嘗不自以爲得與神明交也彼不遇涉其徑庭味其



糟粕區區于巫祝之小技禳祥之末節而已亦嘗以神霄帝君之事告之者乎於戲盛哉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兆千變化出應帝王明道闡教爲生民福者上一人而已何以言之世傳得道而應世者莫盛于黃帝遊赤水則遺其元珠訪具茨則迷于大隗蓋黃帝自區域而企天遊故納山川于車馬之間而不足上由霄極而持世教故用山川于几席之上而有餘則臣以爲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上一人而已者豈爲過哉上救漕臣詹度總視工事始于政和七年之秋而成于明年之夏凡爲殿三日長生曰青華曰黃籙爲臺二曰寶華曰藁笈爲閣二曰龍游曰經又爲泰定庵命太素大夫黃澄居之澄學道茅山五十餘年流輩推重上以金山爲天下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澄臣幸得以薄技待罪從班適守茲土事成而書臣之職也敢以菲陋爲辭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帝膺寶訓臨九躔萬靈祇衛來三天真人下執樞中權凝旒不動堪輿旋閱茲頽俗劫屢遷鍊形蛻骨誰非僊聿興妙教窮海延叢霄相望清都連偉哉浮玉當大川

地維四絕中巍然世氛不及環以泉吳峯楚嶠輸風煙天穹地博棲萬椽宛如龍漢初開年帝揮寶墨題其巔神光下燭陽侯淵金符玉簡功用全蛟龍舊粟江神虔驚濤弭伏雲海鮮回翔縞羽登蜿蜒霞光星燭其數千乘光日覲虛皇前坐令下土倅高圓焉知帝力施無邊下臣作頌鏡蒼堅不磨要與茲山傳

傳

郭永傳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繆爲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斂尤丞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劫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爲常縣禱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碑記

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蠶不歸莫敢  
迂丞械致之府府爲并他縣追還于是府檄及部使者  
文移有不便于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  
謂丞世方雷同毋以此買禍丞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選  
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來無丞比者旣去  
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遮留如丞始去調東平府司錄  
府事無大小決丞吏有不能辦者私相斬曰爾非郭司  
錄耶除通判鄆州燕山之役以丞爲其路轉運判官郭  
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目  
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丞白安中不治且難  
制丞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  
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丞曰前  
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日  
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爲  
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尙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  
愧容丞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輩也已而安中  
罷丞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  
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歲大寒城池皆冰敵率藉冰梯城

不攻而入丞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  
冰不能合敵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  
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  
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丞與帥桂充漕臣張益謙  
相掎角丞得檄大喜卽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  
彥爲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敵來歸敵亦  
畏之不敢動遠近宴然居無何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  
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  
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  
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丞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  
徂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丞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敵  
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  
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晝夜縫城出  
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爲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  
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顧  
色動丞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  
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  
咸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



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丞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丞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眾迎降敵曰城破始降何也雜然以丞不從爲辭敵遣騎召丞丞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敵曰阻降者誰丞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敵見丞狀貌魁傑且風聞其賢乃自爲好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丞而降之丞噴目唾罵曰無知醜類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敵令譯者申諭不已丞戟手怒罵不絕敵諱其言麾之使去丞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敵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卽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丞台者皆相向慟哭敵去相與負其尸塞之丞博古通今得錢卽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爲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揜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爲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咨嗟獎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充守大名稱甚盛丞嘗畫數策見之

他日問其口曰未暇讀也丞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慙靖康冬敵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丞丞承號絕什地家人舛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始勉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于吏治精明皆承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爲丞道也紹興初始贈丞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諡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爲非所急士之精銳銷喪盡矣一旦爲敵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或甘心污辱之地而不悔丞以身殉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爲世所推孩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爲無人若劉幹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敵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敵不屈無如丞者故擬丞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丞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浮溪集卷二十

宋 汪藻 撰

銘

永州太平寺鐘銘

起空寂中無間斷者非雷非霆一剎那間徧滿大千非聲非形以悉檀成以慈悲撞以歡喜聽從無始來如眠而寤如醉而醒九疑之西瀟湘之會梵釋之庭紹興庚午春再決辰散吏是銘

歛硯銘

非端溪溫潤而漪文非銅雀斷殘而古色出吾州虹貫之巖資爾輩筆耕之澤

向瀉刷絲硯銘

龍尾石南唐物匠何年斲山骨爾出盆文不沒濡君毫爲黼黻

琴研銘

無琴之絃有書之用臥北窻而以此消憂與淵明兮同

夢

懷璧硯銘

圓其外而不陵物有似乎佳公子瑩其中而不露才有似乎古騷人汝以此行世以此發身夫謂之席上之珍

王氏種德齋銘

大梁深根武陵清樾風露華滋山川秀發我觀王侯好德若渴百年栽培遲以歲月坐令干霄起自毫末人如甘棠誰敢翦伐子孫蟬聯晚始條達先翁所書千載不沒

葉抗硯銘

纈栗而溫直方而厚作于貪夫竭澤之前得于元老著書之後是爲君家文字之祥與立言者同乎不朽璞而潛也居萬仞之淵器而用也吐六經之言汝師其潛資其用則名也與此硯長存

檀箕硯銘

美哉下巖之石得乎中興之年續文章于六一東坡之後追議論于嘉祐治平之前嗚呼汝能然則無負此硯矣

熊叔雅硯銘

禹鑿餘韜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爲泓搆北南毛褚陳

其友三出壞辭與古參

董天任硯銘

圓其中若璧橢窳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輒爲臞仙  
零寶唾

悟硯銘

其澤也取之不竭其堅也磨而不磷其端方足以鎮物  
其文理足以發身學者比德于此是爲席上之珍

莊德邁硯銘

斲茲山骨以發天液穀理漪文金聲爲質楛松競爽待  
子而一遣瑞君家漢廷給筆

恪硯銘

書墨言忠佞筆百世不磨由此出臨泓當思擇其術

贊

吳國太夫人贊

寶文閭直學士賈謙母吳國太夫人王氏者秦王審琦  
五世孫而顯恭皇后之姑也精修樂施終身如一日建  
炎二年隨讜至金陵薨焉敢于城北正覺寺會有司以  
其地爲元懿太子墳塋讜欲舉夫人葬零陵不可紹興

十五年始得請啓鼓棺衾腐敗巾屨杯圈觸之埃散獨  
夫人面如生肩而下具蔓覆之若銖衣及易棺衾香聞  
數十步金陵傾國都而出焚香作禮曰善哉非夫人願  
力所成不及此于是藻爲之贊曰夫人生王家具足諸  
福慧珍寶千百億視之如微塵傾以飯伊蒲了無留吝  
色用檀波羅蜜精進終其身窵于給孤園經十八寒暑  
彼物皆朽壞而吾面如生爪眉齒髮膚以至脂澤等光  
潤柔輒相與生亦無殊寶花綢繆之芬馥世希有坐遣  
諸草木悉成梅檀林云何劫灰餘有此殊勝事誰非幻  
泡影獨現金剛身一時生信心見者及聞者極無邊無  
量數等恒河沙由茲證菩提是名爲說法

僧可宗爲胡尉唐卿畫枯木怪石圖爲之贊

有巉其石匪雨露而常澤起臥兮欲立有枿者楮匪條  
葉而中腴回旣稿兮復蘇高巖無伴誰與居旁有疎篁  
鬱相扶定知畫史貌不如彼上人者詩之餘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爲宗主百穀也霧電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



賜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爲陰陽反盈縮也冰漸旣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爲頻蹙也豨豨萬屯懼枵腹也神寧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旣雷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祭張徽猷文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提宮徽猷張公之靈曰公出西蜀大儒大家逢時中興大振厥華幹國利器深藏莫邪揚于丹墀天子嘆嗟進直延閣恩光日加西清近班唾手可掣一日去國君門遂賒甘心外庸兩郡拜嘉吏畏民愛聲聞邇遐惟公有常不陋不奢晚復靜退納書五車一云至帥豐稔邦人所誇晚塗就珪璋粹溫無可摘瑕開兩部羣姓商畧中古其書五車游戲翰墨如錐畫沙叢林飽參諸障莫遮心法照了談餘雨花中年養生彊健靡他云何鵬飛庚子日斜重到舊治歲方及瓜士林宗師誰借齒牙行哭相弔堂空絳

紗藻久叨游從敢竝等差一觴永訣哀豈有涯尚饗

祭薛大資文

嗚呼惟公道學得之鍾山如郢聖鼻揮斤者般坐振聲譽雷驚瀑潺帝顧駟駿宜歸庶閑首付言責繩愆督姦旋箕臺閣翺翔兩班學省詞禁英髦所寶公一揚歷陳言悉刪途秉大政嘉謀必關功在宗社澤流寡鰥爲時元老二十年間身被三組腰圍九鑲榮寵雖極視猶觸蠻藻也晚學窮鈍頑當路熟視云誰肯扳公獨與進爲之解顏曰此孤秀擢于藜菅極力推輓卒辭伏蹕歲在丙午威弧始彎天子南狩朝廷孔艱公實舊德人期賜環顧斂英氣蘋洲蓼灣詩酒陶寫漁樵往還許國心壯憂時鬢斑猥辱茲土日虞曠瘵公屈小擢來臨市園燕笑未幾遺言已頒壽且八十八猶公慳望匱百里無緣往攀一尊馳酌詞訖涕潛尚饗

祭族叔承議文

嗟惟我公全德自名酬酢萬事一專以誠魏有東郭唐有魯山千載相望與公爲三世人雄夸藻藉琮璧外雖粲然中滿瑕論公獨樸茂不爲球彫經衡自奮通班漢

朝世人紛爭步設機筭窮數殫還復相勝公惟誠至不爲巧讖兩在劇邑豺狼化之文爲人師行爲人則凡人所趨無一能惑坐禦浮薄如隄捍川天胡不留使至百年公于死生視若泡影伊人則變風俗誰正吾宗之幸家有德人況蒙公知愛與子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寓辭寫哀非公誰慟尚饗

書劄

上宰執乞道君還闕劄子

藻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爲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預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爲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

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于扶顛持危之計爲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闕爲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爲主上者當迎上皇官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擾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爲人主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惶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爲名未聞有請于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捧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爲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爲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藻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惶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親望不無疑恐既藻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藉藉以南幸爲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爲之寒心者數日

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購買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勅紛然轉易守令遷官錫服略無虛日矣如唐恪翁彥國帥也惑于詔命竝行而莫知所守矣嗜利苟得者千請行宮其沸如市不復知有朝廷矣朱勛羹除其家率斂州縣爲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于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洵洵遂以爲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嘗極矣幸天子儆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坐薪嘗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維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在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人何望耶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民將坐見塗炭而東南和繹指揮于是廢格民旣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兵方春以瘴死人人土思其勢必亂則上皇豈得高枕而臥耶藻以爲上皇糠粃天下褰裳去之蓋已超然萬物之上矣

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以羣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平居猶無顧惜况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紆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未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于春秋以龍德爲隘引周穆王瑤池之故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箝其返挾此爲姦駸駸不已則予我劍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之時天子果得爲孝乎今數小人者斲喪國家危辱至此可謂天下之大惡矣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在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爲今之計莫若重爲禮以必上皇之歸遣現任宰臣爲奉迎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于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尚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其甚者易之彼



爲姦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俯然不復以萬幾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于上命一于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于是失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而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于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于堂下有扣牛角而歌于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一日之盼睐竊以爲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旣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揜者何至爲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耶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于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趼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爲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峻則非素侍于左右終莫得

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絕意當世釋事權之櫻拂而白逯于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竝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屈身伸道者從焉藻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旣而款賢士之關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爲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藻以鄙賤之身莫能預也迺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爲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于此滿願見者之志耶然天下之理莫難于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故以牖問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藻于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仕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耶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

則爲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聞矣聽其言而知其  
僞觀其容而識邪正攷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  
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  
故輒干典謁而自託于無能之辭以爲賢焉悚息俟命  
不宣

### 答吳知錄書

藻啓知錄吳君足下得足下名于士大夫間久矣又聞  
嘗從徐師川游願一見之而彼此拘學未遂也張司理  
來蒙教并示詩文一編把玩至于旬時不能釋手甚矣  
足下之文不牽乎流俗之好也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  
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  
名世自爲一家而與六經訓詁之學分管均之飲食經  
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  
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冲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  
羞爲無補于養生皆廢而不用則加籩鼎穀蒸折俎  
不當設于先王燕饗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  
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  
文章一技耳何爲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

門其誰不服膺斂衽奈何朝夕佔畢者類皆擷取前人  
咳唾之餘熟爛繁蕪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  
斥八珍不御而以體腐之糜殭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  
不爲人出而哇之也則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  
學行謂讀書作文爲妨道皆絕而不爲今有人于此終  
日不食其腹枵然捫以示人曰吾將輕舉矣其可信乎  
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萬萬議之者非  
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才高識  
明既卑去場屋舉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  
哉在乎加之意而已藻少時蓋嘗疲精于科舉之文顧  
隨人後者非吾之所學也頗欲求所以自得者于文見  
之而年爲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旣得罪屏居則又欲  
捐書焚硯不復爲文嗚呼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何以  
屬饜足下之所嗜哉來命祇辱歲晚漸寒千萬爲斯文  
自重不宣

### 乞祠與宰相書

伏以秋雨新涼恭惟某官德業光大百神扶相鈞侯起  
居萬福藻前此每僭易以手劄申稟伏蒙謙尊洵賜垂

報皆出親筆下情感荷之餘悚懼無量今者復有誠懇不避煩瀆敢以控告伏念藻叨冒過分最爲無補相公所以矜念獎予特厚訖免罪戾使得承乏輔郡知感知幸言莫能盡所宜夙夜自竭布宣朝廷德意以仰稱恩造萬一而素苦目疾到郡以來文書填委事緒叢沓朝夕應接殆無寢食之暇心力俱敝所苦增劇間或昏花全不見物若更疲役不已日甚一日必將有不可救藥者惟人臣之義盡瘁事國謂其有益于時今以如此疾病而當繁劇之地職事曠廢蓋已不少而疾病又且有加無瘳反復思慮義有不敢已者除已具奏乞宮祠差遣外伏望某官惻然垂仁使遂所請得免于罪斥病廢而猶或可自效他日保全成就之恩實在于此藻不勝惶恐俟命之至

又

拜違將復朞月不勝瞻仰之勤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春晚晴和恭惟燕居餘暇百神協相台候萬福藻比留無錫三月餘所苦雖稍減而力乏氣促腰膝酸軟左臂隱痛稍稍勞動卽疲倦不能支吾目昏以醫家用藥或溫

或涼莫知適從遂一切不用終日瞑坐時用白湯沃洗亦稍復明而不免觀書及稍食酒麪又塗中有奔走應接之勞復覺昏耗伏蒙軫念親見醫師又專人送藥佩服至意言不能喻謹當一意用之更看增減如何續得具稟病軀本不堪遠適又以乘此春和且勉彊扶持歸鄉今已至富陽也孤子之迹數月之間窺伺中傷者無所不有如張淵其尤甚者平日雖自處門弟子之列然向知其非佳士未嘗敢有所薦引丞相當尚記憶淵自謂必作諫官輒以疏草示人謂有以怙權挾勢而方命者爲福唐有以高談闊論而立異者爲平江皆當誅戮以警其餘又因對謂宰執侍從之去不可令作州郡蓋往往挾勢妄作監司莫敢誰何其言又頗波及史丞相蓋在會稽時史待之如常故也近日報狀當自見之其他縷縷非易具陳聞所居僻左去城頗遠耳根眼界清靜無事自足爲樂所得多矣今藻亦且潛伏隱奧與外物相忘而其不能無望者幸時寄聲以慰拳拳耳近得張欽夫北關書云欲到吳興少留卻泛江歸長沙聞十三夜批出次日宣麻鄭藻除開府儀同也王公明病甚



傳聞頗不佳劉子駒僅免轉徙亦未知能不芥帶否甚可念也副端攻韓至五章未行求去復不允諫省亦助之未知竟如何張松起寨屋初遣內侍視之又遣李顯忠皆以爲不可用故遂得祠也呂伯恭以謁告歸婺州朝論欲以太常博士處之恐有未知者故輒見之伏幸裁炤

回提刑吳祕丞

比辰甘霖滂至苗稼勃興恭惟英蕩所臨貪頑丕繇民情悅懌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藻竊伏田間晝不聞擊柝之召夜不聞犬吠之驚如二天之在上寧不知德粵從故歲一箋後雖審聞課三輔之最正六條之察爲廈成賀竟不能以一字自見我心匪石夫豈忘之浮陽非嘉魚道旁多苦李竊意觀人之法類于是雖嘗展紙濡墨輒復自沮使心耿耿惟謹瞻依有來命价復墜實緘重之以腆脫紙札極文房之選果羞兼山海之珍精縑煥然可翫可寶而杖頭得錢又可供千日之醉藻平生何能得此于他人亦何敢受此于他人祇拜以還感知己之異且愧稱塞之難也浙俗之弊妖黨縱橫藻項

在會稽嘗獲某大首以屬李夢文夢文不惟不究治又掩覆之今猶使人悶悶近者傳文使臺竟沈三之獄視昔丘端明姚八之事更覺光明俊偉使人聞之喜欲起舞藻僭欲一見臺府施行次第以快心目或私識之使盛美不刊來者有攷得不斬一指麾之力使一二小史錄示大略幸甚微聞簡注彌深召還在近推其所以行之讖甸者行之朝廷使羣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此海內有識所共仰望者勉之而已餘須伺候成命之頒嗣修稟瀆

浮溪集卷二十一

浮溪集卷二十一

宋 汪藻 撰

啓

上常州錢舍人啓

擁尊踵門願陪几杖飄蓬傍路自遠旌麾雖呻吟環堵之間每夢寐一塵之託伏念藻零丁蹤跡踰年華生而蠢愚罔識古人之大體熟于憂患最爲天下之窮民耕獵遺編箕裘素業樞衣槐市空遐想于四科解褐楓宸偶末塵于一第持老攜幼蹇後跋前分將沒齒于窮閭復見千齡之盛旦風雲際會天日清明趙北燕南邊障無曩時之警吳頭楚尾客途獲終歲之安矯首泥塗傾心陶冶去行都之幾駟乘便郡之副車澤國多閒寧嘆折腰之爲米書生薄命還成捩手而覆羹遽觸禍機自投憲網畫地爲牢而刻木爲吏念深文之奈何斷雕爲樸而破觚爲圓逢寬恩之若此如天覆幬不汝瑕疵雖寂寞巖扉隔鴛鴻于朝列而從容香火隨雞犬于仙家恍若再生起于九死惟是終身萍梗欠揚子之一區故里荆榛荒陶令之三徑茲徘徊而待次荷曲折以推

慈假以輝光拯于溝壑迺容無事而食是謂不貴之恩恭惟某官篇翰六經聲華四海辟水膠庠之望石渠金馬之英鳳凰景星偉矣當時之瑞泰山北斗蔚爲後學之宗藹是清芬揚于要路翺翔三館領袖諸儒春秋禮樂而冬夏詩書夙贊宗藩之善朝夕論思而日月獻納深翰帝展之忠卓然兼文武之資輔以貫天人之學南北朝之交好遠觀仗節之行內外制之迭居妙著演綸之譽吏腕幾脫而筆力愈健人睹爭先而紙價頓高敢謂守符尚淹政路民謠具在咸欲朱轡皂蓋之留帝眷方深終慶赤舄袞衣之拜有如此麼辱在提攜憐其滴淚到泉新罹失子之戚使之乞漿得酒真逢在酉之年慰滿心懷矜誇等輩升堂未入于室自恨平生假館願留于門庶從今日感悚欲敘鄙語莫宣

上沈宰啓

擊柝相聞稔聲猷之自昔及瓜而代念瞻晤之可期誰云授受之偶同自幸衰遲而得此資綵有自欣躍無涯恭惟某官體備中和心存愷悌浩然不撓其養氣也大而剛恢乎有容故待人也輕以約早彰英于仕路已馳

譽于清時謂亟踐于高華乃尚淹于撫字豈將自致雲霄之上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茂業恨平日差池于半面無一介左右之先容爲貧姑飽于糟醕代置偶先于糠粃深慙倚玉所冀包荒藏垢匿瑕庶自今而知免瞻前顧後愧無政以告新

永州上宰相陳情啓

遐徵省愆屢優游而卒歲久生成贅終疾痛以呼天夙蒙知己之恩敢布休骸之請伏念藻偶陪多士獲齒周行永祐龍飛早賜臚傳之第建炎獄狩首爲扈從之臣蒙親擢于稠人幾徧誇于清貫專司宸綽遂直禁林西清聯三品之班南國領六州之寄升高指頂知難久于英躡穢塗索塗果自投于憲網言章繼上威命趣行望丘墓以長辭挈囊衣而邁邁三湖五嶺問程知在于天涯一女二男哭別相持于道側勉策四肢之憊殆更兩月之餘僅存桑榆獲禦魑魅劍挂頤而冒寵一旦纍然箭貫耳以懼威五年居此湘水有飛鵠之集舍衡陽無過雁之傳書驚骨肉之凋殘歎親朋之杜絕加以甫里百弓之別墅歲與江通善和千卷之賜書日爲魚蠹幸

洪鈞之未棄明朽質之無他實諸善地而免瘴癘之侵續以奉祠而紓飢寒之急然齒衰病至福過栽生徒將數子以落南未見一人之豐下深懼先塋之不返欲持孤骨以安歸故雖洊易于炎涼曾不暫忘千朝夕歷歷數還家之行店漂漂羨歸土之偶人伏望某官旣成萬世之王功府及一時之士類省三千里門牆之舊物憐五十年學校之諸生適當引年之期許爲歸老之計附之密啓賜以生還稍刊刑部之章使拭逐臣之淚錮人聖世宜大君子之興哀學稼老農或小丈夫之得請冒輸微懇仰叩深仁

任平江教授日與交代啓

薄采曾侯之芹藻行遂終更久荒陶令之田園第思引去豈謂除書之下重喜故人之來某官天地鍾和山川毓秀躬行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潛心聖人學不厭而誨不倦雅志忍違于膝下英聲自滿于寰中方諸儒並列于瀛洲豈一士獨淹于泮水蓋將自致雲霄之路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遠業尚憶異時之半面本無一介之先容爲貧始戀于稻梁代置偶先于糠



批念素殮于此門前之雀可羅然青矜望公戶外之屢將滿徒此心之懷舊將何說以告新榮愧交并晤言可待

代宜興宰通交代啓

湖山信美每虞製錦之傷田園將蕪惟幸及瓜而代與茲闔境共圻行旌某官拔萃諸儒逢源六籍凜端亮不回之操粲深醇甚盛之文擢殊第于早年袞袞大庭之對試長材于劇邑洋洋載路之謠謂宜雍容以參鴛鷺

之行庶幾遇合而暢夔龍之業敢云鵬翼尙屈鷓州山邑溪光可樂簿書之暇人情物態尤無獄訟之繁以衰遲尚尸素其間惟高明可笑談而辨正恐金馬玉堂之趣召不容銅章墨綬之久淹某空戀稻梁偶先糠粃碌碌非撥繁之手駸駸迫更戍之期雖地方一同不減古子男之國惟政乏三異亟須新令尹之賢胷臆所藏暗言可盡顧肇更于歲籥宜茂擁于春祺尙謹節宣卽新

渙渥

代沈宰上交代啓

望三舍之門牆未快登龍之便縉一同之章綬遂叨附

驥之榮顧幸會之居多聲忻愉而莫盡恭惟某官搢紳領袖宗廟盤舞注壑飛流詞源莫禦批卻導款游刃有餘未親龍褒于九霄姑試牛刀于百里頃聞北騎入犯淮孺猶能于流離顛沛之中有以盡還定安集之力已上三年之最佇聽一札之褒嗣膺持橐之除永贊垂裳之治某棲遲末路樸樸微材載瞻冰玉之前祗愧瓦礫之後深惟恩陋獲繼賢大夫之風尚幾仁私或告新令尹之政

徐太宰宅求婚啓

伏以夫婦有經周禮莫嚴于判合婚姻尚族衛詩偏敘于宗親輒忘憑藉之微仰恃游從之舊某第幾姪某從師有日授室及時伏承賢姪女第幾小娘子相胄高華姆儀嫺習幸聞名于下執許徵福于先公門地非倖雖培塿本無于松柏宗祏有慶庶澗溪共采于蘋蘩有少定儀具如別錄

同館職啓

伏審光奉詔除進登冊府得人之慶有職所同竊惟本朝之興尤高延閣之選學者獲殫于所見異人皆出于

此塗自書厄于五胡忽時更于再閩簡編掃地鉛槧無人逮修久廢之官首得非常之士伏以學士身兼數器少有軼材當思皇多士之時擅博極羣書之譽攷聖人之學蓋將援古以證今條當世之宜無不會文而切理秦篇上達褒綽中頡擢處羣英之先俾求中秘之逸未遑馳問首辱騰牋悚荷兼深敷陳罔既

回婁解元啓

曳施初來于樂土未厭浮家擊鮮數溷于釣徒方虞逐客忽迂都騎仍枉華牋殆傳聽之誤耶何衰遲之得此大孝秘書詞傾三峽學富九丘早拔萃于士林獨擢英于聖域巖然鄭公之器大賢後而秀骨清審矣孟子之言胷中正而眸子瞭以由義居仁爲日用以博聞彊識先且評金壁連城名駒千里履方履者淹該奚止于地形見素冠兮愛慕迴隆于天性略其衆毀賁此窮途雖風誼疊疊而起予恐姍笑駸駸而及子惟古人之論文也貴乎適用非專爲雕篆之華且君子之擇交也要在知心乃能持金石之久儻因暇日款揖清風簡編求聖賢之言形迹略世俗之禮傾困倒廩雖慙平昔之淺聞

戛玉鏘金敢聆吾子之妙句慰桑榆之景暮陪松栢于歲寒良所願焉甚大惠也屬分襟之不日悵促膝之未期

回霍解元啓

高蓋踵門長牋銜袖惠然及我何夜光明月之暗投惜哉如公直白雪陽春之寡和展觀無數佩服爲深秘校先輩敏事慎言居今行古渾無瑕謫不琢見玉之良會有亨逢晚成斯器之大思覃黃卷業授青衿雖簞瓢之樂未央念弓旌之招何暮誰知不鄙慰此無聊辱爾云云所謂借聽于聾求道于盲者顧方喘喘無乃稱載而往垂橐而歸乎意渥難酬詞繁徒贅尚款承于顏色乃少布于腹心

回章解元啓

攜孥卜室流浪少休抱疴掩關游從益落袖雄文而過我佩高誼之如公祕校先輩行藹且評詞高秋賦風搏萬里宜雲翼之高翔筆掃千軍何霜蹄之暫蹶雖殊乖于素望顧未害于遠圖方提要鉤元而觀未見之書益黜浮崇雅而爲有用之學謙謙下問無慙文子之爲文

挺挺祖風行驗相門之有相頃緣客路嘗造寶墀倒指  
遽七閩餘逮公閱三世矣賢父兄故樂有也稟遺範之  
具存過子弟猶將禮焉粲長牋之誤辱良勤把玩未款  
披承果不厭于衡茅尚時迂于軒騎

答黃解元啓 其父醫有聲

支枕呻吟辱康于萬金之藥盈編瓏粲對阿戎尺素之  
書因語平時之友朋併荷公家之父子秘書先輩學知  
根柢詞達淵源萬卷讀書下筆欲窺子子美乙科射策  
明經無過于稚圭從先生長者之遊多往行前言之識  
為其服有其道素聞舉國之多儒誦其詩讀其書不止  
一鄉之善士方韜藏于賢業會亨發于聖時綵服餘閒

青春未艾文章少日前追江夏之無雙風采他時增耀  
穎川之第一振家聲而遠紹慰士論之素期俯念飄蓬  
曾未傾蓋墜瓊瑤之嘉貺採箕斗之虛名感愧盈襟珍  
藏數襲樂鷄以鍾而載麗以馬滋眩視以瞿然求道于  
盲而借聽于聾殆勞謙之過矣至若雕蟲之少作尤慙  
畫虎之不成悟鼠腊之非珍敢云街衢棄雞肋而何惜  
久已散亡儻有斷編殘簡之存所願傾困倒廩而進尚

須會面相與論心

答梁丹林啓

伏審顯膺詔旨榮領仙都暫違日月之光歸憩烟霞之  
境琅函在手羽衆頂心竊以知觀鑒義丹林寓跡區中  
凝神物表仙風道骨早參姑射之游聖諦真詮盡發鍾  
山之秘出應清朝之選爰超紫府之資厭直凝嚴思游  
汗漫帝念叢霄之舊人榮故里之歸丁令重來嘆遼海  
千年之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方喜聞風遽蒙  
枉問孰謂仙官之秩未忘世俗之書氣候已佳襟懷增  
勝冀精加于保鍊即歸侍于清閒

回孫知縣啓

卜室他鄉聊藉湖山之勝糲風平日欣聞車騎之來顧  
隻影之誰憐荷雙緘之獨與某官早推國器遠有家風  
聲名列士君子之先閱閱蓋賢大夫之後玉堂金馬宜  
登清禁之班墨綬銅章尚屈近畿之邑惟芸閣螭坳猶  
多虛位顧卞蒼苔綠豈足留公藻兩鬢霜如百念灰矣  
徒喜浙西之道院能來海內之勝流明月清風正賴高  
人之傾略泛家浮宅當客倦客之夷猶不盡感悰猶須

會面

代人回知縣啓

鳴琴而治聳聞載路之謠執贄而前坐引崇墉之望俯  
 憐么麼正藉忻懽伏惟某官氣養至剛學深自得躬行  
 君子之愷悌獨推天下之中庸金馬玉堂宜列甘泉之  
 法從銅章墨綬尙淹淮海之偏隅處身視前哲而無慚  
 臨事爲衆人所不敢誰爲推轂復此下車斷無製錦之  
 傷祇念賜環之晚然彪之抗疏素傳近畿佳邑之稱而  
 稚川風流寧無江左絕倫之士政暫資于雅望用復振  
 于前聞某樗櫟凡材箕裘末緒雖十倍智愚之相遠念  
 百年鄉社之偶同指日可期遂際魯山之眉宇聞風自  
 幸欲呼孫寶之比鄰智莫贊于規模誓不忘于鞭策倍  
 深欣躍罔罄敷陳

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啓

竊以服膺有日識面無繇技拙汗流昔固慚于巧匠年  
 衰氣索今復見于大巫未居千騎之上頭已拜雙魚之  
 尺素何愛憐之及此欲比數而收之恭惟宮使待制學  
 洞古今名垂宇宙風流自命欣如晦之得君談笑多聞

恨平津之未相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  
 盟何幸餘生獲陪勝會載酒而問奇字將每過于揚雄  
 登樓而賦銷憂願少留于王粲徂歲無幾端居有休願  
 遵六氣以保調用慰四方之傾慕

回永州太守孫吏部啓

自收朝蹟久闊英游如魯靈光巋然今誰存者聞暴公  
 子舊矣敢望見之忽傳千騎之來首拜百函之賜伏以  
 知府郎中文高當世氣蓋諸公珥筆中臺應郎官之列  
 宿剖符名郡分刺史之二天行聞中詔之頒寧埃外庸  
 之訖退惟屏迹方託提封懷長者之憂雖乖于曩志弔  
 逐臣之邑幸遇于賢侯大旆遄驅先聲藹布願精加于  
 調護用深副于傾馳

回永州太守熊郎中啓

里閭相聞何止十年之舊朝班並進幸成數面之親洎  
 來作于湘纍遂莫陪于鄭駟孰云馮子之婦軌適遇文  
 翁之剖符伏惟知府郎中古學精深天才卓越嗣革平  
 之世業大振厥華決晁董之賢科屢爲之最碑版流傳  
 于四裔詞章凌跨于三都早躋郎選之高忽傾使華之



遠相如入蜀宣詔旨于夔夷夢得還朝寄詩情于草木  
未荷從臣之橐姑乘刺史之輜寧容坐席之溫卽有追  
鋒之召惟茲衰朽久矣飄零生異賈生敢臨流而弔屈  
情同王粲方去國以依劉念欲馳箋遽蒙頒教望旌麾  
而倍感窮筆舌以奚殫

回永州秋試舉人啓

伏審遠借計吏榮詣太常詞場推較藝之公鄉舉有得  
人之慶解元才華俊發學術精深萬選錢中氣已吞于  
餘子三條燭下名佇冠于羣英狼記衰殘嘗參耆舊旣  
俯臨于蓬蓽仍請贊于瓊瑰悚感兼深敷宣罔旣

浮溪集卷二十三

宋 汪 藻 撰

啓

謝汪澥司成薦舉啓

三年去國從學官簿領之書千里推賢辱宗袞陽秋之  
字雖異姓古人之爲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  
豈非高誼惟汪氏蟬聯之緒出軒皇派別之餘壽等神  
仙詞伯有魚龍之號名聞軍旅聖人書社稷之功遙遙  
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之遠莫厠崔  
盧之間由斗以南敢自期于一狄沂江而上傷不見于  
他楊豈期一代之髦英同繼百年之鼻祖間生賢德膺  
運半千坐使衰宗去天尺五瓜瓞已興于嗣歲豫章方  
託于深根非無他人未足知己矧何晏及君公之貴而  
謝莊從康樂之游宜其臭味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斯  
至矣職豈當然如藻者天與冥頑人誰料理但欲陸沈  
于州縣未嘗鈞致于聲名一命江湖無蚍蜉蟻子之援  
窮年書史有螻蛭鳳凰之嘲中因俗駕之回益嘆儒冠  
之誤政恐墜緒安能亢宗敢意門闌收爲子姓力推寒

士以報國且喜當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曷用  
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爲多茲蓋伏遇某官經術宏深人  
倫高妙青天白日誰不仰于高明璞玉渾金終莫名于  
器用出入興賢之省始終當宁之知付菁莪樂育之權  
爲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借之聲光因知祐  
甫之無私多其親舊第憂謫薄難稱生成藻敢不持此  
銘心益堅素節酬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閥閱之光

謝胡司業薦舉啓

流落孤蹤無復中州之望瀾翻薦口猶存上介之恩始  
終極力以推揚反覆捫心而愧幸惟寒士喜伸于知己  
非大賢難託以終身如山子之一字拔人乃能名世若  
中行之衆人遇我何足捐軀自時既遠于前聞取士徒  
資于豪舉在上者既無成就人材之意報國者亦忘激  
昂國士之風雖云或輓以或推頗復乍賢而乍佞剡章  
交上誰爲顛跖之是非回首兩忘無異越秦之肥瘠幾  
以公車之所薦聞如市道之相求若再三論而不忘蓋  
千百中而未見德厚如此人輕謂何如藻者生江湖卑  
薄之鄉無悶閤蟬聯之緒名薦書而齒下士姑以爲貧

裏章服而揖上官蓋多可笑行則遇坎止焉集枯黃緣  
簿領之卑出入門牆之下顧方進遲不及事何以獲存  
賴子將力能吹生居然知免自駟駁行而蚊蚋莫附精  
金去而瓦礫獨留翩翩徒隻影之隨種種悵二毛之及  
方憂苦李朽質誰憐敢意甘棠餘陰未改茲蓋伏遇某  
官才堪公輔望冠時髦以經術作世程以人材爲己任  
能不能而並取小成小以弗捐坐使冥頑亦蒙料理藻  
敢不絕去尋常流俗之陋恐傷左右知人之明學而忘  
憂死而後已

謝館職啓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爲郎席龍則優語  
心而愧嘗謂治非文無以追古人惟學可以發身故祖  
宗闢三館而侈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圖書爲四部而  
詳及于凡將急就之學于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  
平生未見之書豈專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舊纓之遠  
大然自臺閣興于漢逮今千二百餘年令藝文至于隋  
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澆更五厄之餘悠悠  
眞贗之相承憤憤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

赫然珍館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之象何至下擬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爲榮或恨資高而不得如漢者早緣承學中幸決科旣憊愚與世以相違仍憂患迫身而不赦十載常奇而鮮偶一官數免以稀遷比銜恤于江湖幾捐生于溝壑間關至此不自意全反復思之有知痛定尚以闔門之百指託于謀祿之孤蹤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得升斗之水斯活矣敢圖過聽坐獲優遷起愁居懾處之中綴顯秩清資之末矧昔陪修于盛典蓋嘗寓直于英躔劉郎何止于重來應氏遂榮于三入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傾萬古勲塞兩儀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杜兼房而輔政初不言功旣章章事業以無遺獨汲汲人材之爲意故隆孤進不壅上聞敢不蒐補闕文討論奇字惟乘雁去來之何補誓蠹魚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已負事親之志爲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除書局謝蔡攸顯謨啓

隨牒南州坐移再閱繙書東觀還並翠英顧漂泊之地寒知生成之恩厚攷前古相承之載籍惟本朝最遠于

提封作九州箴揜神禹底平之迹表萬里道過開元全盛之時欲知共貫以同條要必攷圖而數賈故前日侍臣之有請謂聖朝盛典之當新乃開冊府之廷大集儒生之類陳發中秘網羅異聞凡山川區域之分與戶口人民之數剖割并吞之世次更張沿襲之名稱皆聚此書如指諸掌必才兼倚相九丘風土以周知非學至揚雄諸國方言之孰正號稱極選延致異能朝備討論夕躋華要將託名山之不朽豈容苦海以兼收如漢者結約無奇嶽嶽可笑旣師友琢磨之晚仍憂傷憔悴之餘頃嘗預于編摩中旋逢于汰斥一行作吏三折知醫居類委人心固未嘗忘記取圖朽木時亦及夫向榮茲蓋伏遇某官學無不通而高明氣有所養而剛大侍言帝幄聖賢相得益彰退食家庭父子自爲知己居老氏道家之室纂周書王會之篇畫野分州蓋唐虞于斯爲盛發凡起例宜游夏不能措辭何取孤生亦參能事敢不益求學涉無廢師承庶收下邳之長少扶東隅之失雖谷寒無黍惟暖律以能生然禽怯傷弓聞虛弦而亦下仰祈推轂無重向隅蓋平生一飯以必酌豈厚德千鈞

而不報

除授謝舍人啓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岐路尚許追參竊以人各有心同牀弗察生不並世舉頭相望故南北海無風馬之遼而東西山有洛鐘之應伏念距門墻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嘆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榮凡此夤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遇某官召鳳閣鸞臺之彥紬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藁于身後孰如訪濟南誦逸書于生前乃俾耄期亦承人之無能爲也豈堪備黃髮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

又

刻秦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神山遊列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卷迂而動成悔尤疇窮而少所諧遇自謂投閒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擁輿賡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感嗟怨懟賦南山種豆之

詩祇自傷流離困窮琢元都訪桃之句不圖過聽乃遇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鐘之感游談借重華裘垂裘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嘏宴何所欲之者伏遇某官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奧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辯若風生股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旣枯朽于流澗之餘出閣室于容光之地圭璋借况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贊空有望塵之歎莫申擁篲之私其爲悚慙莫旣占敘

帥到任謝執政啓

由散秩而啓專城三周歲籥無微勞而叨易地四拜除書蒙記錄之不忘知生成之篤厚伏念滿盈小器衰朽餘生早懷許國之忠妄希前輩終乏適時之用可謂腐儒會中興修復于官僕許末路追參于人物中薦揚于清貫外徧歷于名藩顧贊榮已颯于二毛戒之在得願投老歸安于三徑樂以忘憂方擬上于囊封復改膺于闕奇茲蓋伏遇某官兩儀間氣百世真儒人甘傳說之鹽梅莫知所作天與仲尼之日月孰得而踰輔成歷數



以方開立盡功名而未老俯憐孤跡嘗近清光每因泚  
筆之餘靡惜分符之選第南除之大府連北固之通津  
以地爲雄于今爲重宜英豪之是任豈縣簿之能勝大  
懼疾顛仰頌屢譴敢不銘藏堦填鞭策罷癘國家之號  
令文章既聞耳矣州縣之簿書期會願盡心焉

帥到任謝大漕啓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實名臣之寄揆  
材非稱冒竊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胄獨倚  
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間調王師特分使領議  
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備禦有經多出廷安之故事  
雅推高義益受上知暫紿吏于西曹復理財于東部洗  
深文之苛極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坐成樂國猥惟  
朽質獲託巨庥敢不勉激吏能奉行詔旨追洙泗聖人  
之化盡革侵蝨師武宣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

帥到任謝左丞啓

祗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繼鉅德元  
勲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文不輩于時流學僅

傳于家法幸緣親擢稍躡常塗方幅幘徧庠序之時五  
冒師儒之寄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縣絕之官雖事  
功無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易  
心中緣背馳久因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晉荀息不食  
其言歲籥七更詎肯僥求于內舉國門三過何階入覲  
于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土猥常出刺深愧食浮伐柯  
在前既仰成于舊政鄰輝不遠又獲借于餘光恭惟某  
官天庭賈臣海內詞伯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踰進退  
行臧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闕位竚渙號以揚庭獨  
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獎知近緣  
假道以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籩豆之踐仍許造于  
後堂窺雲漢之章遂徧觀于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士  
而小己揣分以難酬感幸之深敷宣莫罄

奉祠謝宰相啓

久宦塗之寥落倍費陶鎔逸祠宇之邃幽初勤香火叨  
餼廩于啼飢之日齒簪纓于訟過之餘喜不自勝慙無  
以喻伏念藻寔已迫桑榆之暮非惟驚蒲柳之秋念平  
日之所遭感其自取收衆人之共棄獨賴并容每跋前

寔後之自憐荷右掣左提之曲盡項棲異縣擢預佐州望恩門而知歸顧官曹而無補漫謗讒之四起繼揮彈之上聞叢爾一身寧甘百謫亡中流之維楫墜矣何言索大寒之衣裳悔焉已晚回陽春之浩蕩藉白日之輝光非我公加意憐之顧此生自分已矣四稔于此一飯不忘無路酬恩蛇雀之心猶在全家待哺糟糠之腹未充仰首一鳴求哀再造惟奉祠之舊制本均勞之異恩顧惟今日臨政之清明非若異時權宜而猥受飢寒所迫揣賤分敢有謁焉罪戾尙多將何修可以稱此豫切負空餐之愧惟知銜洪造之私此蓋伏遇某官道濟人寰勲隆帝室唐虞致主垂萬世無疆之基子弟視民均一人有慶之澤凡今旂常之所紀皆昔簡策之未聞當宁何爲垂拱視天民之阜寰區自幸須臾觀德化之成有如至愚曾不遐棄春糧百里獨未敢順風而前飲酒滿堂不忍終向隅而泣賜以無功之食略其不赦之愆非但賦粟以代耕將使回心而嚮道恩深賜厚感極涕洟敢不戒多事而多言誓寡尤而寡悔黃卷青箱以理平生之業瓊函雲笈以收方外之書益觀蓮伯玉四十

九年之非仰贊廣成子千二百歲之壽徐君解季札之劍寧負初期象罔得元水之珠深加自勉

徽州到任謝丞相啓

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恩深叨榮媿甚伏念一從去國十見周星投迹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徒知仰屋以著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便遵塗挾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惘然曷爲臻此惟蟠木離奇之成器由大鈞塊坳以無垠茲蓋伏遇某官間世真儒中興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廟堂復萬里輿圖之舊俯憐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于江湖俾再臨于民社尋童子釣游之處雖就荒蕪望先人丘墓之墟已寬夢寐幸土思之稍慰宜民瘼之深求敢不專務拊循仰分憂顧褰帷問俗姑榮衣錦之歸上冢還家終冀揮金之樂

解鎮江任謝執政啓

抱虛求進常懼顛躓投老忘歸卒頽汰遺荷生成之不

替知愚讖之無他提戟戟溝壑之身出洶洶風波之地  
感深至骨涕泗交頤伏念藻涉世多難洿朝最久心拳  
拳而雖在髮種種以奚爲乍居冗散之中辱在記憐之  
數一辭家食四領州麾三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  
畏尾屢想還于印紱願歸老子丘園會孤根叢爾以易  
搖方衆怒赫然而難犯瓶居井眉而牽徽纏理固難全  
鹿走山林而繫庖廚心知不免蒙白日青天之照燭賜  
震風凌雨之幘幪雖知三至之無疑不使一擠而遽去  
旣曲全于恩數仍盡削于刑書眷私無異于在廷拔拭  
遂回于造物茲蓋伏遇某官應期輔世同德享天陳幽  
公七月之詩已安宗社上郭令中書之攷方鎮華夷凡  
受知半面之間有蒙德終身之後況叨簪橐常侍茵屏  
雖云晚進之衰蹤猶是中興之舊物特捐所廩使活其  
孥免指頂于人間使揚眉于物外一則仲父而二則仲  
父永託洪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尙全晚節

爲人謝薛昂大資啓

小吏徒功會靡萬分之補眞儒過聽遽捐一字之褒懷  
莫測其所從榮殆堪于以老嘗謂士有流品時須統盟

故古者嘗至隆極治之朝則大臣任激濁揚清之事必  
德足以是非臧否而勢足以軒輊重輕輿論是以爲公  
後生因而獲進有如衆壑非溟海以焉歸譬若良材須  
國工而後用一言旣立萬口可齊豈惟圖速化于當年  
將欲遺芳名于來世所以林宗于漢雖農夫墮甑以知  
名韓愈在唐或狂士攫金而附傳況今多士無愧昔時  
去來何計于鴈鳧用舍輒同于虎鼠儻輕覈實懼玷知  
人如某者章句腐儒江湖寒士雖苦心于一藝幾華髮  
于諸生晚得一官旁無寸援三年訓胄以穴見治平百  
指累人其歸未得比代銅章之乏適逢畫錦之歸負弩  
矢以前驅望袞衣而羅拜榮煌盛事蹠踣後塵初匪知  
名從何見識敢謂大鈞之無間顧于小物以克勤垂光  
鄙屋之中竄迹賢書之上偉哉數語斷此平生豈老莊  
將異以爲同因而取阮抑海岱應無而或有遂以知徐  
以若推揚茲爲特達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該治古功  
在生民孔子若聖與仁早冠升堂之列仲山旣明且哲  
晚全補袞之身雖云釋位以臥家猶欲得人而報國何  
乃權衡之下有茲銖黍之差某敢不謹守官評力遵名

教雖山川之大須臾不廢于生成然燕雀之微顛沛敢忘于論報

賀李綱右丞啓

伏審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稟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老成尚有干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旣徹于甘泉清蹕將遊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邃留家誓死鏡血書詞銷大變于胚胎轉危機于呼吸洎干戈之指闕援桴鼓以登陴義勳三軍人皆奮死氣吞異類寇輒請盟身且九殞以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昔李晟子儀之功高矣而未嘗定策張良謝安之謀至矣而初不臨戎永惟元勳夙絕前古旣名高而衆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游經艱難益見奇偉方主上大明之今日實邦家希闕之昌期欲衆賢同建于事功非雅望孰

爲之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漢久託餘光欣聞盛事雖無緣進旅退旅陪賓客之後塵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巖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饋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何桌中書啓

伏審誕布明綸延登碩輔方九五御圖之始惟二三同德之求宜用人豪首陪國論恭以某官文傳正法氣蓋諸公淵雲鍾岷嶺之英千年不死晁董上漢廷之對四海無人處躬雖極于安恬遇事不忘于激烈昨屬鄙夫之當國欲攘公器以欺天肆己豕心爲民蠹尾舉世莫知于清議惟公力振于頽綱去莠僕之一而君子謂忠叱義府者三而朝廷有法旣危言之劇上難直道以居中雖求養疾以臥漳未肯忘君而出晝遇坎則止善刀而藏逮真主之勃興思異人之間出乃副淵衷之佇亟廣元首之歌儒患非真用仲尼魯安得削國雖未定見王導晉復何憂行奉冊書進持魁柄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漢久託餘光欣聞盛事昔風波所盪常跼車轍之尋常今霖雨旣新首被筆端之膚寸



巖廊多暇歲律將中願精寢餼之調用慰華夷之望

賀翟汝文參政啓

伏審光膺書贊入秉事樞廊廟自尊有老成之在位播紳相語喜君子之得時恭以某官學通天人忠貫金石議論文章動臻乎意表死生禍福不入于胷中兒曹欣白日之清明學者愧介丘之遷迤帝知裴度寄天下之安危人望謝安卜國家之興替果陪光輔實尤具瞻藻久辱誤知欣聞休命屬守符之拘綴阻賓閣之進趨頌詠徒深敷陳罔既

賀范同參政啓

伏審親頒睿藻登用儒英裔夷知惟幄之有人來世信詩書之益國詔除一出輿誦四馳恭惟某官才過萬人學關百聖絺章繪句恥爲儒者之空言正笏垂紳能斷朝廷之大事久積鈞衡之望徧儀臺閣之班國家倚定于規模天下想聞于風采玉堂視草詔令見王者之心石室撥毫春秋書天子之事果居夾輔之地久副具瞻之情行奉廷揚進專國秉藻在筵伊始賀厦無階已祇役于遐陬徒馳神于崇仞炎歊尚熾調變方新冀加慎

于節宜用上承于眷倚

賀吳敏樞密啓

伏審光膺冊命進陟樞庭謀若蒼龜投千載功名之會心如金石爲兩朝社稷之臣當日月之繼明乘風雲而特起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以天地浩然之氣潛養乎中于古今作者之文悉臻其表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立朝未及于中年舉世咸推爲舊德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旣徹于甘泉清蹕將游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繇傳從之周行決纂承之大計方獨處雷霆之下有難言父子之間雖黃屋非帝堯之心固宜及此然逆鱗在神龍之頷誰敢撓之非二三秘策之前陳使百萬精兵而奚益宜彼軍之喪氣知吾國之有人委曲請盟邊巡退舍九重根本得衛公賢于長城四海生靈徵管仲吾其左衽巖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餼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韓蕭曹樞密啓

伏審光膺詔冊進陟機廷旣廟廊之得人知朝廷之能

國恭以某官清名藉甚雅望巍然四世五公門閥獨高于天下十事九律計謀有補于國家徧揚清近之班深結聖神之眷徇翔滋久僉屬實勞惟豪傑之士無待而與難稽經濟況公侯之家必復具始果被簡求藻早辱誤知欣聞休命屬拘攣于印紱阻趨造于門牆暑令清微政塗豐暇冀慎鼎茵之節永爲宗社之休

賀三帥加樞密啓

伏審誕造明廷延登近弼運籌決勝久分疆場之憂當軸處中遂正廟堂之位折衝雖舊注意惟新恭以某官稟氣雄剛受材英特任心膂爪牙之寄積旂常鼎鼐之勲惟文武以兼資故君臣而默契昨屬羽書之急親煩幕府之行軍容一陳士氣百倍珍萬里憑陵之寇安兩淮震擾之民累歲賢良蟻蝨幾生于甲冑一朝醴賞貂蟬果出于兜鍪藻早託餘光欣聞異數偶朱轡之拘緞阻黃閣之進趨暑令方新政塗多暇冀慎寢饗之節用承旒辰之休

賀鄧洵仁樞密啓

伏審誕敷明命登用老成當朝廷閒暇之時正樞筦啟

諸之任華夷震疊宗社安榮恭以某官心萃六經身兼數器周邦吉甫素兼文武之資漢室留侯宜受腹心之寄果復台躔之舊爰參宰柄之崇豈惟體貌之加新方賴精神之及遠不煩多算坐展壯猷藻久託洪鈞欣聞異數屬遠方之持節阻多士之班庭天子守四夷姑借本兵之重人主論一相佇膺補袞之求

賀毛察院啓

伏審親奉詔除進居言責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結知方深有識相慶朝廷以數聞直聲爲盛治之世君子以得行己志爲光亨之時然下或依違而不能充上所求上或忌諱而不能窮下所學歲月忽焉已至功烈如此其卑求一舉而兩全曠百年而幾見若處盡言之朝而參風憲之任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舉世所推非公誰可恭惟某官閣下性合天道材周世資經術自爲名家文章不隨人後傑立千百輩上一時爭慕于風流漂泊十五年間萬口皆爲之嘆息起自江湖之遠歸從鶴鷺之班廣廷纒望于清光卽日立登于要路付柱後惠文之事觀胷中雲夢之奇蓋嘗聞議論之崢嶸知

能究風俗之頽靡當令藜藿之不採無致玉石之俱焚  
張瞻明目于數步之間收功立名于萬世之後雖行藏  
豈不在我恐彈擊非以處公行被褒嘉別躋禁近藻離  
羣甫爾聞問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懦夫而增氣春律  
晚晚臺網靖深願爲清望以自持當有神明之陰相

賀宰相子狀元及第啓

伏審令嗣親承聖問擢冠羣英朝廷欣貢舉之得人天  
下慶公台之有子臚傳一出輿頌交馳恭惟某官熱塞  
兩儀澤流百世惟聖德神明之克相故英才似續以方  
興赫門閭之光輝新江山之氣象三年而奉詔策固南  
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擅  
場屋敢言之氣入衣冠盛事之圖老成識面以爭先童  
稚祝身而願學雖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然結此  
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藻傳聞榜帖屬守麾符滄溟徒  
看于鵬搏大廈莫陪于燕賀暑風清淑機務優游願求  
有粹之和益茂象賢之慶

代人賀王知院啓

疏恩楓陛進位樞庭命幄惟新益重本兵之寄班聯增

峻實均論道之司凡在幷幪率深鼓舞竊以國家建東  
西之二府以幹旋于萬鈞帝王賴左右之一心必參稽  
于人望已清邊候尤謹兵韜惟君明而臣良乃呀拂都  
俞而無間惟才全而德鉅乃弛張文武之皆宜竊仰祖  
宗之累朝悉用輔弼之元老蓋惟一時樞密之寄允資  
名世經緯之才恭惟某官心契冕旒勲書彝鼎謀王體  
而斷國論炳先見之著龜騰茂實而飛英聲稟後凋之  
松柏猷謀之嘉則入告于內社稷之利則知無不爲徧  
歷清華偏承眷獎運籌借箸鳴鸞鳳于朝陽直筆正繩  
屏豺狼于當路一德咸有三命滋共時若巨川之攸濟  
民惟巖石之具瞻吉甫之憲萬邦兼資是賴周公之位  
冢宰爰立可期某么麼微生憂愁九死登門偶自于平  
昔受知時陪于衆人久羣室之纏哀莫瞻履屨望衮衣  
而企踵冀睹雲天庶藉提攜之私少振衰微之緒燕雀  
之賀大厦良切此心鶴鶴之巢深林永棲巨庇

代賀帥臣啓

奉節造朝告嘉猷于九陛建牙開府揚清望于十連凡  
預庇麻率深慶躍某官稟粹和于天地攬秀氣于山川

得譽虞庠翰墨跨洛陽之秀射策漢殿聲名高魯國之  
儒氣至大而至剛志益堅而益壯卓乎不可及已道義  
獨貫于指紳沛然孰能禦之風采自聞于蠻貊攷之朝  
野之論過乎簡冊所傳童稚猶知其姓名士子願升于  
堂室方天下以言爲諱公獨力陳災異之書逮朝廷多  
事之秋上亦允賴經綸之略蓋所謂古大臣者豈若是  
小丈夫哉道合則從一洗朝端之氛翳聲同相應盡徠  
四海之英豪閉門著書者幾年降詔趣召者數輩比聞  
入覲于行闕諸當晉踐于宰司尙攬郡章出分閭寄遊  
歸亟登于黃閣坐嘯寧久于朱轡某自憐州縣之奔馳  
久恨門闌之契闊一麾聊爾瓜期猶隔于三秋二頃蕭  
然匏繫生踰于兩歲道阻空懷于旌旆地寒願託于鈞  
陶惟嗣歲之方興諒行春之多暇期益加于保衛庶上  
副于眷懷

爲劉正夫丞相攀違蔡太師啓

比奉詔恩暫還鄉社妨賢曠貴驚歲月之屢遷投老總  
病悵朝廷之遠去念託鈞陶之久嘗參魁柄之餘遽此  
離羣潸然出涕得上先人之丘壠重歸故國之江山庶

自適于樵蘇因稍寬于藥餌尙賴調元之力不忘藏疾  
之仁退臥北牕敢戀平生之松菊預遊東閣舊收後效  
于桑榆

爲劉丞相攀違鄭居中相公啓

比蒙優詔遂獲誠歸久幸同寅仰託江河之潤遽嗟違  
德益增蒲柳之衰尙希後福于仁賢獲解沈疴于衰老  
屬嬰藥餌阻遠門牆儻未泯于殘骸卽再瞻于英袞

爲劉丞相攀違何執中太傅啓

比奉優恩俯從誠請起衰蹤于旣老萃寵數于將歸念  
抱沈疴久違英袞欣得謝蓋師長者之風今悵叨榮  
復去散人之號尙賴至仁之寬疾暫令晚景以投閒倘  
祥泉石之間想像風雲之會行雖問舍敢久駐于江湖  
力可造朝卽再瞻于杖履



浮溪集卷二十四

神道碑

宋 汪 藻 撰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敵索金  
繪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  
知質程振給事安扶督民輸一日敵帥坐城闕猥謂四  
人者曰吾國賦羊馬于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  
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  
四人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  
不計也于金繪何有哉顧誠無有塞責敵帥大怒問官  
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  
皆官長敵帥不勝忿四人皆死之建炎初上卽位哀其  
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等于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  
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  
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疇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匱  
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翺  
世業儒爲聞家翺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

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  
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  
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  
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  
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  
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  
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  
常平入尚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  
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  
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  
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饒受爵必以上  
嗣旣禮備載且元豐彙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  
不預非所以尊崇廟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初無人及  
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  
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  
爲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  
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  
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

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辭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內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尙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擊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敵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于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

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準祖宗故事遇得旨卽著爲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爲然卒如公請除尙書刑部侍郎久之敵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桌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御之桌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寔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敵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泊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

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于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願欲去健羨疎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上皇震怒執楊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介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辨之蓋公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贖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斂爭藏弄爲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太夫

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于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藻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藻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敘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泊川之上游天旣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嫵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道禍兮公踴躍而直前左機槍而右突嵐兮公胡憚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于夜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居江淮者故今爲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言行爲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

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髻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太學生羣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年二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于堂人以爲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于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間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于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方寸之地耳一累于物以失其正則聰明

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肯混淆至于紀綱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可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于民公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纖悉有法躬徧所部闕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爲惶恐盡力于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況其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淺驕不可制且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



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啓姦倖  
爲朝廷憂于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  
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椿錢而錢特空名  
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  
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  
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霈恩  
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  
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  
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百姓耗  
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  
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權貨務  
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  
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  
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  
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  
希恩者以爲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勞  
必數于民爲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斂百出  
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

運司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爲多  
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  
公曰十年失于譏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  
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冤濫如此何以召  
和氣乎朝廷爲罷獄興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  
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  
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隆寬盡下公欲  
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爲言公奏球  
荒臣職也惟本路闕之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爲大利若  
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上深然之賜緋衣銀魚以遣  
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于民方爲利國公奏訓  
辭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救歸本路有所見  
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  
人之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  
忘答天戒時上大悅卽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牒事聽  
關白公卽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  
不和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  
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可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

害莫大于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  
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  
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椿錢以志減二敵使中國競百姓  
富朝廷正羣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  
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爲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  
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  
而公不屑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納絹  
之期迫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  
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旣更其封椿鹽可盡給和買  
燬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  
進兩官公于漕計能權其贏爲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  
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  
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藝吏緣爲姦或州郡以非所產  
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爲納直通融之法  
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爲陳或紆  
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  
者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  
更農未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

賑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爲之兩濟詔書褒諭尋  
以江淮諸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  
所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于是大失權  
倖意徙兩湖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  
奉餘悉餉權倖爲己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  
官物八十萬是也于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寢復  
以表謝其略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爲過也然得丘民  
爲天子顧不重哉搢紳誦之小人由是得以間公會盜  
劉五暴虐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渠魁未  
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貴人董捕欲自以  
爲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軍興頗  
乏公以爲縣官空置未有甚于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  
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  
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  
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權貨務應  
和買鹽金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爲之計  
稍有水旱卽干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朝廷  
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

得和買茶蠶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于民諸路當亦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羨民窮困不聊生可爲流涕今糴本之外復須五百萬緡屬者趙霆宣御筆令于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最正用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爲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卽不能無騷擾之患今民和買旣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戶以倖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于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肯爲陛下言者况復使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兼并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僞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爲先修造雖于國體有不可廢者比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予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爲泛濫佐命如趙普不開官爲造第也定策如韓琦不聞彫牆峻宇僭擬宮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

之奈何掠民膚髓爲廝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撻節用之說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成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達綱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促限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辭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平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歲已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爲孝子矣旣罷臨江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寒暑往返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爲樂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爲變扶持彌月癯然骨立

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  
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苦不盥不櫛不易衣不  
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  
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  
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  
一有不及爲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  
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爲文頌歎之未幾  
復以己得之服爲祖榮于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  
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爲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  
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于  
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泊奉使十餘年其  
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  
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爲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  
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爲股栗  
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  
獎賚于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讒公雖卒坐  
言遣死而天下拱手推爲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  
皆爲賞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間十有六年專覃思經

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爲議論辨博闡  
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詬司  
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大觀政和則言糴本和買  
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于論  
邊事尤詳其至自熙河深以中國受屈爲恥得其曲折  
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瞻薦用之其說以爲二邊之患  
近而且遽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爲犄角而國  
家懲寶元元豐之失以兵爲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  
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葺爾政當徐以  
術制之不當急與之較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  
河爲持右臂授羌將爲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  
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瞻取青唐悉如  
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爲自祖宗以  
來每敵犯塞爲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  
振必復爲害不若厚禮其使使就順身入朝否則歸我  
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  
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  
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



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敵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公于吏治不爲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于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己其馭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實不以偏辭故自爲州縣吏至爲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服之于施財樂善如嗜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于機穽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貧者所至坐客常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繇江西以出者多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篋而已聞人小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雖自敵以上非職所及亦冒爲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于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之僚有攘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坐淮城例鑄官則乞併降己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損

己而均之其與人不核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胸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于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于親疎長幼大小厚薄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肅太學博士熹將仕郎輝煥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太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涓實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歷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澹簡古似其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躡臺省躋侍從爲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慮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

所及災異所詢于愛君恤民之際諄諄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爲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爲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如掾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讓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揀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爲得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郴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偷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人于其里鑄印墩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 奉議公行狀

公諱穀字次元姓汪氏汪氏軒轅皆古國名春秋時童子踦以功顯魯孔子睦之中間譜系不傳至五季有自歛之黃墩徙婺源還珠者于公爲九世祖子孫因家焉

用高資爲江左著姓至公之父子始以進士繼踵起家

知名一時如文正范公韓康公王文公雅相知友年位

皆不滿其德指紳悼歎公皇祐五年及第一命撫州宜

黃縣尉少年明銳遇事莫爲持難盜殺里中民胥憚于

捕鞠則爲虎傷以聞公一見輒窮其僞曰凡獸食人不

容偏齧今迹如此謂之虎傷何哉胥不意情得卽叩頭

吐實一邑以爲神移泰州泰興令會中遣御史按水災

他邑長以裁減民賦不均訴者紛然及被詰莫知所爲

獨泰興有經式公私交便御史以公爲能喜甚召與語

大奇之坐公堂上庭折諸邑長指泰興爲法當是時汪

泰興名聞淮東公進曰此未足爲御史言也縣瀕江民

依沙爲田出租賦歲久沙潰民抱虛責閱數十吏無告

害莫大此願益得爲民除去于是奏可蠲復者無算訖

今泰人誦之丁外艱以長孫承祖母萬年君憂改建康

節度推官知漢陽軍漢陽潤州金壇縣泉州晉江縣丞

元豐初縣官立法期會旁午晉江雅多權右前爲丞者

熟視強梗莫敢治以故給納常殿公至則繫執政家吏

一人曰咎當歸我不諉他人調太平州軍事推官廬州

觀察推官部使者怒旁郡守謀以危法中傷鞠者莫敢  
直直者輒以罪去最後請公公曰禍人自免豈吾心耶  
攷正于理不爲屈使者大怒亟劾公益不能奪則以獄  
上刑部至刑部則以公言爲當乃已聞者壯之有新貴  
人如京師厚征從兵之食者衆多附之公曰國家之著  
挈令也日給糧如所給之秩否則有刑費則有償今日  
汝何令之有惟吾之所從欲他日刑吏而償之無乃不  
可乎且何必剝賤而媚貴不聽後果及于敗皆以公爲  
知言初令泰興以材敏稱至薦者一日倍當遷之數人  
謂公且顯矣無何憂患十年僅得一幕漢吏陽以縣省  
去官金壇以避仇稱病免官當公之免也法以期敘而  
遽踵新令告滿二年其爲幕吏法當減舉將之半而又  
以坐免沮格居晉江日有哀公者驟薦于朝皆爲公慶  
會盜起閩中按察者多得罪復報聞罷嗚呼可謂窮矣  
公亦自以直道孤立知者不爲無人然動輒跋扈若陰  
有柅之者乃益退縮不爲表暴欲爲地者皆推而不受  
一旦棄官老于故居龍溪之上治田桑保墳墓客至則  
醞酒擊鮮劇談竟日爲溫厚長者無纖介隱衷然于親

疎曲有禮意各得其歡心雖面刺人過而受者更以爲  
喜與人說理道成敗反覆曰後當如是初若闊疎事驗  
皆信服間則繙詩書鉛槧不釋手凡經抄錄者無不精  
審歲時書問無貴賤必親治惟謹未嘗教子弟占筮故  
辭翰可師人皆藏之以爲珍有詩百篇意深語典因事  
立誠要不虛發而不以示人其隱德如此家居十有二  
年以致仕恩轉通直郎以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蓋  
晚而子孫取科第仍祖孫五世基緒不絕人方以鮮儷  
爲榮而公卒矣享年八十寔崇寧乙酉六月某甲子也  
曾祖某故不仕祖某任司封員外郎贈光祿少卿父某  
任都官員外郎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妻開封陳氏永嘉  
縣君繼室壽光縣君男六人榮棨榮棨榮棨榮棨榮棨先公卒  
藻從事郎宣州州學教授公清慎剛介出于天資終始  
完節不以勢利毫髮干撓質之神明無愧也乞身強健  
時優游自得常曰吾先世以才短年今奇拙而壽足矣  
其退居龍溪家日益貧或以賂怵公者曰吾寧貧忍爲  
此耶官聞日僧居歲熟荔支自守貳而下皆餽焉無慮  
萬計公曰是奉吏也夫獨斥還之後有坐是而黜者人

方服公之廉王文公于公爲父執方用事時汲汲于人物諸附麗者多貴有勸公以異時所得緘尺爲獻者公笑而不答雖緣吏事一再造請諄諄道舊故而卒無一語及私建昌李公常治湖公以故人于往依焉常屢以美官勉公公不屑也渤海張公擇賓南劔陳公偁一見公于稠人卽嗟重論薦公曰不緣介紹而能然真知我也錄其諱曰歲蔬食以報之公尤善攝生至老精神容貌不少衰時與壯者角膂力起步爲笑樂往往多不及常誦佛書願脫疾苦方與親串命酒如平時神識不謬俄側身而逝衆以爲獲報諸孤期以某月某日奉公葬于龍溪源崑木塢永嘉夫人祔焉從公卜也謹錄公行事如此以待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夫人陳氏行狀

代張  
砩作

夫人陳氏開封府開封人內藏庫使遙授蔚州刺史贊之曾孫累贈職方員外郎承道之孫守曹州法曹參軍諮之女而奉議郎汪穀之妻也蔚州以客從太祖漢周間卽位錄其勞諸子踵入官而承道獨以病廢生子諮詠始業詩書爲儒家詠舉進士至尚書屯田郎中諮以

扈真宗祀汾陰得試禮部卒用其弟壻參知政事丁度恩奏初品官法曹之官于南也爲諸女擇配以非其士難之聞奉議賢曰不可失也遂妻以長女生男女八人而終是爲永嘉縣君永嘉之亡奉議君哀之以夫人嫻內則少孤事其母孝謂撫諸孤莫宜夫人遂聘以歸夫入內順外嚴通詩書力勤儉雖不逮舅姑之養然事其像朝夕薰修歲時奠醑甚于事其生食飲不薦不先嘗踏焉如將見之永嘉四男子槃柴槃窠夫人鞠之盡力自襁抱森然成人諸子亦恩之如實生己夫人既老槃亦齒髮衰矣其就養豫章槃自子舍來省之相持逾月不能訣旣行以悲思卒夫人二子曰藻曰彙少學章句翰墨皆夫人親指授有法度程其日益之功雖祁寒劇暑不置也故藻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今爲宣教郎充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奉議君與藻仕皆小官祿不足食夫人爲簿其所入銖量算計不妄以毫髮費雖迨老不衰或諫止之曰不爾無以養仕者之廉且吾樂之不爲病也至賓客過從則親視肴醪凡所以爲甘旨之奉者豫節而儲之以待一時之須故藻多得從名士游奉



讓君清修畏人知宦不遂而歸臥林壑間以夫人生輩

轂疑于不滿夫人處之晏如暨藻之仕意且諱貧矣夫

人每以奉讓君所以勵己者戒之故藻亦所至自飭不

汲汲于苟進繫夫人之訓則然少喜佛書母病疾灼香

于臂無完膚中年尤精確晨起齋馭坐誦雖事顛沛于

前不輟以觀哺則置酒戲諸孫為笑樂日以為常雖春

秋高彊健如壯者事不少縱閩內肅然蓋主汪氏祭四

十年以今上登極恩封壽光縣君用政和三年九月制

改封孺人享年七十七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

京師藻所居之舍于是奉議卒十年矣槃槃彙彙及諸

女亦皆前死孫七人愷通仕郎監泰州西溪鹽餘未仕

卒之明年某月合葬于饒州德興縣龍溪源晁木塢奉

議永嘉君之墓嗚呼夫人可謂賢矣事親孝而一之以

誠友夫義而濟之以儉撫子慈而成之以孝卒也享壽

考康寧從祿萬里而考終于其鄉嗚呼夫人其可無愧

乎諸孤不敢違杖而走請以玆子壻知之為詳故屬書

其懿範如此以待世之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浮溪集卷二十四

浮溪集卷二十五

宋 汪 藻 撰

誌銘

故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有

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賢良方正屬六科罷舉進士既

策名矣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

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三州以歿

贈大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為

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宗元祐間守觀

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大師魏國公

始葬潤州之丹陽公諱攜字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

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

年十三隨至京師徽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

衣舉子服訴其誣子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

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

用父任為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

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為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

薦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澗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閒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服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岳廟尋除丹陽縣丞會令闕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爲令者徙通判廬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爲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爲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中經郊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寇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寇退卽求去淵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耶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爲榮數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兵省科調民情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温州亦不拜召爲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

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公退然如不勝衣與人言惟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交一出于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爲苟且而卒歸于忠厚若摧彊去惡則忘其身爲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毫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爲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隱然爲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盜二人于情于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曰官吏無賴至擅出人于死旣曰疆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紓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爲言其所以生之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公不爲回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並緣掎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爲區處于未至前旣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饑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可乎乃乞米于有司有

司以爲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汲然惟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爲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爲非視州縣蔑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爲縮頸而公處之泰然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肥俗喜告訐爲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爲也立遣人捕之則已亡去索于田間得之叩頭首服竄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絕麴院亡麴數萬斤覺麴官與獄官通猥歸罪于持衡者以爲私其贏于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麴官納磨戶金而授之虛券麴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禪祀止數十日閭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闕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

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謹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爲備未及門果謀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爲動徐禽爲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一州爲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公雖精于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尤長于詩韓駒崔鶻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爲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穉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修職耶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箴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于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恭人祠藻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胙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祿慶旣遠乃生魏公輔佐泰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曰汝是似爲吾近臣似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歸然老成人侍禁嚴于禍有光年及黃髮祉非不長無缺虧者

人胡歎嗟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迥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潭州陳君墓誌銘

君諱堯字景淵姓陳氏世家閩中昭陵宰相文惠公堯佐之曾孫文惠事具國史生述古爲正義大夫贈少師于君爲祖生知祥爲朝奉大夫知德州贈宣奉大夫于君爲父君少英發機警方事紛糅諸老生未能言之時已洞然了其微處及出語人皆厭服以父任爲陳州商水縣尉知隆德府潞城縣胥爲姦利持前令短長告郡郡守惑之君調護令使善去而寘胥于法聞者快之以親嫌移滑州韋城縣改宣教郎通判常州盜發清谿瀾西諸郡皆震常當其衝君親屬夫增陴濟隍盜知有備不敢犯宣撫司上其狀遷承議郎坐小法免起主管西外宗室財用提舉福建路市舶通判大原府漳州皆不赴尋通判泗州時金人寇京師泗居東南咽喉地郵傳不通者百餘日盜王嗣擁衆數萬將及城君白守收民入保民玩安不知兵空入君舍謀爲亂君正色折之衆遂巡引去而圍亦解頃之淮橋戍卒與李丞相綱所

留兵無慮萬五千人寓城中守以無儲懷懷然欲亡去君請五日除其憂卽夙夜營度如其所須餉之逮元帥府檄書至乃已擢尙書膳部員外郎積勞至朝散大夫知通州遷朝請大夫通旣遠行朝守兵單外無援金大帥引兵十餘萬環之君先士卒扞城至食水藻四十餘日卒使不能近城而去通人德之家繪君像以祠飲食必祝後數年復過之則父老迎君境上羅拜馬前十餘里不絕未幾宣撫使周望提兵屯姑蘇與通夾江而軍江北大飢君請會糴于福山且籍城中能食者日給之通人滋以爲德擢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以分鎮請宮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除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宣諭使明橐詢民間利病君請罷州之爲寨者四置柵者三廢柵者二并請置檢察官以收鬻鹽之利罷免丁錢以招材武之人毀七星寨以防敵人對壘之姦嶺南人便之復主管江州太平觀改差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大使司罷召赴行在者再遷朝議大夫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參謀遷右中奉大夫除淮南東路轉運使進



直敷文閣知揚州賜紫衣金魚君至維揚帑庾無一錢一縷一粒之儲而負公私逋者萬計居無何兩朝議和鄰使往來相屬太母奉梓宮還闕當供億者復萬計君不請于朝不取于民上下充給流民之歸者亦數萬口異時典方面而長于理財者皆推君之爲自以爲不及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君之得長沙也訓詞甚寵思所以報上者將種種加意一路八州之人亦想見其風采然到官而君病矣一日視事如平時忽持豚曰吾其不起乎以紹興十三年七月丁卯卒于官年五十九君精明勤儉居官有大過人者凡陳請于朝必爲可久無窮之利不媮安于目前不規合于時好善任人明于財計下有姦伏發之如神故數經艱危及當大事無不談笑而辦加以持己廉平經宗祀恩不任其孫而任其從兄之子丞相杜充守建康金人猝至其屬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興宗陷敵中君輾轉賊間寧舍己橐而保興宗之金訪其子歸之人以爲難娶胡氏文恭公宿之曾孫封令人二男四女男曰興祖右從事郎前卒曰紹祖右迪功郎君爲帥時皆以恩書寫機宜文字女適迪功

耶王拯餘未行一孫曰注未官紹祖以其年十月壬寅葬君衡州衡陽縣幕石鄉石門里藻與君游最舊且君無恙時若欲得余文傳之不朽者會紹祖來乞銘不得而辭銘曰

士之發身惟志與才得時得年又奚足哀嗚呼景淵有是三者獨于其年天之假在昔文惠克勤王家再傳及君大振厥華少而激昂晚益精敏如臨霜空忽見孤隼盤錯必用所臨有聲凡今立朝誰踰仲卿精神折衝未老而沒君何存亡哀此人物奄宅異縣祝融之峯後人過之尚式其封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大中大夫衛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膚敏安在趣以來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于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澂諫議大夫鄭穀曰衛膚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爲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爲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

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  
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歸卽遇疾猶  
扈蹕至臨安拜尙書刑部侍郎未拜聞明受之變慟哭  
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不聽乞輿暨秀州從之進尙書  
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  
贈大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  
可惜其爲上眷知如此公諱膚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  
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爲第三人而稱  
其文明白瞻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  
生王俊乂入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乂以實對  
徽宗曰尙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  
召公既見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  
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爲可假給事  
中往聘公言金主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金遣使  
而吾反先之于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  
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爲然泊至燕  
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陞辭  
矣上改命公道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敵且大入

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愈急衆兇懼不敢前公叱曰  
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金渝平益不爲屈金人答書  
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  
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  
義將何以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腕  
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金主大怒觀者爲股栗公  
慮之晏然終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  
州與幹喇布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敵  
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  
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  
國二君也不祥無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  
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僞不可知因縱言及  
軍中事公連挫敵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  
官三等遷尙書吏部員外郎于是高麗入賀以公爲宣  
問使假太常少卿逐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高麗  
久矣今一旦鐫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  
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  
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

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  
之經年東南之餽牽竭矣乃以幣易金繪厚餉其使而  
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  
尉少卿公言屬者敵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知  
敵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  
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  
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  
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卽建康而居勢  
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于宮室  
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  
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  
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失有崇寧大觀  
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  
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賜宮造作之事歸有  
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  
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誅之先是公論  
時政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  
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于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

禍自今當以爲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  
道以赦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侍省都知密機  
亦落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  
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  
忠厚以太后姪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  
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省除舍人疑有  
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  
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爲非  
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論臣雖不肯願  
附于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  
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  
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  
宰相滋不說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  
霄宮議者爲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還焉公上世齊人  
唐末避亂徙錢塘又徙華亭故今爲華亭人曾祖至祖  
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  
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  
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王嶠公

爲人剛明遂于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衮衮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于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施設當如何方嚮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于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銘不已余從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爲最詳者是宜爲銘銘曰

自古臣主鮮逢亟乖公于三君展也必諸厥諾伊何以忠盡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褒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寧盡規謂不剴切帝胡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鬪身曾不少概當饋興歎詔追而來來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刻貽無窮曰宋遺直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劉君墓誌銘

君諱嶠字仲高吳興劉氏吳興之劉其傳蓋遠熙寧間有諱述知御史雜事者正色立朝與宰相爭是非宰相盛怒至欲逮治之不爲屈卒奪御史司馬溫公稱其道勝名立東坡蘇公爲之賦吳興丈人之詩一時名士慕而宗之所謂劉孝叔是也于是吳興之劉聞天下卒官尚書吏部郎中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中興又特授秘閣修撰生握爲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通議生欽止爲承務郎贈通奉大夫生君皆世其家而有賢子君少以文名端方厚重不妄交游范忠宣之子正平凜然有二父風君從之數年盡得其學由是操修益進賢于人益遠爲鄉里所尊聞其行于朝擢政和五年上舍高第除陳州州學教授丁內艱免喪調監尉氏稅非其好也會徽猷閣待制趙公鼎臣鎮鄧聞君名辟司儀曹事一府高其文部使者交薦之居無何爭進者比而讒君君推其能于人一不之校人皆服君長者而讒者反愧謝君遷宣教郎睦親廣親南北宅大教授歷開封府儀曹少監少府少監尚書比部員外郎君爲郎六年閱輩流登臺



省者無慮數百人未嘗以滯滯關懷當國者賢之擢大理少卿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出提點福建路刑獄君內爲廷尉外爲繡衣直指于決讞重輕必平反曲折得其情而後已不以爰書諉吏故中外翕然稱之使閩時尉誣民爲盜帥幸尉遷力主之君知其冤引囚物色非是釋囚而黜尉帥貴人也不悅會貴人還朝君知其憾不釋力丐奉祠得提點洪州玉隆觀居數年以疾請老卒年六十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時紹興八年三月某甲子也初室信安鄭氏繼室開封朱氏皆封恭人二男子曰垆右迪功郎懷寧縣主簿曰讓將仕郎一女子未行一孫曰某垆等以其年八月某甲子葬烏程縣某鄉某山之原以鄭恭人附君同產三人長曰崧伯高仲卽君其季前吏部侍郎岑季高也君事伯高如父而季高又以君之所以事伯高者事君兄弟之懿士大夫談之伯高少曠達不以世務經心通奉公早世母夫人嫠居而貧君子內外幹蠱之責與鄭恭人分任之而遂伯高于閒適以寬太夫人之憂及伯高疾廢藥必親嘗飲食必親饋以終其身故君之卒季高哭之過時

而哀旣葬季高知君與藻善也來求銘會藻以語言得罪斥居南荒三千里瀟水之上焚筆硯不復爲文而季高每書必以銘爲言認認然惟恐君之不得其傳也藻于是爲之太息曰嗟乎季高盡誠于君固今人所無也然能使季高不能忘君如此則君平日所以處兄弟之間者于此見矣銘其可已乎銘曰

嗟仲高名一世學精深行尤異位九卿非不試車方馳忽思稅歸里閩友兄弟合墳篋爲樂地謂當還以經侍甲子周奄然蛻相山川攷龜筮望先塋嗟于是刻幽堂詔來裔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光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爲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卽君也諸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宦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頎秀望之巖然嘗與兒曹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汗我耶坐客大驚

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太學籍籍有聲旣擢第調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饑官出粟糴者萬人全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以命君君布灰于地而疏其行坐彊者東弱者西以五十人爲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曰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而右輸金各以序進未晡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君朝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旣去父老指防而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爲政凡追逮書縣門而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鬻刻田里間未嘗識游徼嗇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民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束溼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爲動然此兩

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用薦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橐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賊平戎此鼠輩何爲者今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羣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召監延鹽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會金人立張邦昌法當郎草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倖非常者僂曰僕請爲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賊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病于家今上卽位病卽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喋血餘守將屢易公私埽地萬目睢盱君一調而細大咸舉于是衛兵留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駭卒驕凌藉官府求取無度憂生不可期君能得權醕之贏給其稍廩歲終贍足民不知兵治聲流聞

加直秘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卽上

還印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寔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

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而不以歲月君氣豪

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

折之然曾次實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

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其

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之上之內外族

姻與夫平生黨友飢者食寒者衣病者醫死者葬嫁其

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合三十餘卷

豪壯而瞻蔚似其爲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兩男四女

男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受其

志非苟且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孺

適左修職郎陸景瑞曰瑤適左迪功郎元盃曰瑤適右

承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瑞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

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藻與君

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爰也人視蔭以偷君汲汲

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門洞  
開胡過而不入也寧羸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浮溪集卷二十六

宋 汪 藻 撰

誌銘

左中大夫致仕吳公墓誌銘

崇寧初制詔以尚書左丞爲丞相天子虛己而聽焉丞相因得操其權進退天下士諸附麗者自布衣不旋踵至大官或捨己而從他則中以危法于是一時嗜進之徒莫不希其聲光于顧盼間認認然惟恐不得當也當是時太僕寺丞吳公黠雅爲相所知相敬畏焉恥以其黨進力從之求去相嘻笑曰君欲首爲去國之人耶噫之自是相持國柄二十餘年士大夫不堪其專且久撓節從之多矣惟公卒不求合以死天下莫不高之雖阿相之人亦自以爲莫及也公字聖與其上世占籍光州于唐爲聞家後徙閩之邵武至公之高祖沈仕南漢爲循州軍事推官曾祖漢卿祖順皆以行高其州里皇考詔益務修飾教諸子以經子四人踵登進士科兄弟競爽知名當世累贈其官爲少師公少持重寡言人未之奇也總角以文見鄉先生黃履進退如成人問皆可觀

履歎賞彌日曰子必爲令器聞王公文修經金陵負笈從之繇是學益進元豐五年擢進士第調舒州司理參軍年少人或易之有市醫斃人死繫月餘莫能決公一見曰此非律所謂誤不如方者耶老吏相顧大驚移英州真陽令嶺海去朝廷遠吏多版授守率以胥遇之始至風公庭趨公不爲屈守大怒欲誣以事久而知其賢反薦諸朝丁內艱免喪監建州買納茶務守正無所阿徇用薦者改宣德郎韓宗道知杭州奏知富陽縣政績爲一路最時孫傑察訪東南官吏重足事之獨薦公爲可用徽宗登極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簽書常州判官廳公事州倚以爲重擢太僕寺丞相憾其去出通判婺州行未半塗差撥發福建路錢物凡當是選者事已必歸報求美官至陳留以記白曹不見宰相而去相滋不悅下除通判睦州秩滿移越州遂請老貧不能歸客婺州蘭溪四壁蕭然處之晏如也御史中丞吳執中知其賢起之再任公不得已至京師會同年生在廟堂欲以公見上公固辭曰吾嘗謝事矣豈可復見上乎得通判洪州徑出關不顧時茶法初下責有司奉行郡以丞領



之敢議者斥吏奔走不暇公獨條不便于民數事上之  
人爲寒心公不恤也已而朝廷施行其說至今賴焉秩  
將滿執政或欲召公公聞卽以病告得提點衡州露仙  
觀繼領臺之明道宮建之冲佑觀南京之鴻慶宮奉祠  
十餘年臥家不復出賜三品服淵聖皇帝受內禪轉中  
大夫擢知漳州于是公無意于世矣復請老以建炎四  
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官自宣德郎  
十一遷至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娶同里黃氏封令人  
先公二十年卒二男四女男曰延年朝奉郎次早卒女  
適從政郎廣德縣汪詩迪功郎長沙縣尉張某朝散大  
夫徐敏中朝散郎直徽猷閣范浩孫男女各一人男曰  
祐迪功郎南劍州司戶參軍女適從政郎建昌軍教授  
李汝翼公退然如中人而操履剛方其堅如金石與人  
言雖面目嚴冷而袞袞皆可書紳少清苦一毫不取諸  
人其舉進士出京師也僕遭癘焉人皆惡之欲委諸道  
公輟己輿以載徒走千里而歸晚讀佛書益翛然有遺  
世意其于簡淡蓋往復而身安之凡世間所謂矯揉以  
釣聲名者公無以焉嗚呼慕富貴而仕者固人之常情

守道而不求亦士夫之所當務也然利害陳于前而爲  
舉世之所熏灼其不從者幾希若夫屹然如砥柱立于  
頽波之中久而不爲之動蓋今人所未見至終始完潔  
如公者殆百年所無也可不謂賢哉藻少從公游服膺  
最久延年旣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公于其居之西若  
千里王公嶺之下迺屬藻識其墓藻于是敘公之實而  
爲之銘銘曰

古之任者惟己責于遭窮通我何擇世衰鄙夫乃求獲  
相時射利規什伯偉哉吳公挺松柏力排冰霜傲陔  
世方賢愚糝黑白朝爲之徒暮隆赫幸公來游重其客  
疾趨而逃遠瑕謫終身軒裳不能迫浮沈數州下膏澤  
晚歸遐陬與世隔竟全孤高返真宅向來公卿愧方冊  
揭茲銘詩告阡陌

戶部尚書許公墓誌銘

政和五年四月甲寅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許公卒  
于袁州公以文學起家以材力結人主之知爲世名臣  
當朝廷建立法度之時所更皆其要劇凡事紛于前衆  
人圖視莫知所爲公獨從容處決初若不以經意退而

視其規模條析明甚有深思熟慮不能至者用此四歷大鎮五爲戶部侍郎一爲尙書官至中大夫職至樞密直學士雖間用言者數出然天子思公不逾時輒召故卒之日賢士大夫皆盡然悲傷以用公之材爲未究公諱幾字先之世居饒之餘干至高祖始占籍信州貴溪故今爲貴溪人曾祖待用祖堯卿皆不仕皇考宗舉舉進士卒官秘書丞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見時有大志出語驚人大丞相韓公琦鎮大名公在大名以諸生見獨偉視公爲加禮遣詣太學未冠擢上第調筠州高安主簿光祿公間往視之會攝邑事規畫良善光祿喜曰兒能爾吾何憂爲之信宿而去丁光祿公憂起主饒州樂平簿已而爲其令大興學校課士習經親與之酬酢雖旁邑亦遣子弟從學潯陂池利于民者責其寮分任之獨練湖之役爲大則躬按行其地爲之區處旣田無慮萬計民刻石紀功治行爲江東第一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爲姦者數百人勾當開封府右廂公事尹高其能雖府事亦關決公會復常平官大臣首薦公擢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奉使有

旨爲開封府推官丁普安太夫人憂免喪除虞部金部戶部員外郎賜五品服今上卽位有以永興等路饋餉爲言者遣公馳視數月畢財以不乏館北使除大府少卿先是吏俸不時得貧者患之公能使利無遺入用品秩高下分日而給未幾以均足聞爲提舉南郊事務官除將作監吏與工比爲姦盤結牢甚如斲削塗墍丹雘之工當以次用而吏于役初概給其廩故浮耗不費且閒刺不均訴者紛然公以楹數逆爲之程使未役其役者不食其食費省而功倍遂爲永法除大理卿改太僕馬政蕃息入戶部爲侍郎公前爲郎多在戶部其財用出納斂散銖分縷析皆有成法及蒞官左曹益當天下之劇夙夜盡瘁講求利病罷行之其大者必反復議論務合熙寧元豐之法毅然不可回奪上亦知公忠乃多見納用議者以異時居大農無與公比除顯謨閣待制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盜倚梁山爲藪害所被甚衆公籍漁者十人爲保晨肆其出夕責其歸否則同保以聞自是窮治無脫者汶上多衣冠其鬪子儉孫惟怙勢橫閭里善良苦之公刑其尤者以徇風俗爲變遷顯

謨闈直學士知成都府入見除戶部侍郎以子喪乞外上曰卿宣力久其少安復除直學士知成都府言者以公搖泉布法降充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投閒築室饒之東湖盡江山之勝大觀三年秋亟召除工部侍郎數日改戶部歲有大禮之費且倍經人爲公慮公不取于下不貸于中前期而辦會開封府李孝傳領詔獄以公攝尹事剖決精明廷中皆指相示曰是故爲廂官者其可犯耶稍稍引去拜本部尙書兼詳定一司勅令公練習邦賦每檄在京庫務及移文諸路口授吏曰某所爲錢若干某所爲物若干某費當取彼某儲當給彼吏且聽且書莫知其端及覆視案牘無一不如公言者人駭服言者以公治染院事不實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婺州俄降充天章閣待制已而事白除樞密直學士河東路計度轉運使公屢辭不獲則請廣糴以絕豪右射利之姦從之改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未逾月徙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河東被邊緝地數千里公盡護諸將紀律赫然及其暇時修墾田法以利兵農謹烽燧明斥候姦不得發或報衙頭招集亡命公

用防秋法戍境上度兵官牛宗可使用防城法布鹿角環道路爲陷馬坑賊知有備訖公去不敢窺邊有惡少數人結死黨號弟兄其一犯法悉捕治之而流其爲首者邊郡例以撫養庫錢易貨他郡公爲盜欺至乾沒不可計莫能撻其姦公一追償無敢隱以其羸勞將士皆得其死力坐戶部時裁減吏祿非是奪樞密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謫授永州團練副使袁州安置公屏居杖履儻然無流落之歎既二年上立皇太子復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命未至而公卒享年六十二公于父母兄弟慈祥孝友樂振人之急成人之善其于宗族振之尤厚于鄉里成之尤力遇恩不任其子而任其弟畿及帥河東辟畿自隨終公身五子其官者一人而已故人陳于揚越客死公爲歸其喪具本業其家至今賴之蓋節義如此者甚衆公聰明強記任氣敢爲狀貌雄偉議論軒然見者竦動知其爲非常人也居官無小大久暫要爲不苟不以吏追民不以獄譏吏然民亦勸趨無敢怠吏亦莫能竄其姦也故去樂平南陵且三十年父老至今誦公懷之于馭軍理財知大體遇事纖悉必

有法度後人用之輒享其便雖欲出意變更然卒不能出公之意外也喜讀書爲文立成不屬藁亦未嘗引以自名專用緣飾吏事故其所施爲卓犖過人如此有文集三十卷妻趙氏清獻公抃之孫封安康郡君男六人曰琦曰球皆前卒琰承奉郎餘尚幼女五人適某官胡幹化亦前卒餘未行琰將以政和六年九月某日葬公饒州鄱陽縣某鄉里之原以藻世姻知公爲悉使來問銘故掇公平生行事之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天之生材不妄付與惟與偉人則莫量數公方妙齡卽以材著兩乘輶車三帥戎旅五司邦財最久其所事之紛來衆色疑沮惟公怡然麾以笑語孰幽無明孰廢無舉熒如星旋浩如川注旁觀嘆嗟縮手無措出入踐更咸有譽處雖班中臺十未施五官三紀餘卒以才赴彭蠡之南是謂平楚岡巒屬連氣象吞吐榮宮其間龜筮咸許非公之英孰配茲土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墓誌銘  
崇寧間鈞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爲世指名者悉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齋志以沒旣沒矣

子孫懼及率祕其闕閤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人人爭言嘉祐治平以前事于是昔之悼不幸土中者咸振耀于時公雖沒于崇寧之初爲不預其禍然用事者猶指公爲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藻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爲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藻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爲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傅氏系出北地自祗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遊縣故公今爲仙遊人曾大父獻大父偁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爲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握衣從之襄門人有許安



世江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  
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  
揚州司戶參軍守選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  
其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  
守雖彊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繁劇困之會天長令缺檄  
公攝承公發伏擿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虺氣天  
長大治更以最聞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  
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  
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公鈞禮改蘇州錄事參軍復  
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太谷令白詠徙鄉而還爲民害  
者一人于是公之仕也二十年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  
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太原謁入大驚曰是福  
清傅丞爲吾兄所知者耶率部使者交薦且以書言之  
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州龍泉縣時孫覺爲御史  
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幸少留除書且下矣公曰仕  
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之辱今頰首權門與外臺  
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  
士所至學者闔門官太學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

門秩滿卽日詣曹曾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  
宰相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  
祠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  
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  
如公議紹聖二年徽宗由遂寧卽就資善堂學詔大臣  
擇德行老成人爲傅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  
制諸王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爲先  
區區翰墨非所急請先講經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  
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參軍又明年爲侍講又明年爲翊  
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  
一府以爲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爲之加禮閱五年移官  
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  
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譴公厚贖其行坐是免所居官裁  
兩月徽宗卽位首問公安在卽除直秘閣進尚書司封  
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內侍都知劉瑗  
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  
徽宗面稱訓詞有西漢風于是會布當國以兄弟于公  
有汲引恩冀其助己公巋然守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

進退人材有不厭衆望如掾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不爲之回奪布每以爲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獻語宰相亦諄諄及之歸則削藁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惟傅楫爲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浸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聞者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爲信遂求補外詔不許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爲請迺聽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跣坐而卒年六十一是崇寧元年二月五日也公于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于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閤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胷中視進退窮通若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爲無人若夫先見如龜蓍卓然引去者惟公一人而已大觀中大臣屢欲以公入黨

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爲大臣所右故公之沒恤典不加焉公之葬在今常州宜興縣善拳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誼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諒夫朝請郎尚書兵部侍郎謙受朝奉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與諒微去病譽處皆相繼前卒諒度今爲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爲法銘曰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軻知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靈用此玉立直哉惟清世無可娛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躋近臣初不求可正色凜凜傾忠上前寧非大剛吾道則然帝知雖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旣公盛德乃尊問風而興百世之下我爲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刑部侍郎贈通議大夫周公墓誌銘

故尚書刑部侍郎周公旣葬之四十年其嗣子石聚族之長老而謀曰先君以清節直道事三帝隱然爲國名

臣今墓槨成陰矣而墓碑未立其何以飭來裔若求當世能言者揭其一二而顯誅之豈不足以慰先君地下而寵綏周氏之祧皆曰然遂相與來請藻讀其書曰噫吾先大夫同年進士也于藻爲丈人行銘其可辭然吾生也後不獲拜公公之平生藻莫得而詳也今班班在人耳目者尚多有之姑掇其大者識之可乎石再拜曰幸甚乃書以授石使歸而刻之墓上公諱之道字覺民世家吳興長城曾祖父鉅大父仁皓父亨皆以修謹聞里中享用公恩爲尤祿寺丞贈大中大夫公少寒苦刻意于學年十三以文謁安定先生胡瑗瑗奇之因留受業擢皇祐五年進士第調主杭州錢塘簿轉運司治錢塘吏習僭驕視州縣蔑如轉運使元絳委公督租吏胡通者絳任之有田邑中租過期不入公執通歸杖而徇一邑大驚他租不日而辦絳大喜帥使者薦諸朝移欵州祈門令有政蹟改著作佐郎知江寧府江寧縣縣素劇更數令不能治公眎訟牒如流庭無留事守知其敏雖府事亦以委公于是田苦下潦與江通公築圩數千丈民賴其穫至今以公名其圩秩滿知遂州錄事參軍

改通判戎州初王文公安石奉使江東祁門其屬邑也熟知公治狀已而寓居金陵得公允詳居無何文公當國絳亦預政皆言公可用召對擢知開封府司錄參軍當是時朝廷更法令如毛詔之關府者日十餘下公隨事酬酢悉得其宜且摘隱發姦如神吏爲屏息他日以事衆見上獨目公曰卿決獄非畏忌顧望者公頓首謝除京西路轉運判官丁外艱服除復提舉其路常平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會御史朱服言參知政事章惇交通臺臣蹤跡連公詔有司覈實雖不盡如服言公猶坐免所居官廢斥者累年元祐初直前謾留爲大理寺丞已而遷正以母老丐外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入尚書爲刑部員外即以母憂去久之還故職陞郎中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移淮南歲旱饑有司責民輸如今他官熟眎莫敢言公至則除其半民以蘇息召爲大理卿異時決獄者林連無辜牢戶皆滿公有所訊鞫釋其誣誤者先釋之廷尉省爰書蓋自公始擢尚書刑部侍郎日閱具獄數百紙無倦色至死生疑似之際必反復加意不啻如利害關身者每奏獻上前或未當于法必爲上

別白其是非往往多見聽否則抗論力陳至漏下數刻猶固爭不已以此出入省寺十餘年坐獄事鑄官者三未嘗有悔色而全活者不可勝數其詳蓋莫得而記也疾革姆抱幼子侍前麾而去之曰吾起布衣致位三品尚何求愴然無戀嫪之意卒年七十一寔元符三年四月甲寅也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通議大夫以其年十一月乙酉葬其縣東北五里平望鄉雉山之原娶同邑袁氏封永和縣君先公十五年卒三子曰厚從事郎曰原朝奉郎通判撫州皆前卒曰石今爲通直郎知常州武進縣女二人嫁承議郎呂必強顯謨閣待制呂益柔孫男女合八人曰冲曰凝曰沆曰沈曰汜冲今爲承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而朝散郎曾綸朝奉郎莫伯輿承務郎章奎文者其女之所適也公清約廉平胷中樂易平生未嘗以喜怒加人初公被誣而復爲使者也墜佃給事中格其除書不下洎公奉使淮南佃適爲郡守隸焉佃不自安公至則釋怨與交歡且陰佐其政事之不及者既歿佃哭之慟曰此公真不可以意量者世豈復有斯人耶鄉閭寒雋汲引盡誠不進不止故卒之日

知與不知皆爲之出涕可謂厚德君子矣銘曰

自古盛世必多名卿典刑百年如見老成熙寧有爲公適逢世以材結知終始三帝惟始受學得其師承摠而及民久乃濟登出乘輅車入秉丹筆爲邦持平斷以經術心本忠恕輔之敏明讞書滿旁爲汝得生雷霆或愆必犯顏色諄諄靡回帝屢盱食白首三尺躋榮近臣能使四海歲無冤民矧夫持躬清約直諒不名一體當世師仰歸闕電安今茲幾時封木岑蔚子孫似之于張之仁天豈忘報鏡詞于阡來者是告

徽猷閣待制致仕贈少師謚僖簡莊公墓誌銘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莊公卒于常州宜興縣之里第訃聞天子嗟悼詔贈光祿大夫賻之加等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諸孤奉公葬其縣西南三十里厚山之原既葬太常上其狀尚書謚曰僖簡又十餘年其子左朝請大夫安常有秩于朝累贈公爲少師于是安常與其宗老謀曰惟我公以經術起家顯于朝廷尊爲士大夫壽與社竝官至二品歿而墓碑未刻其何以飭來裔蓋求能言者顯書之以垂無窮而寵



綏莊氏之祧乃使來請藻辭不獲命則敘公族出官爵與夫平生之行治而銘之君諱徽字君猷世家揚州之江都曾祖餘慶祖允明皆居鄉稱善人長者父詢始南渡徙居于宜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議卒時有子四人夫人某氏賢躬門戶而縱諸子于學由是公兄弟三人同時薦于有司至禮部獨第公文為高等中元豐二年進士乙科解褐調主江寧之上元簿王文公居金陵四方英雋闐門公一與之交而非其人未嘗往繇是名聲日聞授安州安陸縣令縣多彊宗大姓以侵漁閭里為能令不之從則持其短長以送公至一切以法裁之諸豪皆怒合為飛語撼公公不為變既久知其不可幸而肆也皆靡然而服蔡公確以故相守安遇僚屬簡嚴無許可者獨期公遠大而首薦之改宣德郎知單州碭山縣碭山在窮谷中地偏民野公憐其陋而以靜治之至闕旬無一人訟于庭者與諸生終日談經義而已蔣公之奇尹京辟右軍巡判官以非其官不就無何章丞相惇薦公于上召對擢提舉秦鳳路常平遭成夫人憂免喪除提舉廣南西路象山令鄭子淵妾人也姍常平

新法連以書抵公有言及宗廟者公不敢隱而以聞上曰遠方使者能然茲得人矣命中書記其名擢尚書司封員外郎尋移金部上以承平久曹多諉吏吏緣為姦詔左右司取諸郎勤惰各一人殿最之于是司金號為冗劇公課居優進官一等力求補外得提點河北西路刑獄真定府判官劉曾錄人陰私為不法至郡守監司無敢按之公悉條具姦賊上之曾令其子白冤詔遣臺臣就鞫無一不如公言者即抵曾罪一路聞之悚然或望風投劾而去入為尚書度支員外郎未幾除司農少卿復求補外除江西南西路轉運副使未行移兩浙路公領漕事四年餽餉為東南之最褒賞沓至賜紫衣金魚進官者再明年除直秘閣又明年除太府卿遂除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興仁為輔郡四方之戍雜居而屯頗悍驕難制前為守者惴惴然常有意外之憂公以拊摩彈壓之術時其綏急而兼用之會偏禠刻其軍聲言將為亂闔城兇懼公鈞得其情取為首者二人治之餘置不問談笑而定徙知平江府郡豪朱勔挾寵張甚視州縣蔑如且中貴人緣勔而使者冠蓋相望皆能禍福人

于牙頰間官吏無不傾身事之至郡守亦有出其門者  
獨公不少眨勅輩雖憚公之正不敢讒而訖公去賞亦  
不及方勳盛時造乘輿服御之珍設官于浙西諸郡一  
日上知其姦利詔守臣悉罷之令下郡人謹呼而旁郡  
方遷延幸其必復公曰此天子盛德事也人臣當奉承  
之不懈乃頓望乎卽日結罷如詔旨識者皆歎以爲不  
可及留平江六年丐閒優詔不許久之除提舉杭州洞  
霄宮公雖七十餘而強健敷腴如五六十許人人謂公  
且復起副明天子所以委任之意而公已翛然忘世歎  
諸子勿以家事相關築大第荆谿之上時從賓客徜徉  
谿山之間而已以通奉大夫徵猷閣待制致仕得年七  
十八而終娶吳氏京口大族有賢行封越國夫人先公  
十一年卒祔公而葬三男伯曰志行季曰安上皆以公  
任爲從事郎亦先後公數年而卒仲曰安常擢進士第  
爲太常博士歷持節分符之選今爲左朝請大夫主管  
台州崇道觀三女長適左朝散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  
王岡次適右承議郎通判太原府方箋次適左朝奉大  
夫尚書吏部員外郎董將孫男女合十四人公敦厚高

明遇人無親疎貴賤賢不肖一本于誠委曲周旋惟恐  
其不至及于義當爲則其守確然雖禍福在前莫能爲  
之播奪其使秦鳳也成夫人以遠不能行公朝夕慕懷  
至忘食事洎執喪癯瘁骨立築室冢旁終喪而後歸晚  
年得君褒擢無虛歲然居中則請外居外則請閒淹速  
未嘗置于胸中平生無嗜好所至左右圖史簾閣蕭然  
故歷官四十餘年無秋毫之累以令名始終少喜釋氏  
書晚而彌篤疾革呼子孫甥姪至前人與之訣無一語  
之亂非有得于中者能如是乎嗚呼其賢于人遠矣藻  
公妣壻也得公之詳固無如藻者銘曰

在元豐世英材畢臻數十年間國爲有人以經術進公  
當是時聖考遺我帝其用之公伊何維德敦厚學爲  
人師材則多有出入四紀續皆可書儒雅飾吏蓋公之  
餘遂升邇聯出殿藩服惟皇懋功非我求福終始一意  
誠于事君視富與貴乃如浮雲浩然而歸說此眉壽蟬  
聯未央公且有後松檟岑蔚與家相望尚千萬年記公  
之藏

滕子濟墓誌銘

勝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交漢魏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爲國子司業者子孫蟬聯綿十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子公爲曾祖曰公綽任宣德郎于公爲祖曰友任朝請大夫于公爲皇考以公貴皆贈東宮師傅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輩行與交旣冠擢崇學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參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冠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爲正字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年有餘人爲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爲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爲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卽以檄召公有詞學精瞻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

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于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任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母后故未卽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垂省覽以毋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卽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必法祖宗彝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邢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彝憲如此義者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于外戚之撓法則出于內侍之干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寶批降特旨遷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觀此有異于墨勅糾封之時乎凡再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金公言世忠

偏裨無赫赫功祗緣捕盜微勞躡官數等位亞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羣盜充斥姑責其後效比卒伍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于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前後牴牾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公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爲是耶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文進職以臣言爲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遯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爲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陛對奏疏乞寬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略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爲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知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卽位行再歲矣恩倖斂怨而幾蹈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卽授首陛下盡察人心所嚮而少

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以爲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爲信忠佞竝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之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卿言甚忠非卿孰爲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既遠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于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眞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卽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縣長過于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



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逡延不赴莫若  
趣其之任使遠邇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  
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  
竝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  
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爲資政殿學  
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知劉珪爲貳賜  
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許綴宰執班  
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軍爲屏翰光  
世不能守金人渡江乃退保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  
不知曲折極口詆公于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延壽

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  
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二  
年九月某甲子薨于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  
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寧郡夫人一子曰珙某官  
二女爲某官管鎮某官梁興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  
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詔武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  
月某甲子珙奉公葬平江府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  
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藻與公同爲建炎元年中書

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訐譏獻替之餘莫詳于藻謹擇其  
大者書之而係之以銘銘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  
哉鄭公封章敢言曰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  
愛君夫孰與同公與其後獨紹乃風造膝袞袞略無隱  
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  
應變不窮國以興起宛如鑄豐上方疇咨分陝忽東天  
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  
返崧琢詞于阡用赫厥終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幕誌銘

新安汪氏見于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源  
者以貴雄饒歛閭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  
起家爲祕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尚書都官  
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踵  
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爲江南聞家皇考諱榮少傅  
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  
于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贈大中  
大夫君諱愷字伯強少奇穎渾厚甫冠爲有司所推入

太學爲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爲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大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期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于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修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鹽香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莅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合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覈渡鬪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人時大署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爲五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迕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眾躬造其廬人爲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姦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劫郡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

出城爲關吏所錄守卽誣以叛并共械于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敵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旣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聞王瓌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儀焚處州于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以女歸其隣久矣旣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爲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于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父欲盜吾判耳請爲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爲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爲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于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爲事循循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卒歸于忠

厚方大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大中以爲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爲難先是君恬于進取數免稀遷居閒之日多泊大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于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淡終日出于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全宣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巖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傅墓南三里藻雖于君爲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爲之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祺齋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莅民思之無秋毫愧怍于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尙千萬年勿毀其宮

朝請郎陶君墓誌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爲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爲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旒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象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宦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參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彊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爲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及汲于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卽日詣曹以己所當得者調官于是又知鄭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于

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寧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鬪家藏鎗仗閭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爲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爲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爲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于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略無幾微見于言面所謂安于所遇者如君非耶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爲從事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余銘銘曰

世競馳之己靜持之世依違之己勇爲之仕雖杞之志則起之杼山囊之著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集卷二十六

浮溪集卷二十七

宋 汪 藻 撰

誌銘

贈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彥恭既葬之五年其子襄令衢之龍游以書抵君之故人汪藻而告曰先大夫之沒不幸葬于兵間不暇求能言者識其墓今不肖孤老矣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使先人之平生泯泯然無以見世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以振耀陳氏使死而不朽先大夫實寵嘉之君奉使九路時治江南之番陽藻歸番陽與君游最久熟知君行治銘君固宜君諱彥恭字子愿其上世家閩之莆陽後復徙居姑蘇今爲姑蘇人曾大父絳舉賢良方正景德間卒官左司諫生動之爲祕書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銀青生侗以文行爲富韓公所知出入冊府二十餘年更熙寧元豐無所附麗歷朝奉大夫衛尉少卿以歿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于君爲皇考君少力學落筆過人父友蘇軾孫諤皆器而勉之中元祐某年乙科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擢編修敕令所刪定官



改宣教郎出通判保州先是編修敕令官蔡京以事屬君君不應銜之及是代還京當國除提舉河北東流物料不拜復通判鞏州鞏被邊官吏習用庫錢無所忌君洗手奉法不以一錢假人且條其宿贓十餘萬其風爲變熙州帥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陰沮之州縣莫敢迂君推行自如歲得米九萬斛貫之至鞏也守率其下屬囊韃拜道左君獨朝服揖貫貫滋不平人爲君懼君處之晏如會罷歸以免除提轄河東路坑冶鑄錢蔡京以其黨轉運使王桓兼之桓欲增監鼓鑄其數倍經君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君歸吏部久之除提點九路坑冶鑄錢九路地縣百餘州異時居官者憚江湖嶺海之艱率家居可否事君周行萬里冒風波瘴癘而前至課贏十餘倍入大理爲正拜尚書刑部郎中京師水環城浩然上以爲憂命君出按使還合旨除戶部郎中戶部議留炭場朝廷以爲非不樂君者讒曰陳某實爲此君受誣不言黜監滑州酒事白差知眉州丐閒得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朝宰相欲以君爲光祿少

卿君曰吾不用于世久矣裏除豈吾事哉得方數百里爲天子牧民足矣語聞除知壽春府移泗州復還壽春會金人寇京師王室來告難君讀詔書泣下悉禁旅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君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以其師皆出東諸侯聞之無不愧服是冬詔令不出國門羣盜紛紛然旁郡光黃等州皆陷叛將李安提兵及疆鼓聲聞于壽劇賊李全亦環城宵掠城中洵懼公以計招安安許諾卽單騎叩安營爲之陳逆順禍福安不意君來矍然下拜君知二寇不復合也乃聲言討賊安以兵會之臨陣斬全餘黨皆殲師還厚犒安等趣其兵西安畏威不敢留夜半引去州以無事歲餘復請祠而歸屬金兵南渡避地輒轉數州至會稽請老以疾終焉春秋七十有二寔建炎三年十月某甲子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平江府光祿山祖宗之原妻令人梅氏龍圖閣學士摯之孫先君四月卒四子長曰高蚤世次曰表奉職郎龍游君也次曰衷宣義郎出後君之長兄某亦前卒次曰表授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三女北海簿楊符右承事郎梁庭誨迪功郎

彭燁其罔也君肝膈洞然平生不以一語欺人服繼母劉夫人喪哀毀骨立王室在難語輒流涕忠孝純誠蓋其天性聞勝流奇士必先就見以身傾下之苟非其人雖在勢視之蔑如也坐此連蹇四十餘年雖老而衰猶不少貶所至稱長者居官不立奇不釣聲譽既去後人以爲法其守壽春活人以千萬計相與圖君像事之至今壽春人尚奉祠不衰云銘曰

國風中微士習浮僞惟諛之賊以直爲否陳君慨然自別茲世持身治人一用其至彼權者夫威福惟意吾躬可摧寧汝軒輊以茲數窮材不容試君何悔追精白彌著莫榮有終莫樂無愧後人求君視此銘誌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莊君墓誌銘

君姓莊氏諱安常字子尚曾祖曰允明世家廣陵祖詢始徙宜興宜興之莊逮君三世矣皇考曰徽以進士起家事永祜陵爲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贈少師諡僖簡而君之祖亦贈通議大夫僖簡于時爲名臣君世其家學入太學爲英俊所推僖簡任子次及君君不願也政和二年賜上舍第臚傳庭中徽宗識之曰是莊徽子也

摺紳榮之調青州益都縣主簿改監惠民局擢廣親宅宗子學正太學錄太學博士時朝廷以三舍法頒天下學官號一時人物之選又擇老成厚重者使諸路黜陟勤惰以廣上意首用君提舉京西南路學事遭僖簡公憂免喪知南劍州靖康初金人犯闕諸道兵戍京師福州軍行不滿意狀其帥道將出南劍部使者莫知所爲厚糗糧金緡幸其去君移書顯責之曰王室方艱日夜望天下兵至今此軍甫授甲已無顧忌如此尙敢望其冒萬死爲朝廷用乎不痛懲艾誅其人將悉效尤而起禍有不勝言者公等忍坐視其亂耶不聽賊鼓行而來所過殘蹂南劍空一城皆欲亡去君豫有以鎮撫之而陰爲之備賊頓城下出醜語播城中君不爲動至留月餘秋毫無所得反虞君襲之則來告曰首亂者某人也願執于公假道以行于是縛二十餘人來獻君率僚屬坐溪上受之君旣得罪人卽遣其餘出疆悉以手加額而去無一人敢譁者繇是閩之八州皆安無何南劍受代交印符而代者以憂去適建州兵亂州人挽君不得行乃相與乞部使者留君君不得已復留三月闔境無

犬吠之警南劔人德君歌思至今久之知處州處州大治請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撫州尋辭之復食崇道之祿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卒于鎮江府金壇縣其子之官舍得年七十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初室張氏繼室石氏皆封宜人石氏亦先君卒六男子曰璿右

宣敎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後君逾年卒曰瑄監潭州南嶽廟曰與婺州蘭溪縣主簿皆迪功郎曰玠曰璋曰璠皆將仕郎四女子右承務郎蔣慶祖左奉議郎仲并右從政郎王直諒其婿也季未行君渾厚疏通于經術得其指歸與人交一子至誠未嘗用趨舍爲疏數緩急輕重厚薄也平居笑語啍啍若儒生于世事不經意者及變出非常鬪豺狼之口而奪之氣雖久臨方面而老于應變者不能爲人以是服君君自南劔歸條然自放于溪山之間日從諸子質問經義口未嘗掛除書雖暫出不旋踵而歸然享靜退清康之樂者二十餘年自渡江士大夫終始無媿少君比者十七年三月乙亥諸孤奉君葬宜興縣君山鄉紫花塢以石宜人耐與等來乞銘銘曰

德本于誠學本于經隱然振其家聲爲後學之師承遭變而得豺虺之情立談而弭一方之驚早休而與世無營享黃髮龐眉之齡所遺子孫者非滿籬也君之後其皆有成乎

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君墓誌銘

崇寧初余入太學爲諸生始識蘭溪江安中望其容粹然而溫聽其言款然而誠與之談經超然得其指歸及議論反覆確然莫可回奪也余于是定交焉自此間數年必一相從見于婺源于會稽而婺源爲最久紹興戊午余居吳興之長城與安中不相聞者三年一日其孤輒以狀來告曰六月壬午安中卒矣余爲位以哭曰嗟乎安中之材而止于是哉非予銘安中而誰歟君諱惇提安中其字也高祖澄以貴雄其鄉重功名省器識厚幣致四方賢者使與其子游數十年間諸孫登進士第者十餘人繇是蘭溪之江聞天下祖遜贈朝請郎父術以奉議郎致仕贈朝散大夫君少沈厚秀整長七尺美鬚眉閉門讀書不關世事游太學以俊偉稱大觀三年擢進士第調湖州司法參軍丁內艱築室墓左終喪而

歸授歙州司士曹事婺源令闕州以屬君縣居山谷間民喜訟凡令至皆謝病去君曰是不足與爲治耶蒞以至誠俗爲之變除鄞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居家會方臘之黨陷蘭溪求官吏甘心焉或執君以獻適用事者婺源人識君曰此吾邑江令君也其可殺耶趣釋之移處州麗水令增城俾于羣盜喋血之餘至今爲邑人所紀以功改宣教郎權衢州江山丞叛苗傅兵潰王師蹶之縣以不前知官吏皆遁去君攘袂曰賊趨間且得險攻之引日今追兵之機間不容髮爲州縣者當亟索所有迎餉奈何尺寸紙耶卽擴廩齋糧而前師賴以濟士大夫服其知變金人渡江傅崧卿爲防遏使君以客從時潰兵踵降州縣無見儲或請取諸民以給君不聽悉發封樁錢粟賦之所過無秋毫擾人乘輿還闕千里晏然君力爲多遷奉議郎通判宣州州承廢亂之後流冗係道君撫納有恩人爭圖君像事之會監察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詔求人材可用者大中具之至州察君而信首以君應詔遷承議郎詔詣行在所入對台旨除知處州遷朝奉郎未行卒年六十娶胡氏封安人二男一女

男曰軹曰鞞軹求君銘者也女未行君襟量冲夷與之游者未嘗見有喜怒之色爲文簡勁似其爲人平居退然不能言遇事剛決率出人意表又裁處悉得其宜故當多事時數以功顯甫中壽而歿用不極其材聞者惜之諸孤以紹興己未正月己酉葬君其縣龜阬之原其銘曰

古儒者學不虛出逢時迺發舒逮世龐異古初以儒名類闕疎反卿相出戲車嗟安中少凜如取儒科始一據屬民間去里閭曰予吏責在予起創殘已喟歎果邁追親帝居達雖晚出有旃謂功名當特書曾甲子不少餘孰君藏俯故廬學士藻識厥墟

朝散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建炎元年朝請大夫祕閣修撰王愈以書走虜陵屬其邑人汪藻曰愈不天不能事親先人棄諸孤將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德興縣靈湖之王塘惟先人束髮讀書立訓故爲後學宗抱能不施以不大振耀惟不肖孤材下不能嗣事使其名聲顯聞今旣返九原若不刻藏懼日遠日忘終泯泯無聞惟夫子賜之銘以寵綏其歿假



王氏無窮之休敢請藻曰噫是吾邑老成望其貌如東郭順子聽其言如仲長公理叩其學如皇甫士安者也銘其可辭君諱某字公權其先琅琊王氏晉渡江居江南訖唐廣明之亂有徙名數于婺源者于君爲九世祖以力田遺子孫至君大父始釋未爲儒家君兒時穎甚得書敏視若流游太學籍籍諸生間以父老丐歸從鄉舉州再上其名再不中父喪旣除卽慨然有高世意或勉之仕泣曰吾所爲汲汲者以親在也今親逝矣仕爲迺杜門息交著書數萬言言覈而理申要必自己出不借他人一詞愈用君學擢紹聖元年進士丙科調建昌令時江南荐饑縣無儲獨經廩厚藏吏守文不敢發君亟以書抵愈曰今活民而黜職也愈稟行之由是建昌之民居數千里流殍少間不知其無歲已而愈守信會賊方臘寇城危甚君素橐得白金數千兩間道資餉軍且戒之死聞者無不感奮以故兵焚殘十餘州惟信屹然無秋毫之失蓋君明于事機以成其子者類如此建中靖國初以進士久次得官不赴用愈恩累官朝散郎賜五品服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八十

有三曾祖某父某妻余氏封安人先公卒二男子其一愈也次曰慎孫六人德昭迪功郎餘尚幼而德昭前卒君居鄉博施兼客歲折券以爲常而與人未嘗校于治心養性皆得其要蓋不讀釋老之書而闡與之合古所謂耄期稱道者如君非也耶銘曰

晉之王姓兩族蕃至唐獨有琅琊孫公家江南乃其昆以學自表爲清門著書上與千古論材雖不施聞則尊遺子出仕乘朱轡葉膏旣沃還流根暮年章紱榮詔恩奄蛻壽骨歸丘原靈湖有阜如鵠窻君手自竈非承言我書其實要不煩刻著玄石期長存

主簿胡君墓誌銘

安定胡者君族姓也霖君濟者君字名也世家歙之婺源嘗得奉新主簿以歸者君爵里也曰順宜曰大明居鄉稱善人長者遺芳衍慶逮其子孫者君祖父也少孤能自樹立喜讀書屬文與其兄學四方要必自我起家雖祁寒劇暑不置者君志操也以賞長雄其鄉務交結賢士大夫間斥其餘趨人之急晚不樂試吏居家以甘旨奉其親者君行義也築亭館溪山之間藏書萬卷以

課子弟蒔花萬本以娛賓客一時臺閣之彥戚里之賢交口譽君以文紀其實至無慮數百篇者君能自適其適而有聞于世者也得年五十有三以政和二年某月甲子歿牖下者君之始終可攷而無媿者也曰清河張氏宜家媿德曰師禮師雄師愈巖然爲舉子之秀者君之嬪息也女一人爲進士張亨龍妻孫男女若曾孫合十人者君之後將大而無窮也六年冬十有二月某甲子卜其家百步曰西園之石者君之葬所年月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志義幾于兩得矣而孤師禮又能狀君之行實求銘于余以行世傳後其言皆合理應法此余所以爲之銘而不得辭者也銘曰

德人之生如玉粹然與珠琮璧交神享賢寧韞諸石輝山潤川孰能自珍君實有焉不受世琢獨完其天徜徉林廬匪輕匪軒喜事如俠遺神若仙俯仰一世歸安九泉繩繩諸郎駒駿雛鷓尚想來世幽光益傳其植墓檟清陰滿阡刻吾銘詩信必有年

判官程克一墓誌銘

公諱克一字貫之衢州開化人也曾祖壽祖昭考璣皆隱德不仕程氏之先見于詩書其後解散流行布滿南北各自爲族公之上世口相傳授以爲黃巢之亂自徽州之黃墩徙焉不知徽州之程何別也至公始推究本末譜而第之于是知其爲程忠莊公靈洗之後今其丘墓尚在也自黃墩之徙凡八世公之兄寵始以經學應書公與弟允若皆從受教焉三人相繼貢于鄉而允若以政和八年賜進士第未幾兄弟皆蚤世公歸然獨存公儀表魁碩語聲如鐘性厚重謹愨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鄰里鄉黨其弟沒于京師犯大寒奔走脩途取其匱以歸傷兄弟之蚤世凡所以卹養拊孤恩意周浹調膈裏外一無間言靖康建炎間盜起鄰境柝聲相聞人惴惴不自堅公糾合廬井以相保衛無敢後先訖賴以安平居言語確訥人以其可否爲輕重間有閱訟不能平者往往得公一語卽定蓋所以信服之者舊矣議者謂公祖考之積行兄弟之力學皆不克施意者其有待于公乎然且偃蹇不偶紹興八年乃以時奏名攷中乙等補京府助教年五十餘矣太夫人在堂公不忍舍去

求便于養以右迪功郎監西中嶽廟太夫人沒既卒喪  
迺調澧州軍事判官公不以老故自任而薄其官事無  
纖悉皆親之析疑發伏多出人意表于是又知公之敏  
于事也部使者仰其才符檄狎至不遑寧處公素有足  
疾至是寢劇十有九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官年六十有  
三既而命下以右承奉郎致仕娶江氏子男三人曰知  
訓知謙知誼女三人長歸進士劉翰次未纓孫三人越  
明年二月十有一日祔公于開化之某鄉裴源先塋之  
次嗚呼世所以望于公者已矣而曰或在其子孫乎雖  
然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公何憾  
焉公之兄子剛中幼鞠于公念無以報罔極之德則疏  
公之行事以來請余銘銘曰

開化之程其來自歛至公弟兄始事儒業公于其間天  
假之年謂將顯庸而又不然惟孝且友是亦爲政子孫  
其承所謂餘慶

左朝請郎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武  
成者四世而生世城世城生仲思仲思生升升于君爲

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  
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號東梅西  
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嗜  
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未幾稱治  
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君決之豪鄉氏橫里中挾貴  
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爲請不聽卒以法投  
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爲布衣交君至京師曰吾故  
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挽君置黨中會僚  
常瓌書詩屏間京疑瓌嫵已屬君求其跡且遷官君笑  
曰此市道也胡爲及我哉京不悅君亦拂衣去坐是不  
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盟袖所著書數千言來京  
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太常博士道阻不拜建炎中  
上問人材于近臣學士詹義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  
公彥言君可用詔用君爲建昌軍君小時銳功名既數  
罷歸意益怠頗治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及汲當  
國者數以人先君紓其期君不校也至紹興三年冬適  
五年矣一旦尙書符趣君行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  
變君及母妻皆死焉天下冤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

也驛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于是御史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囚于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爲陋于拊循繇是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選懦威權不張兵卒悍驕邀取無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羣入市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乃詔喪君爲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壻曰壻曰壻蚤卒壻郎軍亂失之壻以紹興五年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聞建昌難作余爲之變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餘里問建昌人君遇禍時曲折皆慟哭失聲

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彊致耶然則君雖遭奇禍而其亡爲不朽矣余方欲會萃其事私識之而壻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不可不銘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求其志之必行苟利及于茲世兮顧何爲于久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歷羊腸而靡辭兮敢前知于如仆皇揆余之忠信兮昇盱水之四封將鋤難其榛梗兮反殺身而覆宗民哀君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弔沈淵以斯文兮表我侯于世世

奉議郎知舒州曾君墓誌銘

紹興十年三月故人子曾協以書抵余曰惟先人棄諸孤有年惟不肯孤于窀穸事不敢緩今歲月逝矣所以詔後世者無傳焉願先人好友惟丈人存敢介伯父以請則又爲書一通錄君平生族出官闕行治授使者速余銘乃序而銘之君諱纁字元禮世家建昌南豐南豐之曾自國初聞天下蓋君之曾祖致堯事太宗真宗有大臣之言不克施以歿仕至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君之祖易占復以議論文章名世卒官太常博士有子六



人曰輩爲中書舍人神宗時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曰布相徽宗皇帝謚文肅曰肇終翰林學士謚文昭同時鼎峙爲名臣于是曾氏之名益彰徹于時士大夫以氏族名家皆出其下君文昭暮子也少警敏自以承父祖百年餘不痛自激昂無以紹厥世乃力學問爲詞章被服勤苦如寒生未冠試有司已能超出其輩類坐黨家子不得至京師著七志鷗鳥老酒二賦以自見文昭公見而奇之年三十餘始舉進士中其科調主應天府虞城明州鄞縣簿復陞阨久之當路有憐其才悼其屈者挽爲大晟府主簿非其好也出提舉兩浙河北京東路鹽香政梓州路常平皆不赴除京畿提舉學事言者猶指君黨家子免之得知太平州提舉兩浙鹽香又皆不赴選知高郵軍移末期年遭母克國夫人憂歸吳中至毗陵卒年四十一官止奉議郎時宣和五年四月五日也娶強氏資政殿學士文憲公之女克國夫人之姝生子五人曰德慎懔懔協懔迪功郎鎮江府金壇縣主簿慎承務郎懔懔皆未命皆後君數年卒協今爲右承務郎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君清修謹厚韶訖時已凝重不

可干見者無不敬異之及長嗜書得一書必手鈔口誦非得其甚解不已于春秋之學尤長平居終日寡言淡若與世無情者及處父母兄弟朋友之間則能爲人之所難文章簡古似其爲人議論衮衮挾其家數世敢言之氣必有爲而發不崇空言政和間余始識君文憲公厓上自是日相親每君文一篇出讀之若川增條達莫見其止余未嘗不愧嘆彌日以爲不可及也當是時人材盛矣君獨秀出其間自艱難以來典章文物委地昔之所謂人材者各以其所長班班見世取能名登顯仕而君墓上之木拱矣古人所謂人不可無年者如君非耶由是知君者莫不哀君君歿時協未勝衣今頽然爲舉子之秀乃能數百里求文識君墓人又莫不喜協之能紹君如君之紹其家者謂君有後而曾氏世不乏人者其在茲乎君墓在鎮江府丹徒縣丹徒鄉其葬也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嗟夫子兮志莫倫承奕世兮自發身佩明月兮冠切雲策堅良兮問要津八鸞奏兮步始陳忽中道兮柅厥輪成之艱兮意若勤復奪去兮疑大鈞君有後兮將益振

謂不信兮視此文

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趙公墓誌銘

公諱億字延之姓趙氏信安西安人趙氏自清獻公抃以直道危言事三帝事載國史天下遵仰之故五十餘年信安士大夫家無出趙氏右者清獻公二子長曰屺於潛令次曰帆太僕少卿贈銀青光祿大夫屺生霖帆生霖霖而清獻公歿及霖皆蚤世公霖子也元豐中清獻公以太子少保歸里第公始生爲嫡曾孫清獻公喜甚爲制名且字之用清獻公遺奏補郊社齋郎調海州懷仁尉縣瀕海多盜有王臯者十餘人未捕以公年少易之公布耳目立擒之他皆遁去改承務郎主少府監簿逾年遷國子出通判絳潤州丁祖母時氏憂卒喪除太僕寺主簿轉宗正寺丞司開封兵曹事京師大雪民饑公以府屬賦粟均平所活不勝計入尙書爲水部員外郎詔館大遼使客賜同上舍出身往返兩月餘錫服者再改兵部戶部復館高麗擢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爲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副使轉輸如期進右文殿修撰忤中貴人奪職主管江州太平觀俄廢于

家明年復朝奉大夫知萊州復直秘閣知明州尋悉還故職州有天童山爲浮屠居者數百年壞材以千萬計道士利其貲狼曰吾教以茲山名經今浮屠有之非是官當見還時靈素之黨居中道士張甚州縣莫敢牴牾公獨判其妄道士訴諸朝詔部使者按之不能易械道士于獄笞其背遣之其徒屏息人以爲難秩滿還朝得鎮江府會上皇南狩乞主管西京嵩山嵩福宮上至維揚除廣南東路轉運使至則求民疾苦上之如減劉氏丁米蠲潮州茶租分嶺南之選以杜詭梃之姦輟攝官之員以處落南之士又奏捕盜官凡得級若瘐死之人不爲賞識者趨之車駕幸永嘉募海舶百餘公先諸路至且徭人窺省地公得其主名治之皆手詔嘉賞召還知温州一月罷移漳州以疾請老從之既三年朝廷知公未衰起提舉台州崇道觀官命及門而卒年五十有五時紹興乙卯十二月丙申也殮之三月葬公于某鄉某原公四歲而孤外家奪母志屹然自立于齠髻之中旣長以通敏結人王之知出入臺省二十餘年積官至中大夫職至右文殿修撰贈其父至正議大夫亦可謂

有志矣公眉目如畫論奏詳明故金使造朝必以公充  
選自以公卿之後懼爲豪習所移兢兢濯磨平生無秋  
毫子弟之過奉身清約如寒士奉公謹嗇如私家嘗曰  
吾結髮至成人銀青之力也以所得之恩官其孫傳蓋  
公之可書者類如此先室江氏次室郭氏皆名族子二  
人曰蕃修職郎監南嶽廟曰莊通仕郎女一人嫁迪功  
郎何彬前卒藻少以姻黨從公游今髮白矣公之云亡  
銘莫宜藻會蕃以狀來請乃爲之銘曰

盛德之後子孫多材譬木萬丈棟桴條枚公生而孤表  
表自好材雖逢辰年不獲老遺子以約尙其似之納此  
幽刻無窮之詒

承議郎通判潤州累贈朝議大夫趙君墓誌銘

政和二年正月丁丑承議郎通判潤州趙君諱鈞臣字  
秉之年四十五卒于家宣和五年辛亥葬君開封府長  
垣縣呂村之原又二十四年當紹興十六年君之子奇  
爲朝請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以書屬其故人汪藻  
曰先人以文學行治有名崇寧大觀間不幸不得年以  
歿旣葬而衣冠南渡幽堂之銘未刻也惟先人平生所

以樹立者如此而無傳于後不肖孤懼焉敢以前著作  
郎王辟章所書行實一通累夫子惟夫子哀而賜之銘  
藻讀其書曰信藻與君生並世雖任之南北相去數千  
里不獲從君游然每至中朝必聞君名賢士大夫間今  
得刻君之藏幸矣君滑州韋城人其先世序繇遠至君  
之祖諱某始仕爲鳳州錄事參軍贈金紫光祿大夫生  
皇考諱偁元祐中嘗以河北轉運副使論黃河北流貯  
堤事名敢直言事載國史一時偉人如司馬溫公翰林  
蘇公兄弟皆手書慰勉卒官朝請大夫尙書吏部郎中  
贈正奉大夫君少讀書嗜古文恥以諸生訓詁之學干  
有司用父任爲楚州寶應縣主簿會令缺攝行令事有  
能名部使者莊公岳過之喜曰昔吾以州從事吏部公  
淮南觀典刑前後常恨不復見之今君能然吏部公不  
亡矣調監雍丘縣酒稅縣跨汴堤爲橋一夕火作闕閘  
中張甚或請斷橋以紓火怒君曰雍丘之爲邑以有此  
橋也今火未至而撤之萬有一夫叫呼于其間則此十  
萬餘家生靈成胡越矣幸勿遽請盡力除君憂卽冒鬱  
攸坐橋上相火所熾爲之區處頃之火熄而橋卒不毀

邑人德之崇寧初預增修承裕陵以勞遷宣德郎簽書  
常州判官廳公事未行御史察訪河北請君俱是行也  
事有關權倖者御史難之君曰御史坐臺猶許以風聞  
言事况專屬公何憚哉亦爲吾之所當爲者而已御史  
矍然曰公言是也乃其以其實歸報張幾仲帥高陽開  
幕府孫總志康王安中履道趙鼎臣承之霍安國子磐  
實從皆一時之望也一日幾仲謂君之弟承之曰今茲  
佐吾軍者得公等矣而付之民事未得其人也欲煩秉  
之重吾府可乎卽辟君知河間縣君感知己欣然就職  
而孜孜于民俗之所先每訟至庭率以片言面折其是  
非父老至相戒曰汝曹毋妄訴人今令君得人眉睫間  
不可欺也先是河北行夾錫錢而有司調民賣白金甚  
急居無何錢幣改議議者謂君錫錢積之官糞土耳其  
詔下民未周知也胡不白府豫以此錢貸爲買白金之  
費乎君愀然曰是罔民也吾曹而忍爲此哉言者語塞  
而去時大觀初也當是時朝廷方新法度信賞以勸從  
者而州縣吏至一歲屢遷其官君曰吾知道吾責而已  
多賞何爲蓋其用心皆如卻錫錢之議也官滿民遮道

不得去則相與守府門願復借君數年擢通判潤州未  
之官卒以奇故贈朝議大夫君平居澹然未嘗見喜愠  
之色與人交初若簡嚴旣久無不敬愛而思之家有田  
二頃親戚之貧者皆從君食歲以爲常至自奉則僅免  
飢寒不恤也官寶應時已聚書數千卷無日不觀歸則  
嚮衣衾載之以從有詩文百餘篇合爲三卷與承之齊  
名而友愛尤篤平居倡訓贈答若朋友然故君之卒承  
之哭之過時而哀娶劉氏封安仁縣君贈恭人四男一  
女男曰奕曰京曰奇曰亮奕通直郎主管登州鹽事與  
京亮皆前卒奇則大夫君也女適承事郎永靜軍司錄  
事韓承胄孫曰如圭曰如川曰疇而如圭如川亦前卒  
曾孫曰祖壽將仕郎大夫清修而文復有盛名于時而  
大夫之子如川資尤篤敏年二十餘以右迪功郎取進  
士高第未及策試于庭而卒士大夫惜之嗚呼君家其  
世有人乎君雖不得年不用于時而所以遺子孫者無  
窮矣銘曰

先生讀書惟古求悼世俗學非其流伯埴仲箴天北陬  
台爲雅頌來中州一官所至民挽留忽棄華屋歸山丘



厥波之餘子則收彼壽而達誰吾優窆于異縣龜告猶耳孫世世祠春秋

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墓誌銘

紹興八年正月癸卯左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卒于家其孤及祖以公治命用其年三月丁酉葬公宜興縣篠嶺之原既葬議不可無銘乃以丹陽邵彪之狀來請曰蔣氏出周公之子伯齡封于蔣而子孫因以爲氏後其地并于楚遷齊之樂安漢光武時有以功封山亭侯者山亭在今陽羨滬湖西故蔣氏世爲常州宜興人公諱瑒字夢錫以贈太傅諱九臯者爲曾祖贈太師諱滂者爲祖而觀文殿學士贈太師魏國公諱之奇之子子也公少穎悟方總角時魏公與羣從讀釋氏書論淤泥蓮華之義公從旁請曰非孟子所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者耶魏公大驚問疇復類此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是也魏公繇此愛異之元豐初太學成四方之士來集公甫冠提所著書入焉有司試其文爲諸生第一遂知名于世魏公欲任以官以非其志固辭魏公莫能奪也擢元祐三年進士第調壽州司戶參

軍魏公帥熙河奏爲書寫機宜文字夏人來議疆事命公館之敵以重兵屯竝塞山谷問使者援例期必得公陳禍福與相撐距敵爲訕服不敢言魏公召罷爲保寧鎮南兩軍節度推官不以秩卑故于事有所怠忽當路交薦改宣德郎大臣言經術通明除太學錄魏公請外出爲發運司管勾文字官丐閒便親得監兗州東嶽廟魏公薨服竟乞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尋通判廬州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未至改著作佐郎言日歷爲信史根本今時政起居注先送兩省官恐不時頒因循放逸乞徑付館分課責其成功詔特從之人以爲知體逾年召對問魏公事甚詳公歷敘始終占奏華敏有言動聽卽日除尚書主客員外郎徙兵部升郎中坐曹四載怡然無留滯之歎遷鴻臚少卿丁內艱終制除光祿卿居亡何擢大司樂時用魏漢津樂以中貴人梁師成兼領師成挾恩怙權人莫敢忤會欲增舞佾而三倍之公顯斥其非且樂工募市人猥冗非所以奉天地宗廟請一切沙汰從之師成怒不主己語有侵公者公曰一代禮文當質之經師成曰僕不讀書愚抵此公不爲動而深銜

之日求所以傷公久之無所得于是宰相之權熏灼中外公未嘗一至其門他日擬官以公名進或問其故曰人望也用之得人然亦不果遷繼此當國者數欲挽公爲助公毅然不與之合人以爲難會收復燕雲羣臣上尊號或謂庶官之長當爲羣臣先公曰裕陵嘗御徽稱爲萬世法上躬行之是也奈何縱諛以虧盛德乎卒報罷如公言一旦如有不樂者力祈補外得徽猷閣待制知宣州未陞辭間改興仁府府有戍卒其將鄒迪不能制軍卒王靖以衆殺迪于庭官吏駭散公聞卽出慰撫號令詳明徐遣親兵躡之悉擒無所脫卽手檄開示大信以靖其餘是日興仁微公幾大亂初興仁俗慎枝難治公不忍威制而寬撫之時以爲仁至是變起倉卒人皆褻氣公獨坐閣決事如平時而得羣兇于談笑間人更服其勇歲終求罷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奉祠數年遂抗章請老旣得請淡然而世相忘遭金渡江生涯焚剽乃退居無錫西山之麓結廬終焉杖屨婆娑泉石間如是者七年不厭卒年七十六手書遺奏使其子上的書無一字欬傾亦無一語及私者人歎其忠階自宣德郎

十一遷爲大中大夫爵宜興縣子食邑五百戶妻沈氏有賢操封令人先卒十五年子五人康祖承務卽知饒州永平監寧祖左朝奉大夫致仕益祖文林郎東平府刑曹掾及祖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慶祖承務卽而康祖寧祖亦前卒慶祖陷敵中孫七人曰華曰縈曰芾登仕郎曰荀曰著曰莊將仕郎曰芹公莊重清修而資長者治官居家皆有法度與人交終始如一趨人之急甚于關身魏公釋位而歸日娛侍膝下不忍須臾去側泊服喪以孝聞太夫人春秋高飲食起居湯熨必躬調護逮卒幾不勝喪性嗜書每挾之與俱雖耄老疾病流離未嘗一日廢遭喪亂失故居并其本業亡之未嘗介意獨以書復完爲喜文典雅而尤長于詩所賦幾千篇有梁溪集百卷讀之知得于聖人之學深也嘗謂周衰數千載士大夫無慮數百家鮮有不失其傳與其始之所以氏者獨蔣氏班班可譜無世無人宋興太尉堂始用儒術致身華近爲嘉祐名臣魏公以從子繼之歷四朝四十餘載遂秉機政功業文章碩大光明載于國史公復躬清厚之德完節而終公子五人又俱力學登

進士第膺館閣師儒之選者接踵于時皆申申孝謹篤于名教如漢萬石君之家而文采過之言東南家法之盛未有能先之者也是宜爲銘銘曰

魯別子六蔣爲始分太尉旣顯樂安乃聞惟時魏公以道事君出入四紀有勞有勲誰其似之公則有文惟始秀發蔚如興雲躋于禁巖以屏輔軍遂返丘壑超然莫羣天胡已之帝閔厥勤坐訖眉壽初無戚欣詩書傳家旣久益芬刻此立石寘之幽垠萬古勿毀德人之墳

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誌銘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爲流俗由是名節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爲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興諸生任中執法獨信其所學爲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緘嘿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

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漢時有封義興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爲金壇人曾祖鄂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羣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八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鬪公初至訟全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蒙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初詔天下興學以公爲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丁光祿憂服除爲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特詔原廟立僖祖殿工旣畢言者以爲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之敢廢也今旣奉安祭告矣奈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議復故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爲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旣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

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能惟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爲向背者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爲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惟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爲中傷計此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瓦木塗墍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于自奉與土階卑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旣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卽以公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古之人君子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爲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于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戢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昨童貫首隲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多不可以人而廢公徐曰楊戢何功帝曰自朕卽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觖望若夫攀緣輾轉人人

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爲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興水利王安石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于爵賞較秋毫如此況節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戢之命已行當爲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當遵守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倅率請建墳寺及殭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卽降詔禁止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祕書丞公言良嗣降敵狂妄不宜出入禁中後良嗣果敗莫州守貳更告訐付公治守李釜雅爲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壻也帝怒甚釜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冤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役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于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往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卽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爲勞民費財尙虛名虧實效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更卿于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爲大臣沮格識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出詔之才求之無所得懼辭窮且得罪卽督州縣發民畝水鑿山



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狀上大  
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十  
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不爲不足殫  
財力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  
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界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惕  
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興作乞重寘之法帝不從公臥  
家待罪詔起之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  
官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吏部四選事  
素繁猥其長率怠于省治吏得緣茲爲姦公晨入坐曹  
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參稽律令可否立疏于籍第而  
行之事以無壅銓曹爲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兼官衆  
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蔡州  
請投閒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  
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尚書  
召兼資善堂翊善公再至京師願同列皆新進少年益  
不合日求去會敵騎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  
同列上章乞遷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旣解嚴天子  
命公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

帝貶貫環衛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  
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  
爲慮淵聖皇帝喜賜縑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于淮陰  
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問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  
廷正典刑惟陛下財幸上皇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  
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開  
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  
兵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遷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  
某甲子卒于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  
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  
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  
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該右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  
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事郎惠安尉王悅次尚幼  
孫四人臺卿右承事郎和卿冲卿元卿右承務郎公資  
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以游辭僞色  
借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爲苟合雖人主盛  
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論薦皆一時  
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

藏于家其爲文一本經術無益于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似其爲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昫以左朝散郎許德之之狀來請銘藻嘗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爲輕重士君子一志于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正素定不與世推移者方公在朝廷時搢紳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啓迪人主爲心搜逆鱗批大郤聞者爲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子間泊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躡或以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之所立豈偶然者哉藻服膺公門知公爲最詳實諸孤又以禮請敢不敘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衰所關在昔祖宗政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靡人因世移安得剛者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爲鳳麟心則金石見義而作直言靡思觀者爲栗未嘗少卑坐茲寡諧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柅間關異州不在其位莫如我憂闔棺海山因空其域後人懷公視此

銘刻

浮溪集卷二十七

浮溪集卷二十八

宋 汪 藻 撰

誌銘

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

紹興五年十月戊辰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卒于信州明年五月丙申卽其州之南七里上饒鄉葬焉將葬其孤惇以吳興劉一止之狀屬公故人汪藻而告曰先人以文章議論政事行世三十餘年卒不克大施以歿葬而不得傳信之辭納之壙中猶不葬惟夫子幸賜之銘藻謝非其人不可則書而系以銘公諱紆字公衮世家撫之南豐尙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致堯之曾孫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之孫而丞相文肅公布之第四子也母曰魯國夫人魏氏公少穎悟天資旣高又受學于賢父母當是時文肅公爲天子守邊不暇朝夕畱專以魯國爲師年十三伯父南豐先生掣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文肅公任爲承務郎學士鄧潤甫尙書彭汝礪與語大奇之舉賢良方正科上其文公車會科廢而止建中靖國元年文肅公爲二

后山園陵使用故事辟公以從事已左丞相韓儀公欲擢公館閣公白文肅公力辭下除太僕寺主簿一時名士賢者皆願見之于是左司諫江公墜累數百言薦公不敢以宰相子爲嫌文肅公免相言者指公嘗夜過韓儀公家議復瑤華事且受父客金請付吏當國者用呂嘉問尹京典詔獄嘉問熙寧中與文肅公議法爲敵者也鍛鍊半年無所得詔自中竄永州入元祐黨籍會赦移和州又會赦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文肅公歿執喪以孝聞服除調監南京河南稅改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宣城江溢沒數千家公白守曰饑而賑貸法也然廩非部使者不可發今事急矣請船粟以哺垂死之民守曰如三尺何公曰紆常平主管官也有罪當坐之卽發廩自言部使者嘉而不問除通判鎮江府會淮南漕渠不通泗楚州連數守罷發運使陳亨伯密奏選公知楚州公因荒政役饑民渠通而民活者不可勝計以功加直祕閣與部使者論事不合移秀州州歲比版圖前此吏高下其手民患苦之公委僚屬降登不使吏預其間吏怨公入骨則爲書以搖衆人人自危公立焚其

書州以無事還朝除蔡河撥發未幾提舉京畿常平改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陞副使罷歸得主管南京鴻慶宮屏居湖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勤王檄至湖州守梁端會士大夫謀之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間數日苗傳來取兵公請端械繫使者毋令還當是時徵公幾殆上反正御史中丞張守白發其忠除直顯謨閣且召見之公曰守臣在也吾何爲者辭不行然上雅知公名明年六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九月移兩浙路于是大軍屯江上求索無涯公隨給之猶不滿意狼籍公牒公度不可留引嫌自言復還江南東路先是盜孫誠等暴誘屬邑一方騷然公作聖旨招安單舸見之諭以禍福誠等望風迎拜上書歸矯制罪天子賢而釋之未幾隆祐皇后崩參知政事李回爲監護使辟公修奉議者欲稱園陵公曰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附此特憤宮耳當先正名朝廷用其言聞者服其知體再請宮祠提舉亳州明道宮甫兩月起知撫州鋤治彊梗民畏懷之逾年以鄉郡自陳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明年九月除司農少

卿改福建路提點刑獄明年二月進直寶文閣詔齋文肅公正論手書赴闕中道除知信州尋移衢州未之官卒春秋六十有三公才高而識明博極書史始以通知古今裨贊左右爲家賢子弟中以文章翰墨風流醞藉爲時勝流晚以精明強力見事風生爲國能吏雖低徊外補位不至公卿而所交皆一時英豪世之言人物者必以公一二數公之謫永州也黃庭堅魯直過焉得公詩讀而愛之手書于扇公之叔父肇不妄許可人嘗曰文章得天才當省學問之半吾文力學至此耳吾家阿紆所得超然未易量也故公詩文每出人爭誦之又篆隸行草沈著痛快得古人用筆意江南大勝豐碑率公爲之觀者忘去文肅公薨于謫籍公不敢求爲碑銘獨取平時奏對之辭會萃之如辯明宣仁誣謗等事名曰朝正論藏于家不敢出者二十餘年靖康中始傳猶有爪目者公不之恤也公襟韻夷粹與人交洞見肺肝談笑多聞坐客皆屈聞人緩急若拯救焚溺然忘其身奔趨之雖蹈傾危不悔于理財尤得其要所臨沛然未嘗有不足之歎或有疑而問焉者公曰吾豈一毫取民哉



第當輸者人不能欺常賦自有餘耳初文肅公歿于南徐于是公客信者數年不克歸葬而葬其所以令人王氏附令人祕閣校勘安國之女先公卒四年子三人曰惇右奉議郎通判洪州曰忻右從事即臨安府司法參軍曰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王銍銘曰

惟曾顯融開迹南豐密國之裔以儒鼎峙文肅獨壽相帝初元公雖承家再振厥華與時卷舒行三紀餘才大不酬老于一州植我墓楨龜峯之下遙望蒜山而不東還

譚章墓誌銘

長沙有隱君子行義如古人生子爲國忠臣饗耆齡而終曰右朝奉大夫致仕譚君諱章字煥之其先衡陽人四世祖徙家洞庭過長沙昭潭而愛之因家焉曾祖裕祖暎父盛三世居鄉稱善人長者盛用子恩贈朝議大夫君隱居昭潭六十餘年專以求志爲事孝于親誠于物視聽起居必依于禮故修之身而家齊家齊而人化其德平居讀書大而六經小而諸子百家與夫天文地

理星歷山經釋老氏之學無不周覽而求其義之所歸不爲諸生循誦習傳而已故歷代治亂興衰之所由人材善惡忠邪之所判祖宗以來因革罷行之所紀悉貫穿商權魯壘牙頰間稠人廣衆縱談極辯聽者忘倦傾其坐人發爲詩文高古精深根于義理無補于世者未嘗落筆于是方數百里間有識者君教之使學有材者君養之使成不能仰事俯育者君振之使給所施之博至不可勝計鄰里之訟有不能決者不之官府而之君人尊仰之甚于父兄有老人黃升貸君錢百萬行而遇盜盡亡之歸謝于君君曰幾累吾故人今生還幸矣尙何言升感之爲文紀其事君少時儻敏人莫能及爲文立成視取科第若摘髭拾芥然一旦以親老不可遠遊盡以所得之學付其子弟由是弟申子世勸皆擢進士第顯于時中遭靖康之變君慟哭一目爲喪明時世勸爲尚書禮部侍郎數以書勉其忠義故世勸當僭偽時力起之不從至不食幽憤而死朝廷嘉之贈延康殿學士訃聞君歎曰吾子得死所矣不勝父子之情者一己之私也爲國盡節死者天下之公也吾安得捨此取彼

哉昔蘭相如廉頗死向千載凜凜然尚有生氣曹瑜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原下人重輕知所處矣吾何恨哉乃雪涕欣然自慶不復戚戚于懷後延康之歿十有八年壽八十六無疾而終寔紹興十四年四月某甲子也君以世勤恩累封至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妻龔氏亦儒家女有賢行封宜人前君卒子二人曰世勤延康君也曰世南未冠而夭女一人適進士胡擴孫二人曰知古右承事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早卒曰知默右宣義郎守太府寺丞曾孫四人曰式祖曰述祖曰企祖曰昭祖式祖將仕郎君卒之若干日得十月甲申合葬君于其縣潭子岡龔宜人之墓銘曰

衡山峻極連瀟湘中有君子潛德光閉闕求志聞四方羣書萬卷胷次藏上談羲農下漢唐諸儒結舌莫敢當遭時天地紛低昂有子夙在人主旁浩然之氣大且剛節義凜凜明秋霜殺身成仁聖所臧慶門萬古傳芬芳天相吉人宜壽康龐眉歲舉春酒觴歸安窀穸安川之陽潭流要與茲川長

詹太和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知虔州詹君諱太和字甄老曾祖瑀祖誠父時世爲嚴州遂安人時以君故贈朝請大夫君擢政和八年進士第官自迪功郎八遷爲左朝請大夫職自直秘閣再遷爲顯謨閣嘗歷眞州揚子縣尉監泗州糧料院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尙書水部員外郎淮南南路轉運使知江虔撫三州再知虔州以歿君年十八秀出其鄉有司以君應詔後數年解褐調揚子尉揚子瀕江雅多盜君能得名捕者十餘人改承務郎以母憂歸里中會方臘起清谿方千里皆震君家距清谿不百里里豪余熙者欲連衆應賊君挺身見熙熙嚴兵待之幾不得脫君無懼色徐以禍福譬之熙矍然悟願併力討臘君爲徒步越境見熙于官軍表其忠以徇當是時承平久賊振臂一呼州縣皆沒朝廷意嚴民皆盜欲蕩平之得君書乃已君因率諸豪道官軍徑趨賊巢擒臘以獻是役也嚴民微君幾不免幕府上功拜熙武義大夫并官其民百餘人而君止授宣教耶衆恨待君薄君笑而不言以會課轉奉議承議郎淵聖登極轉朝奉郎上皇幸東南事出非常泗州當孔道

守臣皆惶恐稱病君以監糧料院領州事一日行宮闕  
白士卒若送文書如京師者悉還之且毋給其廩官吏  
莫知所從君請白之朝衆持不可君乃自爲奏聞道蠟  
書以聞朝廷嘉其敏錄付行宮上皇爲之切責左右或  
譖君小臣離間當誅上皇曰彼尊朝廷也何罪君由是  
知名先是契丹歸我之人分隸諸州朝廷用議者將悉  
還之君曰敵以此曹叛己口須其至甘心奈何使之趨  
死愚謂不若留爲腹心便從之後契丹入見君揚州羅  
拜馬前以泣曰非君吾屬無類矣右丞李公宣撫河東  
辟君爲屬未行朝廷欲奪君使金君謝不能今丞相秦  
公爲御史中丞謂君曰今國難如巨石蔽天而下壯士  
試出力當之或百萬生靈可活此何時而君辭難乎君  
感其言惶恐聽命會兵部尚書王雲使還以不及期而  
止遂從宣撫使出關見李公明日請辭李公愕然問其  
故君曰太和寒士宣撫不知其不可收之必以太和爲  
有補秋毫今候三日始見見與客俱宣撫不問客亦無  
關白者何以留爲李公改容謝與語大奇之宣撫罷歸  
遂安道除尚書水部員外郎歸未及家邑人倪從度亂

浙西騷然人皆推君浙西帥葉公因請于朝君爲斬內  
應者五十餘人且塞其餉道賊卽日降時上在維揚得  
奏良悅進君朝請郎趣之還省轉朝奉朝散大夫了外  
艱詔起爲直秘閣淮南路轉運使樞密張公使川陝亦  
辟君以從皆不應終喪卽慨然請老時年未四十也士  
大夫莫不高之居數年以廉直爲鄉人之平而與尉曹  
鋤其強梗難治者一邑爲清紹興六年給事中呂祉等  
薦君可用詔復故官詣行在所君猶不應久之過臨安  
見留守呂丞相謂坐客曰諸君識詹直閣乎天下奇士  
頤浩不及也時有飯蔬惑衆者君亟請除之未數日果  
有以此謀亂者丞相太息曰君可謂有先見之明矣其  
策慮過人類此樞密張公爲相以君見上君首陳強兵  
選將之說上深以爲然時方議遷都集近臣于前各以  
意對上曰朕欲以詹太和守九江如何衆雜然曰善遂  
知江州先是諸將部曲往來九江者率爲姦利莫敢問  
有王璋者尤專恣民厭苦之君械致諸獄自是過九江  
者莫能犯治最聞擢直顯謨閣知虔州賊黃細三等暴  
甚君欲誘降之提點刑獄趙煥規以爲功督兵往捕君

爭不能得果大敗而還詔罷漢專諉君君示以威信平其尤劇者二十餘輩渠魁皆生致馘下于是汀吉循梅數州皆倚君爲重轉朝請大夫移撫州到官擴廩濟饑民所活以萬計召對復知虔州又召對卒于臨安客舍年四十八時紹興十年十月癸未也君剛勇高明見事立行未嘗猶豫故所向有功而居官皆可紀方朝廷多事君未嘗不在選中議者謂少假之年其施設何如也君娶陳氏封宜人生一男二女男東之將仕郎女適進士汪暹次甫數歲東之將以紹興十一年九月某甲子葬君于其縣霞山之北以君兄左中奉大夫直秘閣至之狀來請銘藻與直閣同年進士也銘曰

人之才能患無位以施得其施矣患不逢其時君班內朝持節而使剖符而守位不爲卑以應變之長投功名之會又得時以爲十年之間所成就者如此亦少發胃中之奇曾未及中壽而歿此識與不識皆爲君悲君之可書者多矣姑掇其大者而志之予以伸君未卒之志而慰後人之思

安人汪氏墓誌銘

安人汪氏世家新安余伯兄大中大夫榮之女也爲邑人武節郎俞積之妻武節之父曰鞏字彥升知書喜事從一時賢士大夫遊如不及以大中長者尤歸心焉請安人爲其子婦安人入俞氏無幾何時而舅姑皆歿家累千金安人資警敏輔佐其夫奉蒸嘗持門戶有健丈夫所不能爲者而武節安人之年未冠未笄也不數年間闈之內外繩繩秩秩然賢于彥升無恙時乃勉武節于學使與勝己者周旋客至安人舉中饋之職酒榖聲伎之奉咄嗟如其所須必樂飲極歡而罷由是武節三十年間無秋毫不滿意者以安人之賢也武節藝成再以名上禮部不報得武功爵而後歸安人相敬如賓交遊日廣再錫命書封曰安人仍賜冠帔武節先安人十五年歿安人撫其孤恩意周盡雖鄰里族姻莫知非其所生當是時安人母兄全州府君老矣安人奉之如父歲時溫清禮無違者既卒哭之過時而哀言及輒辟與涕俱凡父黨天黨無親疏小大稱其力調護之一以至誠始終無少異安人以紹興十八年八月某甲子遇微疾終于家得年六十有九一邑之人講聞安人之賢者



莫不爲之嘆息曾祖諱某尙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  
祖諱某奉議郎贈少傅子三人曰允中承節郎徽州縣  
縣尉前卒曰允若登仕郎曰允恭未仕孫男女合若干  
人男曰某曰某尙幼女適迪功郎饒州府鄱陽縣東尉  
徐琰十九年某月某甲子允若允恭奉安人之匱合葬  
于婺源縣何村武節之墓銘曰  
家邈而盈莫見其缺也子孚而成莫見其別也以未亡  
之身屹然立俞氏之門曰女之烈而非婦之哲也

孺人晁氏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八月姨母之孫孫鎮元樸以書抵余曰吾  
婦晁氏稟和于天承庥于大族受訓于賢父母其端柔  
明莊類非世間女子所及故吾母得之而知天下之有  
賢婦吾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良配蓋吾妻奉吾母與所  
以事吾者無秋毫不用其至今不幸死矣吾母悼之至  
不能獨存而棄吾之養吾方哀吾母不暇他哀而念吾  
妻常戚戚于中而不能已也君其爲我書其生平以泄  
其思并授其家爵里一通云云孺人出濟北諸晁尙書  
虞部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仲冬之曾孫朝敬郎致仕

贈大夫端知之孫而右朝請大夫提舉兩浙市舶賁之  
之女也初提舉止一女與宜人程氏愛之尤篤常撫而  
示族姻曰此闈房之秀也孰能當吾女者乎時元樸好  
學清修名聲藉藉士大夫間事母夫人孝求所以奉溫  
清者聞晁氏女佳乃往聘焉提舉曰是上饒孫令耶吾  
知之久矣茲可依也以女與孫氏家素貧孺人安之無  
不足之色與元樸相敬如賓從元樸官湖南無何遇疾  
疾之三日謂其保母曰吾且死不得終吾姑之養矣琅  
然誦佛書而絕無一字差得年二十一時紹興十年十  
月某甲子也孺人得疾保母欲呼巫覡禳禱孺人遽止  
之曰吾夫得祿奉旨甘耳奈何以兒故他費平旣卒元  
樸聞之慟曰姆獨不素告我乎蓋其不能忘者大率如  
此元樸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孺人之喪葬于饒州餘干  
縣斛塘之原從吉卜也元樸嘗爲上饒令有績今爲左  
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云銘曰

安人王氏墓誌銘

承也厚而得也多不爲松柏而爲薜也嘻其奈何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絲以兵

部員外郎事昭陵爲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請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亡諸幼累累肩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爲收育撫攜甚于己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髻者冠髻者笄交手授姑退立堂下朝奉旣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于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泊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關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烹庖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聞問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旣興于學矣安人間于盥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疑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祿二十餘年愷于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卽致家政于其婦終日

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泊屬續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尙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杜璟孫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忱愷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于宣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爲最久乃再拜敘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于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繫族之慶安人方處母訓則爭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寶謁婦趨出房醴載咸列退眎諸寢洗然執經孰成其親有子在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厚矣報疑未醺豈無後人尙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詞于幽窀穸之始

### 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營丘人父師敏卒官太僕寺丞母趙氏丞相

清憲公挺之之女爲同郡從事郎晉江縣令張君諱應辰之妻中奉大夫諱純之子婦中奉寺丞同里閔相好也兩家子弟日過從寺丞與趙夫人賢晉江之爲故夫人甫十八歸于張氏夫人智識明辨有賢士大夫所不能及者靖康末山東亂士大夫流離率驚田宅去鄉里或請于夫人夫人曰舅姑在遠而我驚其本業可乎且謂吾夫何不如聽之晉江聞之喜曰真吾妻也晉江爲萊州推官一日其守出夫人自牖闔之謂晉江曰人不忌其上鮮不爲患者今卒囑矣盍白守爲備乎守不聽數日而亂作亂定人悉翫安不能去夫人獨曰是不可留也晉江以中奉在商於道阻不通議所向夫人曰東南天子在焉尚何問遂渡江居金陵不旋踵萊州陷仕族無脫者已而過湖湘向商於中途遇盜囊衣一空夫人夜取敝衣紉縫爲之達旦不寐未旬日舉家衣履皆完其共艱難如此晉江屬疾藥非夫人所嘗不進泊歿有欲以購秘之羸諱生者夫人正色卻之曰于窻空無憾足矣此何爲者哉既葬四壁蕭然人皆以非晉江之清無以見夫人之賢然自是家益窶空夫人奉養益薄

諸子有愛色夫人語之曰而祖而父以廉居官以貧爲樂吾習而安焉汝等忘先人之訓雖日致四方之珍吾不樂也平時勉諸子以學戒諸女以順于是婚嫁甫畢而夫人病矣紹興十八年十一月癸巳卒于其子棟之官舍得年五十有五子五人曰林右從政郎南州劍浦縣丞曰材右迪功郎湖州司理參軍曰棟右迪功郎泉州司戶參軍曰堃未仕女二人長嫁宣教郎趙善究前卒次嫁右迪功郎向士哲孫男女合十三人以卒之十六日戊申合葬于晉江之墓銘曰

嗟夫人出華胄資敏明自其幼適名家媿廉茂遭百罹謀必售脫危機如夙授老而從甘儉陋子詵詵咸孝秀各以能爲親壽方燕安饗遐祐曷傾之人莫究窆閩山耐夫右尚旋歸昌厥後

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氏新安郡人爲同郡崔光弼少李妻年五十七以政和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廣州其子灋卿之官舍明年十二月壬申灋卿護喪歸葬郡之長南三十里承豐鄉鸞坑原始敘夫人之行實求子銘夫人之先世

以力田爲家居鄉稱善人長者未嘗出而求仕其父瀚始以貲交結賢士大夫名有器識所爲多可紀一時衣冠喜從之遊夫人生而豐端奇穎瀚教以詩書筆墨而黜女工居無何夫人于筆墨女工皆善諸豪爭聘之瀚笑曰吾有一女愛甚于男所不足者非財也何至與兒曹爲偶立謝聘者會少李蚤孤以身歸其伯父駕部君至新安而駕部以前死留不得去瀚一見喜曰吾閨人多矣無如崔君者必以爲婿父老諫曰君求婿久矣今妄得一遊士初昧平生獨奈何予之女瀚曰吾極知崔君人材足依毋多言歸夫人崔氏厚以金糴田宅畀之故少李從學四方二十餘年未嘗以家事關心而歲時烝嘗慶弔晨昏飲食起居于流寓中孑然自表白崔氏之門者皆夫人力也及少李兩薦有司不報倦游而歸夫人益傾貲供賓客費日進諸子于學歲晚或幾于不足人以爲憂而夫人處之自如逮崇寧初天子新學校法次子耀卿以文學知名中進士科爲廬州州學教授廣南東路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奉夫人以行人謂且享于報而夫人卒矣距少李卒之八年也夫人資寬厚

孝子親順于夫慈于子睦于宗族而仁于僮使靜專婉變無一不宜晚喜釋氏書薰被精甚或日一食門內之治絕不經意間用聲樂自娛若淡然于世無情者子四人曰櫟曰耀卿曰夏卿曰真卿皆力學如夫人教女三人適進士汪某李天賦汪文鳴呼夫人始嬪崔氏而亢其宗晚從子養而遺其累終始皆合于義是宜爲銘銘曰

吳國夫人陳氏墓誌銘

丞相彭城郡徐公處仁之夫人陳氏以宣和五年正月己卯薨于北都公府之正寢越三年彭城公薨又明年得建炎二年七月甲申其子康度奉公夫人之匱合葬于吳興卞山之陽夫人世家嚴州朝散郎知楚州向之女向父逸卒官奉議郎楚州以進士起家爲開封令有能名未滿歲奏圖空者三神宗以爲材將用之擢尙書



度支員外郎永裕陵建以本曹兼京西轉運使出奉祀江西徙楚州而終翰林學士沈括識其墓夫人生有奇相眇瞻舉措必端奉議君奇之謂楚州曰此兒喜怒未嘗形言笑不妄發使男也吾家其興乎甫筭歸丞相彭城公時公貧甚幾無以爲家一日楚州持節過睢陽盛車服遣女夫人廟見徐氏乃在窮巷中破屋數楹太夫人坐堂上旁無扶持夫人奉盥饋堂下如儀楚州恐不堪其憂使人察之宴如也已而斥賣嫁時衣被盤悅以太夫人之命訪族姻之貧者而賑之人人咨嗟以爲不可及丞相爲齊州掾月俸不滿萬錢惟太夫人甘脆是奉夫人帥家人食粥無難色丞相預政封安定郡夫人政和末丞相自徐州朝京師一時眷禮羣臣莫望夫人曰上恩固非常然寵盈之戒古人所謹不可不思也每奏事歸必問見上安所陳上開納否嘗詔丞相病已無下拜當是時蔡魯公耄老徒損拜數而不得免焉或以是爲公榮夫人愀然曰忌者至矣其能久乎未幾果坐讒出知揚州其先見如此夫人事姑孝教子義週僮使有恩敬夫如賓治家如官府丞相曰吾平生以直道事

君取顛蹟屢矣而未嘗置欣戚胸中者緊室家是助諸子曰使我學成而不墮其家聲者惟吾母之訓性通悟于出世間法得其指歸疾病精爽如平時謝暨巫不問屬續之夕猶起坐若有所言于死生蓋超然者薨年五十四歷封溫福陳吳四國夫人子五人曰庚擢進士第仕至宣教郎直秘閣管勾亳州明道宮曰廉曰庾承務郎皆前卒曰康今爲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常平曰度爲左宣教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孫男女合十人男曰延老曰同老右承務郎女適湖口王簿姚溥麗水主簿王怡右承事郎毛仵餘未行初楚州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宿陳留僧舍夜聞垣外洶洶人聲起而燭之積骸蔽野于是奏乞官地瘞之得骸八萬計雖位不滿德其後寢微而慶鍾夫人作配名宰疏封大國始終安榮後楚州之孫有以丞相之恩入官者人以爲積德之報

銘曰

媯出舜後胡公始侯以國氏陳晚聞太丘夫人之先南土是宅英英度支位止那伯德厚而躡于償不宜集于夫人莫貴與夷厥初來嬪儀則多有卽安窮空以服箕

帝朝夕警戒輔成公躬燕及羣息亦云似公卞山之陽  
維水瀾瀾與公同藏千歲之始

令人施氏墓誌銘

令人毗陵施氏朝奉郎知臨安軍贈少師諱辨之子贈  
殿中丞諱洵之孫歸同郡孫氏爲朝請郎致仕贈中奉  
大夫諱庭臣之繼室以夫封縣君者二以子封宜人恭  
人令人者三以年賜冠帔者一羣從同居五世合庖二  
千指男女十五人孫若曾孫立孫六十餘人壽九十四  
東南士大夫治家教子以令人爲法其壽考康寧子孫  
蕃衍閨門雍睦兼諸福有之則自宋興二百年間如令  
人者殆一二見也令人在父母家卽以孝友聰明聞年  
七十適胡氏逾年而薨會中奉求繼室徧國中莫如令  
人之賢少師亦以非中奉無足當令人者乃彊奪其志  
歸之令人入孫氏及其姑廣陵郡君劉氏之養廣陵性  
高嚴少降接獨令人怡聲氣奉之凡歲時祭祀率諸姒  
與其諸婦夙興昃滌濯惟謹美截菹鬻非手烹調之不  
薦廣陵微疾自官居數百里晨夜馳省之廣陵喜其誠  
恨得令人之晚也中奉元配王氏有子數人令人專其

家政六十八年養生送死冠婚賓祭之用尊卑長幼之  
序皆有成規非其財一毫不私也計歲之贏則儲之以  
待族姻之不足者予取予求不少厭寧衣澣濯無所擇  
于是族姪孫外姻孤甥若孫甥與賓客之女受其嫁遣  
者十一人專以勤儉孝謹爲訓上下化之入其門茲誦  
相聞恂恂然如在庠序幹蠱相先整整然如在官府令  
人少喜讀書老而不衰六經孔孟之書略通其大旨聞  
士大夫之賢者必使子孫見而親之未筭從少師官洛  
時者舊諸公皆在得嘉言善行非一歷歷能記晚傳司  
馬溫公家範乃并以授其子孫或不如訓者引家範切  
責之故子孫皆有前輩風迨以文行擢進士第適亦通  
籍于朝而長孫瓌博學好古爲諸儒所稱諸女習于禮  
法所嫁必爲夫家之表郡人敷文閣待制張宦等請表  
其閨上之尙書未報紹興十八年八月忽告其諸婦曰  
吾餘日再浹辰耳將與而等別矣至期精爽不亂視子  
孫無戀嫖之色以九月某甲子奄然而逝男曰遜通仕  
郎監涇州軍資庫曰迨曰迴曰迨皆前卒曰遜右迪功  
郎前清遠軍節度推官曰迨左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



嘉若人之茂族兮既婉孌以好修又申以母家之寵兮  
布卿雲而作麻績余宗于初仕兮奉魚菽之薦羞擷桂  
椒以爲糈兮官沅湘之上游曰啼飢余靡悔兮恃夫子  
之白頭胡彼蒼之不弔兮實崇蘭于未秋嗟人生孰非  
夢兮汝曾不得以少留魂斃檠其焉託兮星冉冉以旣  
周息之華者六而再實兮幸姻宦之畢酬從汝姑以安  
宅兮閔長夜于一丘劒予曾其若刈兮淚及漬而不流  
遯斯文以泄余哀兮庶來者之是求

浮溪集卷二十九

宋 汪藻 撰

五言古詩

詠古四首

相士如相馬滅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牝與驪人  
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邵語受之不復疑知人  
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姪妍在水鏡鉛粉徒自欺孰爲仁  
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與曹瞞期

世事如大弩人若材官然乘勢易發機非時勞控弦又  
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與檣亦須風動天不見  
周公瑾弱齡已飛壽不見師尚父鷹揚在華顛彼非生  
而材此豈晚乃賢鑑基喻智慧要必有待焉嘆息狂馳  
子嘗爲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惟其不自衒故與頑石齒和  
也速于售再獻甘減趾在玉庸何傷惜君兩足耳

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厦良亦難我  
衣敝緇袍我飯苜蓿盤天公方試我劍欬勿妄彈

題張公明賞晴軒

只將春睡賞春晴東坡詩也  
取以名軒公明文定之孫



端居有何好名與勝會并人生豈長閒天宇不屢晴遊  
返風日佳一醉萬事輕君家大父客詩如九韶鳴浮春  
散無垠攪取造物驚坐令綠野堂岌業睢陽城風流被  
三世諸郎未慙卿開軒著尊酒報答千花明飲罷遣客  
休仰空看雲行是有佳處遑恤身後名寧爲秋雨歎  
更作秋蟲聲

題折樞密葆真草堂

軒冕有何樂書生分尤慳都盧百年中強半墮險艱能  
著屐幾兩恨無茅三間儻非身世忘那得方寸閒不見  
葆真老功成髮毛斑飄然日邊來復作畫掩關所至書  
滿屋鈿黃不停刪開窓尋丈餘要看湘南山夕待明月  
至朝期白雲還醉吟如樂天但少素與竇嗟哉道脩阻  
無由結朱顏惟應夢見之千里同躋攀

泊召伯棗

孤舟渺無根夜歷數村雨今朝亂晴景水鏡寫霜樹哀  
鴻念羣聲正到客愁處男兒有懷抱何事亦關汝蒼煙  
接牛斗惴恍迷歸路明發問吾儂乘流去復住

尤袤大暑留召伯棗

清風不肯來烈日不肯暮平生山林下散髮頗箕踞一  
官走王事三伏在道路我非襍穢兒亦爾困馳騫居然  
戀俎豆安得免羈馭區區竟何營汨汨此飄寓淵明應  
笑人有底不歸去

大熱行旌德山中不可車馬步至凌氏林亭詩

踞石休甌足掬泉洗頰容于何脫冠履共指雲外峯翳  
彼園屋小鉤簾蒼翠重庭空燕雀乳樹老莓苔封露泣  
過牆竹風淒橫澗松欣然曲肱臥鼻息春醅濃推床上  
馬去孰是陳元龍

次韻周聖舉從子乞紙

溪翁搗冰時寒甚龜手絮千金售詞客妙語零唾霧回  
看烏絲欄一嫡輕百庶長供蠶尾落肯受蠅頭汗今朝  
持贈君真似翼傅虎應緣未給札欲草子虛賦他年五  
十萬渠復願鄰富行看醉帖來家不設寒具

鄭固道累書求寓屋詩走筆封寄

平生金石交政爾一固道佳哉固道乎所至卽爲寶人  
言醒而狂我見影亦好憶初烟塵飛環壘十萬竈夕峰  
通甘泉兵氣塞穹昊公爲魯仲連塵去如振稿功成拂

衣去不羨中令攷每逢泉石佳便欲事幽討晚行龜峰  
旁愛此千嶂抱巫營背郭堂羞作出山草慨然懸其車  
避俗長卻掃所嗟高明家華屋幾人保既留楊柳枝仍  
占杏花島真成醉吟翁何況無病惱屬聞鴻冥冥痛恨  
歸不早何當釋羈囚把臂共傾倒餘光玩桑榆踵息養  
黎東買鄰會有時來往成二老

題伯禹給事漫吾亭

人生天地間同一幻泡影偶然相值過便有人與境那  
知兩皆漫直寄彈指頃古來賢達土物我均土梗程侯  
東南俊少日忠義秉周旋正色地四海憚嚴冷立朝二  
十年憤世欲生嬰班雖近日月志則在箕頴中年拂衣  
歸絕意向鐘鼎擇幽成小築勝會已獨領清寒挹湍瀨  
秀色攬諸嶺聊將不羈身對此無闕景回首浯溪老便  
覺加數等從渠春風顛那得到古井高詞出胸臆妙處  
如灌頂讀罷眷樊籠悠然發深省

次韻趙叔問侍郎送曾吉甫學士按刑瀾右篇末  
見及之作

我老不足惜餘年苦忽忽願爲名山遊何必問所終一

艤若溪權屋杓幾回東長年秋雨邊醉臥聽船篷故人  
幸弭節相見宿昔同酒酣說經過授我書一通云自天  
末至諸賢盛游從臨分出新詩句法何春容凜若臨大  
敵誰能觸其鋒攜持數千里不愧行囊空篇末亦及予  
依依古人風讀罷百憂失衰顏爲成童歸來北牕下自  
寫團扇中君方著繡衣行佩金印重朱絃付君賞寧循  
牙曠聽我病擁僧衲深慚服非衷還觀了無取此意何  
當蒙心知坡陀卑難並衡霍崇尚喜盛山卷兼收醉吟  
翁他年定撫掌秋蛇間雲鴻

次韻周聖舉過蘇次元四首

往聞蘇趙公黃閣望諸老功名四夷知無愧越裳操同  
時卿相家統綺或傭保至今子孫賢庭有書帶草  
世人如水蠶不知天有暑紛紛誘傷兒寧識眞實語當  
家勤采穫兩耳得韶濩要須追此公勿問燕與許  
蘇郎年少時萬象愁雕鐫應知等兒戲區區止啼錢三  
生綺語習一悟心超然胡爲作解嘲切切相悲憐  
吳兒雅多姿不肯藏白地因君更增情吹兩作春淚三  
年師命留千日中山醉一聞高唐賦令我有仙意

藻蒙叔雅祠部重九日惠花惠酒惠詩繼爲袁家  
渴鉅鈿潭之遊因循不能答再承佳句見寄今用  
來韻率課一篇參陪杖履之勝幸一笑而去之以  
覆醬既而作紙紮也

秋風入瀟湘千嶂倚天外使君挽蓑翁行樂秋色界放  
船下空闊舒笑覺鷺會承懷愚溪人千載有遺愛延緣  
訪遺跡佳處時擊汰飛沈各獻狀領略在我輩忽忽莫  
能數頗似慰無賴孟行未云半落日已相對歸來有酒  
所方省欠詩債朱轡幸停軫嘉汝山水最金莖峙霄漢  
行矣分沆瀣何妨共流轉今古同一概非君箇中人孰  
使此中大伊余漂泊者他日名亦在一聞欵乃聲蓬華  
忘湫隘

從穉子出前溪

霜斂萬壑淨鐘鳴空楚山夕陽當我沈風煙迫梅殘西  
嶺月上數峰深作寒枝間鳥競赴亦復循溪還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幽臥不知覺懸懸寒日初矧伊夜來雨谿聲到吾廬故  
人挽我出忽任天際書躋險敢自休青山轉籃輿相逢

竹間寺共擷園中蔬殘僧誰在亡奄忽十載餘茗果話  
疇昔新晴報鐘魚東雷亦已鳴百草荏穎舒奈何與之  
子齒髮日夜疎眷此不能發牽衣更躊躕明朝各回首  
世事將焉如

孫益遠試歸墮車敗面已而薦書至作詩戲之以  
送其行

羊公作三公政辦一肱折功名方鼎來詎嘆養生拙孫  
郎少奇偉面滿若霜月胡爲忽顛墜有物食之缺寧非  
造物意怪子臥巖穴長年臉邊紅漫自供酒纈顧令冠  
蓋底未省識此傑何妨暫相顧一訪唐舉決朝來清鏡  
裏黃色兩眉徹居然萬馬羣老驥已超絕聊將釣竿手  
遮日向西颺瓊林風帽穩醉度櫻筍節從渠開宴上兒  
女笑醜蔑誰能爲公豪玉瑒揮作雪

徽州班春古巖寺呈諸僚友

揆日奉明詔班春出孤城和風遞鼓鞞細雨迷旆旌渺  
渺度阡陌谿山照人明幽花不孤芳好鳥相應鳴隴麥  
已爭秀畦秧亦微萌食新知有期及我凋瘵氓古寺依  
絕壁林端列飛甍殘僧四五人靜若無所營石室廣百

肘嵌空自天成泉甘與茶宜就挹巖下清伏檻肆遐囑  
歸雲入簷楹數農前致辭貌野意則誠茲幸枉冠蓋使  
君豈無情頻年苦飢虛奚用恤此生守昔在閩里先疇  
每躬耕起家三絕餘廖忝符竹榮無術布寬大低頭愧  
鯨悍願言同撫綏永絕愁嘆聲

阻溪漲宿諸暨縣上省院

暑濕倦行役依投得禪關空堂納清風坐見香霏還積  
水共天遠高僧與雲閒傳聞扁舟人宿昔蘆茲山姝者  
已千載諸峰高煙鬢當時功名成止在談笑間今豈無  
國士宸遊一何艱憑高望行朝小雨猶斑斑

試闈同宋德操陳純中登稽古閣曉望

雙睫不能熟疎鐘起初曉危欄扶力上層簷掛雲表羣  
峰蒼玉如開簾四環繞向來聲利場自今眼界小兩君  
天下士一見意傾倒有此風味佳未受秋思惱我昔溪  
上住盟言寄鷗鳥今年縱得來官事閒日少樊籠更樊  
籠歸途天樣杳是處非不佳千慮舒懷抱浮雲且東來  
吾家隔林杪境熟斷難忘終念今朝好

芳美亭

東風不世情幽谷渠亦至誰分玄都種爲我作春事朝  
來花氣煖詩眼先自醉祇愁貪結子零落煙雨際聞今  
新蹊成有酒且頻置

十月二十六日會于北禪分韻賦詩應辰得多字

呂治先酒熟亦欲會客故未意及之

爲此升斗粟來往如飛梭桂林在何許水險山嵯嶇驢  
駒偶未至于焉少婆娑幸陪英俊遊不覺日月過今夕  
復何夕朔風捲寒波看核雖草草聊以供笑歌子如不  
飲酒視此庭前柯濃綠光蕤蕤所餘今幾何鄰家釀新  
熟頗聞旨且多更當奮餘勇往舉金叵羅

題葉尚書普光明庵

長樂七閩會山川富登臨重城十萬家問以煙樹林何  
許肆遐矚城西最高岑主人厭直歸與世相浮沈三宿  
得勝地八還見初心明窓一蒲團宴坐依橫參面面來  
遠色層層列清陰閉翻貝葉書靜聽頻迦音萬法照了  
處人居兩幽深嗟予晚聞道況迫桑榆侵如何結保社  
去脫頭上簪從公刮眼膜儻借篋千金

病中偶成



衰病乃其理移牀臥南軒雖懷飲冰愛賴有清賞存春  
去芳草積羅生滿庭萱花房向夕斂似與吾忘言數蝶  
亦多態差差傍叢穢客來同一欣何必臨芳樽常恐秋  
節至嚴霜實其根吾生尚悠悠眷爾安足論

再過凌氏園復用前韻

兒輩病元亮斗筲羈曼客何時跨鴻鶴食藕蓮花峯小  
檻再遊歷輕寒裘未重人家當厄黍不愧千戶封願因  
琴高生儻見喬與松從茲毀車馬永絕世味濃歲晚復  
來此清陰期籛龍

聚山閣爲吳氏題

緣江故多峰秀色無可揀何須著腳力政欲長在眼詩  
翁築飛閣似恨山意懶縱橫數州碧收拾付酒醜客來  
何所命濯濯千髻縮晴嵐入肺腑寶唾落碑版翁家誠  
可樂人境兩蕭散爐香侶趺坐終日對編簡風流前輩  
接細說鬚自挽居然典刑在聽者輒忘返會須營一壑  
萬事等鵬鷗從翁時對榻臥看煙雨晚

偶書

長簾北窻下拋書任縱橫娟娟穉篠上熠熠叢榴明春

此感佳節恬然愔平生少年文翰場結客俱擅名瑤草  
俟采掇雲鴻肆遐征如何二十載日與憂患并骨肉隨  
逝水兒童長柴荆向來交臂人接武霄漢行姻親歲時  
會尊酒懷抱傾茲余豈復願顧影良自驚飛雨夜來急  
潯翻江上城田家夢亦好想像秋稼成新春了在眼積  
我齋庖清

吳傳朋以王逸少遺意作游絲之書古今所無恨  
未之見也爲賦此詩

吳侯能書聲不減銘座鶴臺郎今獨步誰數衛與索官  
黃臨小楷老筆更沈著年來雞鷺間兒輩妄穿鑿超然  
出新意非用元和脚游絲隨春風忽向窻几落傳觀懷  
飛動安得此健筆自言臨池時屢閱更歲箭毫端幾百  
鍊始到蟲網絡誰云右軍後茲事秘冥漠一朝神明還  
千載宛如昨乃知鑱鏡妙信手皆合作於皇雲漢章神  
授等河洛光芒下照燭萬帖悉糟粕君命幸逢時當草  
鳳尾諾胡爲尚留滯未便持漢橐行看誠懸歸佳句題  
殿閣

書局晚歸

平生麋鹿姿不意華屋居一爲軒裳攫所得非所如弱  
跡踵諸彥清班直周廬蓬山切星辰牙籤明綺疏散帙  
喜所得懷鉛愧中虛暝歸復奚營一飽不願餘寧廿四  
立壁懶作三獻書高槐障煬煩清陰落庭除幽臥遂終  
日茲謀定非疎娟娟新月流翳翳歸雲舒懷人發浩歎  
屏營以跼踟願言果歸志春波漲隋渠

次韻胡德廣書懷

大瓠旣成實無用始欲剖鮒魚困車轍求活賴升斗我  
昔誦斯言感歎銘銘座右慎惜千金軀未欲聊俯就數子  
磊落人好事真吾友相期竹西遊晚歲並耕耦如何窘  
窮途狷狷吠羣狗平生笑俗士反欲較妍醜譬如惡影  
人乃與影競走今復念邊陲未暇從田叟彈冠宜彙征  
子先我欲後世問樗與樛拳曲自難揉

陪諸公遊文雅臺憩法雲寺

旅泊值秋晚登臨良亦佳高臺始基誰未覺歲月遐維  
梁漢寵弟非復葶附葭鳴鞭白雲上竇髻翻千鴉樽前  
第詞客坐使屈宋衙祇今竟何有蕪沒荒煙斜秦墟仆  
翁仲楚俗悲章華空餘古招提老龐伴丹霞花氣侵客

秧松聲滿鄰家淒涼切灰地半似篔竹遮坐久鴈橫野  
炊烟映簷牙似聞睢陽曲尚作兒童譁惜無斗酒耐水  
厄空嘗茶

又

向來卜幽期此樂真雋承行尋野航渡俯玩雲水影追  
隨兩玉人妙語時灌頂平生訪古意到此方一騁所欣  
俱禿翁王事廢朝請且同陶淵明蓮社對宗炳晴軒納  
野色秋思浩千頃忽驚梨棗村身墮白鷗境飄零恆勝  
會老大惜餘景況當風露辰病鶴最先警留連淨名室  
坐閱篆香冷還尋野田歸草樹斜復整有酒當再來悠  
悠詎能省

陪諸公遊惠山

茲山定中腴秀色乃如許連峰積蒼潤嵐氣亦如雨珍  
泉不浪出世俗那得取羣仙作佛供洒此玉池股甘寒  
飲天下瓶盃走膏乳兒嬉供茗事雲散入江渚當源起  
臺殿下瞰松柏古巍基首梁宋爽氣接吳楚我來值佳  
月濟勝得嵇呂聊分小蒼壁同振百年羽躋攀興未極  
落日在林莽卻立望翠屏中流駐鳴櫓

題通惠亭

吾山皆中腴初不斷地脉淄澗嘗同味十里何所隔幽  
居愁遠汲悵望懸潔白天公眞解事分我膚寸澤無煩  
籜龍引中有玉池色煮茗聊餉君未須嫌水厄

從吳禹功借徐鉉小篆帖以詩還之

六書散浮雲篆籀世不數陵夷到草隸差別幾四五人  
皆逐曾玄不復知父祖中間尤可笑雞鶩紛去取孰爲  
魯漆書況說周石鼓陽冰雖晚出妙意得千古後來繼  
者誰騎省人最許明窓出小軸驚歎手爲拊平生箏笛  
耳慣見沐猴舞一登韶濩堂方信有干羽援毫極摹倣  
浣壁類兒女秋蛇已成癖老腕徒自苦卷書還歸公職  
自愧韓愈

食十月藟

佳藟出何許南山白雲根畦丁入雲採徧以脫葉翻戢  
戢寸玉嫩鼎鬪萬釘繁中涵烟霞氣外絕沙土痕下筍  
極雋永加餐亦平温伊昔貴公子鮮肥厭羔豚爭啖肉  
菌美共品天花尊居然此珍產以遠莫見論坐令五鼎  
味但飽三家村伊余少所嗜頭白歸故園日獲甘脆享

人言老饕存枹脯固已陋竹柘何足言從今大嚼處不  
復思屠門蜀人以菌雜雞羊爲脯寄遠號枹脯陽羨三  
月有草出竹根正赤土人競食之曰竹柘草

寄余仲誠

千巖雪齊消煙日暖春事端憂昧佳節獨宿松下寺邊  
屋泉雨鳴焚香戶深閉殘僧荷鋤出幽鳥下庭戲將期  
道心復敢愜棲遁志起望君家雲風清鴈成字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爲天池一母將九龍旁  
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緘以駭雞珍妙極倂之工請言  
照遠近十里秋毫空豈不鑿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爲  
此器太古非人功客閭重歎息欲窺靈蹤高臺不辭  
倚恐容難稱容繩窮匣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畫留  
羞澀如頑銅森然髮上指凜若臨霜鋒我還撫客手此  
豈世寶同揮淚兩無言掩鏡擊囊中

次高郵軍

小雨靜林麓鶉鳴相應鳴移舟漾清淺薄晚荷風生歸  
鳥盡雙去潛魚時一驚菰蒲若無人渺渺炊烟橫艇子  
檝迎我攜魚薦南烹月出殊未高疎林隱微明依投會

有處斗掛天邊城

避地山亭野步

今日幸無雨天空出遊岑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潏汲  
路轉離落人家在桑陰平疇漲清波隴麥如人深溝映  
戲鳧鷖新蒲映浮沈我生本樵漁對此諸初心風物豈  
不好悲來自難任邊塵暗中原四海如驚禽黃屋狩萬  
里兩宮隔辰參龍移蠅蠅窺月晦蟾蜍侵宇宙有傾覆  
茲游豈嘔歎消憂賴濁醪太息誰能樹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拚候蟲秋爲

韻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潮落西川根渡口櫓聲急一江煙雨昏城  
頭短長更不寐聽譙門趺坐數千息焚香待朝暾  
暑退涼亦收瀟湘淨如染時觀自跳魚衝破青琬琰織  
織初弦月不受薄雲拚近村應漸寒已有鴉數點  
人生幾聰明日夜隙駒驟纜經花信風又過麥秋候吾  
非金石堅與世相邂逅胡爲聞鐘鳴更歷路傍埃  
家山在何許渺渺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敝補道中昨  
宵青燈花似墜釵頭蟲兒飢女沈緜歲晚書未通

人言間闕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見天星周早  
汚高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難星不照湘南州

浮溪集卷二十九



浮溪集卷三十

宋 汪藻 撰

七言古詩

汴中放船歸陽羨

流嘶欲作環珮鳴枯木未肯回春聲舟人坐恐雪為祟  
嬌鴉又舞天邊城天公知我不足厄乞與十日霜風晴  
遙遙煙堤護玉鏡滉滉雲海浮金鉉攬衣坐數踵間息  
闕見宇宙無餘情燈花也似調兒女咄咄笑我長宵征  
我生底處不堪著未歸且雜吳兒耕縱無鄰翁飲子美  
會有稚子迎淵明仙山况聞連洞壑餌术或可求長生  
閒中日月吾所有此外付之人重輕

送毘陵太守劉君受代東歸

往年我作新安民人人能說劉使君使君本一儒者耳  
數十年來嗟未聞我時屈指今州縣似此賢侯當識面  
那知漂泊千里餘畫戟清香日陪宴使君何以人不如  
胷中正有萬卷書清真簡淡乃天性文章政事猶其餘  
向來天子留君住重與毘陵三萬戶誰教一曲渭城歌  
忽作梨花枝上雨宦游南北安得同撫循涓郡還須公

人生五馬亦不惡與民處處為春風

題孫益遠三士堂

取東坡三士圖身與  
源明稚川為三也

稚川晚作羅浮遊淵明暫出還歸休東坡百謫乃欣慕  
孫郎更欲參其流四人出處無一似千載相期風味耳  
要須共著巖壑中應只虎頭知此意

從人乞酒

張侯表表霜松立嗜酒清狂餘故習長年種秫學淵明  
門外溪流和月汲手調溪上百花乳十日煉成冰雪汁  
糟牀夜聽秋雨注詩腸曉放春風入飽聞誇說未曾見  
但笑書生便飲濕爾來消渴臥江海更似枯魚過河泣  
傾家餉客古人事坐看兵廚干斛給那知日飲無骨相  
咫尺公榮殊不及西風昨夜到林杪左手蟹螯行可執  
新醅早晚定堪樹東蟻浮缸應戢戢心知問字寂寥久  
會遣鳴鞭馳送急呼兒洗盞酌先酒為君快作長鯨吸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沈沈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歸  
高臥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清池照深夏  
魚吹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湖海氣

欲駟長鯨無地跨故將能事驚人坐向雲端差萬瓦  
稍培幽桂出牕底時放青山來竹罽人言此興極不淺  
天遣公忙那肯赦要須更作輞川圖他日思歸聊對畫

次韻周聖舉清溪行二首

君不見國家有紀狂童干一溪百繞山千盤竹兵草草  
兒戲爾震澤以南心爲寒初如妖禽嘯月曉忽作聚蚺  
奔醯酸九重夜半出秦甲一麾萬里春農安書生那知  
破賊事且復雪涕論悲端憶初倉惶挺身走江湖滿地  
皆驚湍仲宣何暇守漳浦子美僅能投錦官朝愁烽連  
海嶠起暮恐慧掃星河翻忍飢怖死頭搶地破釜躍魚  
苔漬冠爾時身世狹于掌俯仰宇宙何時寬只今同喜  
風塵定慎勿忘憂耽酒聖要須剩作春陵行爲洗吳兒  
百年病

君不見吳儂自昔王江千歲輸御府金堆盤一朝肘掖

作奇禍玉冊錦袍盟欲寒驛塵初飛梅未破怒怨煙雨

催梅酸行驅鬼馬載鬼妾欲偷瞬息如槐安那知氛霧

卷清晝旄頭夜落天南端樓船千萬羽林卒飛渡海潮

江不滿狂童生致獨柳下請肉仇家來白官千奴一膽

更須問速收兩手春耕翻鹿奔誰云爭走險雞敗但笑  
空餘冠政須舡粟哺其腹此令朝行民夕寬功歌九廟  
今誰定退之方頌元和聖老人端坐聽清風習習先秋  
蘇肺病

題周彥約壺齋

化人謁帝遊清都俯視宮室如橫蘇那知神仙隱朝市  
雲窗霧閣在一壺古來志士守環堵宅隔萬里乾坤俱  
君今官冷百僚底世人未識文與菟故營容膝尺度足  
卷藏風月吞江湖客鄉筆墨共游戲維摩牀坐同跣趺  
鈞簾終日屏塵事臥聽秋雨鳴菰蒲伊余想像未得往  
一讀妙語清而腴遙知坐穩肉生髀滿壁但掛歸來圖  
功名富貴會相迫恐此骨相山林無平泉綠野看他日  
莫忘築室愚溪愚

觀秋江捕魚圖

霜飈落木瀟湘秋黃蘆颯颯秋江頭漁翁短棹搖輕舟  
夕陽斜照寒波流篷蓑笠與夷猶得魚沽酒更勸酬  
生涯一葉水上浮市朝利病不相謀青山綠水得魚游  
此樂未必饒公侯畫圖忽見清兩眸恍疑身在滄浪洲

年來萍梗歎滯留擬欲與子為朋儔

何子應少卿作金華書院要老夫賦詩因成長句

一首

詞林根柢須人品四海聲名誰藉甚金華真是第一流  
 好泛扁舟著官錦向來奮舌動天意不怕惠文霜凜凜  
 忽然飄落九疑山坐對秋風行兩稔手栽岩桂友羣石  
 收拾清香供燕寢笑隨蠻俗且南冠忍說鄉關舊左袵  
 人問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功名入手談笑間  
 誰謂收之如拾瀋況君風骨未渠艾意氣文章天所稟  
 我今頭白奚所為柏樹誰知問從論雖云百里間何闊  
 同在邯鄲一羈枕遙知袖手正書空讀罷離騷還痛飲

蜂兒行  
土人謂之霜蜂

蜜蜂以蜜為生涯為人採蜜安于花霜蜂嘗恐奇禍作  
 深崖大壑懸其家生兒爭乳自毫末幼成玉蛹肩相差  
 分房戢戢蓮綻子擁戶娟娟蘭茁芽驚猜肯使樵收近  
 千尾負毒爭防遮那知長安貴公子酒酣阻爾不搖牙  
 登盤未辨翅與股百金購買囊紅紗琴魚漫傳仙物美  
 桂蠹空取蠶方賒吾聞厚味古所戒暴及胎卵寧非奢

合圍火攻無脫者舉族孳戮奚罪耶厥包作貢自誰始  
從今可弔不可誇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水木杪顛風飛大屋沒腰寒水稻生芽  
 滿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窮愁日日煩天公  
 不如歸臥澗壑底世事一掃春花空別君兩年重此別  
 喜君胸次渾冰雪擬將身作賈胡留無奈東如空鳥滅  
 挽我不回君怒喚交情把玩轉清新相隨百里還相見  
 只有西山似故人

贈丹青僧了本

虎頭不復傳金粟魏武之孫聊可續如何三昧畫中王  
 解使天機照人目含毫不動先有情萬態了了隨經營  
 偶然得意灑春色日輔月角須臾成精神還仗精神覓  
 筆下區區徒刻畫故知巧匠盤礴時萬里丹青減容色  
 君不見齊梁大士天所開幼僧不許僧繇猜師今幸有  
 印泥手貌取當年黃面來

題楚東吳文學湖隱閣

君不見三峽灩澦瞿塘堆盤渦日夜轟春雷又不見洞

庭周遭六百里日月出入其灣隈人間偉觀有如此欲  
往莫到空低回如何湖光几席上萬頃鏡淨無纖埃桃  
花雨餘春漲急益益正作蒲萄醉菰蒲遠映水一碧五  
月菱熟芙蓉開水輪宵向座隅湧四座林影參差來天  
寒潮落洲渚出健步更宜尋野梅吳郎一生短繫下裏  
以章服羞自媒家山故有丘壑在松竹多是兒時栽中  
年有得雲水趣深入鷗鳥無驚猜坐令浮念掃除盡方  
寸淡泊寒如灰浩歌時從鼓柂去高臥不怕當關催鑑  
湖賀老卽君是定與謫仙長舉杯

次韻蘇養直寄黃元功

男兒當騎生馬駒不但詞賦凌三都願從北地傅介子  
西吞青海東元菟一行作吏不稱意人間險過宮亭湖  
黃郎里中同隊魚十年太學隨諸儒春風不作霄漢夢  
秋雨漫肥瓜芋區一身長寄白鷗境千字快掃青松腴  
風埃空憶大梁別尺書不到雲泉居似聞騏驥尙伏櫪  
飢鷹未飽誰能呼清江上有仙人盧何時十幅西風蒲  
與君杖履日來往濁醪可解飢寒劬

次韻劉立道二首

劉郎有酒君當傾安用新詩鳴不平黃梁未嘆轉頭熟  
朱絃卻喜知音明古來去國例憔悴伊余尙得佳山水  
謝公行處欲千年擬傍蒼崖尋屐齒揚帆今向古長干  
渡口遙知儂戲官此行相伴只明月到時破壁應團藥  
羹尊飯稻江南俗剩鱸銀絲炊白玉人間墮餽萬事休  
臥看雙溪千頃綠

雲花忽作按雲傾臘梅便欲迎嘉平青燈已照浪頭宿  
夜長更苦風連明榆黃柳綠已衰悴空餘疎星漾寒水  
想君懷抱亦凄然况我飄零誰復齒不須聞此涕闌干  
人今得歸仍得官未應百鍊遽磨滅他年尚識霜鐘藥  
心知簿領令人俗賴有煙波雙屬玉長沙縱使買生歸  
只恐樽前鬢鬢綠

次韻過顧子美話舊因遊惠山

放船山郭溪渾渾乘潮夜到君家門潮頭細卷落花雨  
濕櫂不驚春夢魂君家難忘復易識依然井徑當丘樊  
向來惡子下關處繞屋但見清陰翳飄零懷抱少傾倒  
一見故人如故園嗟予何因得之子舊事請自鍾陵論  
鍾陵當日盛游集往往前輩風流存嘯歌雖存阮籍逸



人物不數王融謾我時三十君始壯矯矯兩鶴俱乘軒  
大兒洪徐小兒向此外餘子何勞吞龍沙買酒醉秋月  
倒牀但聽長江奔祇今相去能幾日世事反復那勝言  
一官得謫大如屋五年乞米供朝昏頗疑造物乃知我  
欲使晚節窮彌敦君看靜躁不同者王孫顧肯還爲猿  
飲酣起步青松根共瞻佛宇諸峯尊席邊政喜泉漱壑  
風外已復烏啼村箇中好著我輩人寄與石上留窪樽

以詩酬答贈小姪

老奴攜簡來林泉蒼然白髮垂枯顛自甘老矣填溝壑  
那識人間有地仙小賤微意我所喜扁舟便可來山前  
輕帆破浪有清思況是暑月開紅蓮塵緣萬事不足理  
且欲一見增欣然

石舟嘆

怒怒負錘鵝鴨喧閃閃蹴車雷電翻一城騷動急星火  
官渠底用農時穿海神有意驅巨石風伯不肯停陰雲  
坐令榷水甚于酒盜者以乏軍輿論峩峩之山載大輻  
所過郡邑千官奔繡衣持斧坐堤上百瀆倒盡生龜文  
民間四月種不入敢惜數斗春泥渾君王神聖古無有

談笑坐可回乾坤何妨警欵九天上叱散黃帽還嵌根  
嗟哉食肉胡不告勿謂石也安能言

次韻買仲遠還浮溪猥彙之什

我家浮溪溪水頭一褐一裘聊玩世誰教去踏曉鼓朝  
也學兒童攻偶儷憶身曾是掖垣客歲晚猶期樂天似  
兩年漂泊萬里餘老矣始于魚得計欣逢買傳古湘口  
城郭雖非人物是連臺拘倒時一醉醉後還爲五禽戲  
慙慙爲我出新詩金石因聲泉湧思年來處處飽葵莧  
染鼎忽驚嘗異味荷花開已三四紅有酒無過行樂耳  
與公同嚼三百杯莫負便便五經笥

卽事

前瞻西嶺懸日光回望東崖森兩行天公作事銷底力  
投壺一笑千家涼初乘青駛度平野稻花風露隨人香  
忽驚強弩過林杪羣山發盡煙復藏宮厨蔗漿若可挹  
炎官火傘那復張夜寒更踏松桂影馬頭新月明于霜

次韻董禹川餉墨

徂徠老松蔽百牛輸膏販乳來中州何人夜半擣寒碧  
用心獨與神明儔範成秋天翔紫鳳裁作古虛懸蒼球

匹夫被褐知者少江都老相千金收養之懷袖作歎息  
平生長物胡爲留分張好事亦及我摩挲未語心先謀  
明光起草正須子一揮坐遣千人休嗟予老矣安用此  
誰能細字書蠅頭

五言律詩

汴中書事三首

承日釣簾坐乘流頗自怡手邀飛絮住目送落花移官  
牒吾何有郵籤汝漫知關心淹速事無復少年時  
既雨堤仍注無風浪更揚麥登孤市沸榆老半川涼擊  
汰吳濃勇傳擷楚戍荒祇應今夜月兒女話他鄉  
曉日輕棹動波光滿座隅岸遙雙燕去天霽百禽呼衰  
白看明鏡飄零倒濁壺長年作驕旅三徑有人無

題余氏幽光亭二首

縹緲風煙上誰栽柏滿庭諸郎渾玉雪前哲想丹青舉  
國思人鑑重泉揜德星空餘千載事寒露泣秋螢  
自奪幽人去江山勝氣無祇今埋宿草誰復奠生芻滿  
世儒冠寵他年史筆誅未應丘壑底遺恨失金朱

常山道中聞諸將屢捷

一雨四十日義和安在哉路憂石頭滑雲怕天心開隔  
水喚舟渡逢人騎馬來聞言江北好一笑爲傳杯

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四首

汾水游仍遠瑤池宴未歸航遷羣廟主矢及近臣衣胡  
馬窺天塹邊烽斷日畿百年淮海地回首復成非  
草草官軍渡悠悠敵騎旋方嘗勾踐膽已補女媧天諸  
將爭陰拱蒼生忍倒懸乾坤滿羣盜何日是歸年  
身老今何向兵拏未肯休經旬甘半菽盡室委扁舟台  
拆星猶彗農飢麥未秋日邊無一使兒女詎知愁  
春到花仍笑時危笛自哀平城隆準去瓜步佛狸來地  
下皆冤肉人間半劫灰只今衰淚眼那得向君開

次韻桂林經略李尚書投贈之句三首

方隅謀帥重帝豈買生疎絕域須高枕中朝輟引裾邊  
城雄鼓角幕府省文書暫作驂鸞去羣公歎不如  
東越更新組南陽別舊廬中原猶鐵馬遠使只銅魚荒  
俗宜深問遺蠻勿重勑歸來正黃閣將略自公餘  
聞道中興帥今除第一流犬牙聊制敵猿臂卽封侯把  
酒逢元亮哦詩得子猷何妨留此傑相與復神州

次韻蔡少張遣興四首

南紀安耕鑿平時不受兵邊陲忘宇覆江漢忽塵生潮  
卷妖星落春歸玉帳明將軍談笑事一笥定聊城  
間道官軍入吳儂盡倒戈指揮移地軸滴洗用天河尚  
作蒼頭起當如赤子何汝曹宜面縛環壘卽恩波  
欲弔沈冤處春江只自深鋤稷元聚守塢壁要先侵吉  
語行看報窮愁有底禁簷花應好在準擬報同襟  
坐奪江山險都忘帶與襟不應囚膽落亦費廟謀深賸  
作懷歸雅行參解溫琴君王憐赤子意豈在南金

次韻鄭固通侍郎見寄長句二首

一作班荆別秋風幾度涼論文隔尊俎得句夢池塘歲  
晚思傾益情親比陟岡若爲生羽翼千里到君旁  
憶昨遭戎馬同浮十里江括囊聊避世懷寶豈迷邦眼  
底雲空過眉間雪未厖不因參嚼蠟那得寸心降

舟行遣興五首

擁衲無餘事時間起柁聲水煙猶作暝霜鷁已嬉晴  
蓀人歸路悠悠歲晚情祇應江海外隨處著餘生  
滔滔千里浪祇解送人忙看卽成衰鬢能堪幾斷腸繫

船冰樹動炊黍水雲香驚怪陶彭澤功名晚更忘

高城吹角罷別浦載燈歸歲晚客猶去水寒潮亦稀一  
身將影屢萬事轉頭非莫倚危檣望清霜易滿衣

霜斂初晴夜江愁獨望人蕭條全浦暝錯落數星陳老  
覺癯儒冗窮遭醉尉噴梅花行滿眼莫作後園春

渺渺竟何向滔滔難與論鴈書鳴笛野雪縞過帆村夜  
寂人誰語江流月自存莫令漂泊夢千里到脩門

過臨平二首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天  
闕鳥雙下山寒人獨歸曉來何似雨春水半巖扉

睡起涼生岸鉤簾坐小窻麥風能起柁梅雨不鳴江往  
事心長折歸塗影自雙依然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天長道中三首

山行逢淺夏濃綠屢低巾地冷猶衣袂村香已食新菰  
蒲渾欲老魚鳥自相親倚杖看孤月悠悠何處人

十年遊歷地客子故難忘下馬尋遺老開門對夕陽一  
鳩鳴晚翳數犢臥蒼茫更欲東南望疎星近鳥行

節物兼暄暑川原半雨晴雉場時一雉鼃畝忽齊鳴斗

粟違高枕囊衣度古城讀書成底事投老失春耕

水晶數珠詩

猶帶他山潤來依宴坐深誰云秋露滴能節海潮音積  
數塵難盡微穿蟻可尋但隨君語默用舍我何心

食蝦

久憶南烹好今朝放筯空短箱傾碎碧織指剝輕紅腰  
折宜賒死鬚長不療窮吳兒方獻納應與鯁魚同

山與寺

已怯驚潮渡還憂複嶺登逢人多問數投宿只尋僧野  
飯農夫怪山行稚子能朝來那得爾前路好飛騰

悼往一首

宿草縱橫綠春歸有底忙百年知有盡萬感要難忘欲  
語如他日猶疑在我旁人生今至此不擬惜流光

意懶還須步愁多不更噴蕭蕭寒著樹咄咄老侵人未  
滿窮愁願先分夢幻身東風吹節換送我淚痕新

起居方舍人挽詩二首 嚴陵人

漢殿臚傳處回頭四十春共嗟香案吏歸作釣臺人意  
氣林泉老名聲日月新賈生方擬召鵬鳥在承塵

經術羣公上人材二紀間屢持邊使節竟老近臣班賜  
第叨同擢趨朝憶共還白頭無力送能隔幾青山

河中使君莫少卿挽詩二首 子爵廷試第一

表表今詞伯邕邕古德人翱翔初畫省邂逅老朱輪閱  
世深涇渭傳家得鳳麟懸知他日大時望屬平津

藉甚河中守宜簪近侍冠九霄卿月墮四海德星寒桂  
籍新枝大蘭坡舊馥殘空餘尊脚奠鄉淚滿江干

挽毛奉議詩二首

不信儒冠誤長年自濯薰鄉評推秀孝墨客誦詩文仕  
早收朝蹟材終壘上聞晚全冰壑趣造物似知君

玉立簪纓底平生恥自媒次山初漫仕元亮即歸來竟  
老金閨籍虛纏蕙帳哀盛名知不朽妙語寫瓊瑰

致政魯奉議挽詩二首

澤國今耆舊于君見典刑居鄉乘款段生子得寧馨綵  
服供春酌銀章慰暮齡誰知雲霧裏忽失少微星

詔綽從君賜經龕與佛同早霜三釜祿幾作百年翁閱  
世松成蓋傳家桂滿叢素車千兩送榮絕九原中

魯國太夫人楊氏挽詩三首 朱勝非丞相母



有子升台袞承顏況日長魚軒開大國鶴髮老高堂忽

報裁萱隕空餘扇枕涼他年黃閣地誰舉伯仁觴

白雲終日望方喜見庭闈鼎食三牲養貂冠五綵衣回

班儀未舉反哭事俄非寂寞若溪路安輿去不歸

承顏雖一子扶膝有諸孫壽祉膺難老哀榮動至尊祇

今懷顧復猶想對平反天與牛眠地何須返故園

隆祐太后挽詞二首

慶源由魏國奉祀及宣仁盛德儀中壺私恩絕外親長

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柔桑綠誰臨蘭館春

朔漠遐征後南州倏擾時人心憂社稷天意屬簾帷擁

佑千齡主圖回萬世基中興能事畢倏與帝鄉期

浮溪集卷三十一

宋 汪 藻 撰

七言律詩

湖州長興縣大雄寺陳霸先故宅天嘉中所植檜

柯葉蒼然其中空洞皮脈僅存而已

曾經浩劫故依然老壽方知木有仙直幹凌空裁百尺

虛心閱世已千年深蟠澤國興玉地獨傲天公造物權

玉樹庭花非不好祇今誰占舊山川

韋氏獨樂園

渺然于世不磷緇手自栽花作四時坐客聽蛙聊復爾

呼卿聞鴈汝為誰眼中泉石輪溪買行處壺觴逐境移

早晚拈書來就賣別開三徑與君期

宿東山寺有謝公井存焉

謝公當日此徜徉千載空餘一徑荒林壑久應無小草

石泉今卽是甘棠江山似恨功名誤花竹猶含笑語香

投老西州知不反可堪垂涕笛箏傍

次韻李元亮

水宿山行十日歸李侯應恨尺書遲遙知雨別風流後

直到秋高木落時  
負郭生涯千畝竹  
長年心事四愁詩  
與君家世如兄弟  
歲晚同爲丘壑期

次汪相韻

幾年東閣歎差池  
忽見溪山照紫微  
千里謹傳旌節至  
一城爭看錦衣歸  
敢言刺史分符寵  
幸遇諸生鼓瑟希  
早晚九重宣詔急  
紫陽山下驛塵飛

次韻張樂潛

從渠兒輩錯書聲  
自寫新詩細作行  
門外滿生書帶草  
林間知有德星堂  
流匙已厭青精滑  
蘸甲須嘗白墮香  
祇恐笑談須此老  
又教天下起馮唐

次韻蔡天任二首

遠屏郊園誰復過  
支筇立到暮鐘時  
苦無啼鳥坐春去  
時見好山綠竹低  
行逢鄰僧語一則  
絕勝飲客呼三遲  
人間萬事不關我  
以鼓自遮如東龜

一雨真成解人意  
翻盆注野卻晴時  
五更城上鳥烏樂  
十日街頭櫻笋低  
江聲卽隨潮信急  
雲氣欲度山椒遲  
吾徒飽飯眼中見  
鍊息不應長學龜

次韻董禹川二首

江山怪我數能來  
政坐刀斤赦不才  
生理喜于魚得計  
交情羞似鴉爲媒  
烟塵回首烽三月  
花柳關情酒一杯  
日夜故園歸夢好  
憶衝細雨斫蒿萊

涉世真成百罅舟  
漫教俗子相壺丘  
投林老去三椽在  
墮甌年來萬事休  
只欲攜兒耕甫里  
誰能著酒換涼州  
絕憐揚子津頭雨  
管斷江南庾信愁

次韻洪駒父集東山

文書到眼只睽昏  
出郭尋山聊解紛  
驅馬去迎三丈日  
與僧同臥一牕雲  
竹間揮麈風相及  
松下烹茶手自分  
回首微官堪底用  
他年泉石是知聞

晚發吳城山

風掃陽侯雪陣平  
雨催摩詰畫圖成  
氣吞浦溆重林盡  
秋著江湖去鳥明  
厚祿故人無一字  
長年三老伴餘生  
會須滿意開懷抱  
到眼廬山不世情

題何子應竹君軒

苔連深竹楚江干  
分與幽人宴坐看  
映得圖書終日翠  
妻成風雨未秋寒  
渭川昔漫誇千畝  
錦里今須種數竿  
移取辟疆園畔去  
免教童子報平安

次韻向君受感秋二首

且欲相隨苜蓿盤不須多問沐猴冠菊花有意淨杯酒  
桐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氈寒  
男兒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拄笏意千里肯爲俗彈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闥  
妙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  
向來叔度儻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次韻熊使君登樓感秋之作

隨儂何物四經秋只有江南萬斛愁客枕蛩親聞最早  
鄉書鴈少到無由菊叢今歲還經眼茅把何時得蓋頭  
工部也應兒女隔羨他相近水中鷗

小築成漫書

旅營茅屋破蒼苔隔水花冬不用栽開卷古今千萬事  
杜門清濁兩三杯故人昔尙風相及客子今并雨不來  
已辦此身如木石沙禽那得更驚猜

用友人韻寄平江蔣侍郎

詞源袞袞忠材多筆力駁駁跨永和屢閱州符猶剖竹  
盍歸禁裏舊持荷聲華大似城南杜勲業看如相國何

自笑萍踪久爲客那能綺麗盡餘波

書寧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州雖遭瀧吏噉韓子  
卻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穉稷有時雲嶠聽鉤輅  
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余去年寄前詩今再過其地而彥征已卒用前韻

書驛壁

年少豈知身世浮心期同老故山秋誰教玉樹埋黃壤  
不許鶴原到白頭鼎鼎百年皆夢幻悠悠萬事判窮愁  
當時鴻鴈書來處今日飄然成獨游

惱張子充

他州異縣復芳時彊起尋梅把一枝濁酒縱能于道近  
蒼髯終不與春宜逢人欲作姬隅語去國長爲僕句欺  
斟酒旅情誰會得徑須京兆出蛾眉

橫山堂

早冠清朝玉筍班忽乘歸興拂衣閒聊將詩酒關心地  
盡占江湖在眼山人坐數州空翠下月行萬頃水雲間  
當時范蠡曾知此那得扁舟去不還

分明圓嶠與方壺萬壑千巖入坐隅臨賦競傳今日句  
臥遊安用昔人圖丹青霜葉秋明滅水墨烟林暮有無  
記取滄浪漁笛曲他年要挾使君鬚

靈惠公廟

臺殿崇崇冠冢顛行人跪起白雲邊山河霸業三千里  
歌舞靈衣五百年鐵馬威神通異域袞龍書命降中天  
偃王遺種班班在好乞韓碑記逸縣宜欽間有王嶺靈  
余祖也隋末有宜縣之最本朝以陰兵佐  
遷錫今封余通守宣城故用韓碑故事

醉別劉季高侍郎

疇昔追隨翰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英姿合上凌烟閣  
巧譖曾遭偃月堂雙槳又乘清夜去一尊聊發少年狂  
歸來卻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見寄次韻答之時吉甫除  
閩漕未行

朝來剝啄叩門誰昨夜燈花已報知腰下方懸新守印  
眼中已見故人詩十年且喜朋簪合千里休言官牒隨  
問我抽書何日竟病來編簡網蛛絲

送杜文仲微赴山陽倅

城外長淮綠渺瀰此行聊復鴈門踦邊烽已息何妨醉  
民訟全稀尚可詩昭代聲名方此振中年離別未須悲  
溧陽老尉還天幸政自拔援得退之

奉送張彥良司理

病來誰復顧湘纍君獨無忘宿昔時人物喜逢三語掾  
風騷遠過四愁詩尊前破涕方成笑人事多乖又語離  
莫道天涯無鴈到好風寧不寄相思

重送惟皓

那知重到舊溪邊兩月青燈聽雨眠閒引瘦筇行落葉  
復尋清磬度疎煙宦遊南北夢千里人世短長癡百年  
安得隨君飛鳥去盤陀相對共安禪

喜汪發之見訪并簡婺源江明府

怪底青燈綴玉蟲忽傳車馬到溪東鳥聲應爲故人好  
梨雪欲將春事空老去淵明三徑在病來彌勒一龕同  
總持相見問生死爲報百憂如夢中

約教授遊東林寺

擾擾塵勞懶曳裾此生終待老匡廬兩山分破吟難盡  
一水飛來畫不如紅杏成壇今髮髯白蓮結社漫躊躇



泮宮夫子能敦約共採新聞廣舊書

熊使君次韻見屬次韻答之

蠻縣三年喜及瓜歸歟春思自無涯  
朝陽巖上無殘雪慶朔堂前已亂花  
歸到兒曹應借問為言顛髮未全華  
仲宣正得依投處萬里心安即是家

寄呈壽基致政左司

年來何事憶尊鱸家近秋風萬頃湖  
五馬曾同當日渡二疏今見古人圖  
山靈尙勒移文否田父時遭泥飲無  
餘論不妨傳四海君家世世有潛夫

拂衣歸憩舊烟蘿鐘鼎山林竟孰多  
眼看空花皆是幻心同古井肯重波  
清談三尺竹如意宴坐一枝松養和  
我亦行拋簪笏去從君春日曬漁蓑

戲孫仲益暮春自尚書郎予告迎婦  
澗東留毗陵久之

尊酒相逢袂飲初花飛柳暗忽春餘  
不嗔太史牛馬走許醉郎官櫻筍廚  
幸有雪兒歌妙句何妨雲液載行車  
只愁人誤刀頭約新月娟娟已鏡如

次韻張閔道西池小集

眼中烟水復雲林地勝身閒得細尋  
沙暖鳧鷖得意日長桃李自成陰  
風光欲盡今餘幾杯酒相逢莫厭深  
報答春江無好語浪陪諸彥恣窺臨

次韻吳子書天寧夜集

子書先協名士也

萬卷長年坐一窗肯論丘壑與巖廊  
江頭同過棟花節夜半劇談獅子牀  
異世風流相廷祖他年言語傳君房  
菰蒲渺渺但烟雨何意眼中逢此耶

同辯良至薦福塔頭

曉尋幽處一牛鳴空霧依迷失化城  
茗椀薰爐重問訊竹溪松塢共經行  
雲昏洲渚雨還作風入菰蒲潮欲生  
此地相逢復相別江天病眼向誰明

翁養源因先冢瑞松作亭求詩

穆枝偃蓋蔚相扶絕勝分封五大夫  
天遣歲寒雙幹合人言江左百城無  
聞孫為表祠叢勝好事爭傳宰樹圖  
肯學并柯桃與李四時佳色照黃墟

過寧國小嶺

步歷崔嵬數百尋垂堂漫許戒千金  
年來世事總如夢老去兒曹長掛心  
聽雨不眠那夜永行山未遍忽秋深

天寒更度宛陵水霜月欲生風滿林

東安許明府同里之親任滿回家求詩爲別卽席賦此兼簡熊使君

三載相依葛與瓜一尊爲別忽天涯君先歸路經回馬  
我正幽棲似浣花好去乘時追俊彥莫嘆無力薦才華  
城中若見漁樵客須問浮溪老圃家

泮中偶題

蜻蜓斜日立簾鉤燕子新晴語柁樓熠熠晚花隨意得  
茫茫春水此生浮無官可緩三人帶有子能勝十具牛  
老大拂衣歸去好蓴鱸何必待清秋

過金陵

六代興亡迹愈陳迹陳誰遣意如新古今更欲悲何事  
天地長留景似人雲壓山低惟妬晚霧蟠江閣更含春  
固知到此無窮感豈獨區區我一身

傅冲益久不得書

經年坐久一蒲團幽鳥時呼到曲欄山色總兼溪色好  
松聲長學雨聲寒那將俗物關心事只擬晴窓想鼻端  
已作生涯鬻事老故人誰肯報平安

次韻孫國器喜予鈔書精密

天教江海著潛郎擬作他年柱下藏未辨壁書摹古漆  
聊將閣本寫官黃苦心便擬耽成癖病眼猶堪細作行  
祇恐雌霓成誤讀更須頻訪沈東陽

還吳禹功徐帖

誰專小學國朝初籍籍甘泉數二徐輩行雖居騎曹後  
典刑全是嶧山餘柳家莫笑薑芽手鄭老方耽柿葉書  
待得門前溪水黑憑看合作定何如

朱新仲自韶州寄靈壽杖并詩次韻答之

苔漬嵐侵幾百秋詩仙寄我海南州攜來應自滇池國  
得處還因博望侯吹燭會尋延閣老掛錢肯學飲家流  
杖兮莫便爲龍去扶取衰翁老故丘

題四望亭

累棟層軒縹緲間碧虛相照水精寒縱橫盡得江山勝  
俯仰方知宇宙寬千里風烟環廣座四時星斗轉危欄  
何須更盡東平障十萬人家表裏看

簡蔡天任

寂寂闕庭少客過儵然丈室一維摩脂脂遮眼空豪在

藥裏關心奈老何  
雨後書連脩竹翠  
夜深床繞候蟲歌  
東鄰似最知人意  
合有新詩到薛蘿

熊使君次韻

萬石亭西牛是昔  
舊時官柳著行栽  
使君爲築溪邊屋  
野老同傾月下杯  
好在一廬從此記  
休論三徑有誰來  
會須便作漁梁去  
莫遣鷓鴣忽見猜

和家叔春日

曉看春水滿方塘  
靜掩柴扉白日長  
花意風光空爛漫  
客愁山色對蒼茫  
揚州歌吹今何在  
陶令田園亦就荒  
試問南來米貴賤  
欲隨春浪過瀟湘

挽留二兄

聞挈囊衣指故林  
上堂長跪涕沾襟  
肯將斷鴈相塋影  
來慰驚波未定心  
客路山川方積雪  
吾廬桃李久成陰  
歸鞍底用匆匆發  
更促杯盤語夜深

嘲人買妾而病二首

但知瓊樹鬪清新  
不道三彭捷有神  
處仲未聞開閣事  
維摩空對問禪人  
封侯燕頰何妨瘦  
伐性蛾眉卻怕聲  
從此空花掃除盡  
定須嚼蠟向橫陳

何須天氣水邊新  
便好尊前賦洛神  
定自中年多作惡  
非關尤物解移人  
莫愁阿鷺煩君嫁  
且學西施爲我顰  
爭似農家無一事  
從來婚嫁只朱陳

德邵親迎而歸  
乃有打包辟穀之興  
以詩見貽戲用其韻

解事無人似樂天  
玉簪舊語世相傳  
打包就使從前話  
彈指安能斷後緣  
寂空房惟法喜  
茫茫何處問臙仙  
冬之夜永宜長慮  
百計真從若箇邊

詠菊

依倚西風不自持  
葳蕤羽葆雜金規  
繁開不負朝陽色  
獨步非關吳帝私  
把酒可能追靖節  
掇苗終欲慕天隨  
春紅過盡聊經眼  
賴有芬菲慰所思

題止戈堂

此老胸中百萬兵  
暫勞試手沸狼羣  
山頭不復望廷尉  
柱後何須用惠文  
解帶爲城聊戲劇  
賣刀買犢便耕耘  
三山勝處開華屋  
千載人傳舊使君  
千里聞山駟騎飛  
天書趣解海邊圍  
異軍方逐蒼頭起  
元帥徐將白羽揮  
翻就饒歌春舉酒  
收還烽火夜開扉

向來萬事關兵氣都作風光坐上歸

郊丘書事

瓊輿深出未央門十里園壇氣象尊  
珪璧三千周典備  
貔貅百萬漢兵屯  
青城浮靄連霜動  
黃道微風帶日溫  
不用靈光符聖武  
從來精禋答乾坤

題至樂堂

倚空危榭壓城樓  
十里風烟攝寸眸  
二華忽從天外落  
三河直入坐中流  
何人解得爲邦樂  
有客難甘去國愁  
投老復來江漢外  
此生歸計日悠悠

題僧罄宜枝巢

平生到處查三椽  
白首歸來古剎顛  
飛錫幾逢花雨地  
住山今得鳥窠禪  
九霄鵬翼心雖在  
萬壑松風夢自圓  
莫笑維摩方丈室  
會看游戲著人天

禪月羅漢

扁鎖收傳古聖師  
飛揚不類虎頭癡  
槎枒老木垂雲蔓  
偃偻胡僧拖雪眉  
丹墨已隨嵐靄盡  
精神猶作電光馳  
祇應夢乞歸巖寺  
要使邦人習氣移

送僧還山

傳得清涼祖佛衣  
來新震澤舊禪扉  
幾年香木成林種  
一日孤雲帶雨歸  
別路片帆方蕩漾  
名山八部已光輝

夜聽時得伽陀句  
會寄江城秋鴈飛

送廷藻兼呈楚州通守杜丈

相從嘗恨十年遲  
握手匆匆每自疑  
風艇煙帆還此日  
隙煙籬井定何時  
試看子學猶難售  
須信吾窮未易醫  
千里同風杜夫子  
可能時寄彈丸詩

過梅田追傷胡公立寄其姪仲平

繫船還共竹林居  
憶昨盃行手挽蔬  
滿眼誰同春夢事  
經年不枉故人書  
木奴封戶千頭橘  
雪片傾箱二寸魚  
信美湖湘異吾土  
且尋烟艇意何如

致政王參政挽詩二首

直道行藏世所難  
拂衣談笑便休官  
逢時合上麒麟閣  
執法先峩獬豸冠  
兩國旌爐交境外  
三年帷幄侍朝端  
龐眉未向清時老  
萬事浮雲忽蓋棺

賜第崇寧一再春  
建炎方識老成人  
早爲勇退山林士  
晚作中興社稷臣  
手把青箱傳後裔  
日陪黃閣轉洪鈞  
鄉關間闊雖千里  
松檟相望亦海濱

挽刑部王侍郎詩二首

詔蹕南來首賜環清名誰不仰高山獨操廷尉平反柄  
徐步文昌侍從班曾子哀矜情得後阜陶明允罪疑間  
中朝正賴公持議那得超然便不還

滿朝忠恕更誰知家有西京小杜書揚子清貧安甌石  
于公陰德大門閭雖嗟平進籌騰晚正值中興選擢初  
遺直至今談未已故知人不數曹參

湖南安撫劉龍圖挽詞二首

胸次光風霽月明論文衮衮九河傾一辭天上金鑾直  
再見湘南竹馬迎梁相合圖煙閣上鄭公忽去雪山輕  
眼看過棹呱呱泣誰謂衡州浪得名

前年旌節駐江涓始向清揚識紫芝名繫南陬朱鳥影  
官兼東觀白雲司初驚楚俗招魂些已見羊公墮淚碑  
千古風流鍾嶺嶠湘人應配曲江祠

張徽猷挽詩二首

家有平津舊學傳人材嘉祐至和前運籌憤倚將軍樹  
畫諾頻分刺史天字得鍾王真楷法心超榮可祖師禪  
零陵宴寢公重到父老追思靜治年

天與精忠伯仲間功成公獨拂衣閒專城早應賢侯選  
延閣榮聯近侍班去國久違龍尾道思鄉長夢鹿頭關  
談經盡日摠衣處學子相逢淚雨潯

廣川夫人挽詩二首 董余待制母

壺範閨風照里闈來嬪文伯薦牢蔬眼看再世登詞掖  
身得三朝錫命書忽報孟軻陳後鼎漫勞潘岳賦閒居  
遙知京兆新阡上千兩爭看會葬車

秋風一夕實庭萱無復春歸壽母門修墓已將徵在合  
渡江猶喜伯仁存早為舉案齊眉婦晚見扶牀坐膝孫  
全福了無毫髮恨始知陰德自平反

賈太夫人王氏挽詩二首 賈謐實學母

優恩不與外庭同詔墨親頒出九重鐘鼎承家能兩大  
詩書教子得三從葭李密接椒房慶脂澤頻增石窠封  
千里歸來鳴鶴野湘江正繞墓前松

憶昨客衣未耐始哀深反哺白頭烏佳城欲見千年日  
旅殯先求五父衢汲汲素冠蒙霧雨翩翩丹旌歷江湖  
竟成窳窳干戈後此事哀榮世所無

挽靖安縣君



五世傳家德有徽更嬪蕭史慕靈妃平生未足魚軒樂  
故里空傷羽翼歸雌劍忽先收夜氣寸莛猶欲報春暉  
自慚不就磨笄志尙在徒能淚滿衣

浮溪集卷三十二

宋 汪藻 撰

五言排律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憑誰寫壯懷連蕤棲絕壁孤塔表長淮地  
本吳楓接山今禹績皆潮聲遙入寺竹影自翻階木杪  
朱欄出城幻雪浪埋乾坤迷枉渚霧雨泄陰崖丹葉經  
寒在蒼洲向晚佳魚龍宵聽嘒猿鳥晝窺齋月滿蟬珠  
實霜清磨石諧僧孟收柏子樵徑埽松釵左宦書無馬  
南烹菜有鮭風煙欺短髮雲水信殘骸竟作何鄉老虛  
慚素尙乖江湖今在眼歸合辦青鞋

壽建安郡王

氣協高秋爽祥開寶胄華從今丹府籍爲瑞帝王家桂  
滿前宵影桃舒浩劫花德參龍種後班次雁行斜早賜  
眞王策榮膺上將牙兔圓宏建敞貂冕具恩加仙掌高  
承露天潢穩泛槎漢邦傳異慶周籛拜親嘉永接宗枝  
秀同符玉歷除喬松千載壽他日看肩差

壽俞少宰

閩海羣仙地商秋少昊辰盡哀山嶽氣來作廟堂身秀  
拔千尋玉羣開一角磨早年提巨筆平步歷通津當宁  
欣前席同時歎絕塵館堂初簡拔烏府卽騰掀旋綜天  
官要還躋政路親南臺沙磧合兩省裘衣新金鼎功名  
會紗籠富貴人房籌須杜決蕭畫賴曹遵猷畝家蒙福  
圖書日效珍百城收唾手萬事斷垂紳皎皎胸中鑑融  
融筆底春羣工推靖密舉世服清真直宿非箕斗逢時  
實渭莘帝嘉忠力久朝羨寵光頻申伯詩方績桓榮賜  
已陳露清龜息霜老鶴精神永世承元首中天轉大  
鈞歲留稱壽筭旬日看車輪

上蔡太師生辰二首

萬古儲英氣生賢鎮廟祧方春回暖律隨帝下神霄早  
歲陪興運清忠服邈僚三篇俱命說兩紀獨承堯爲國  
隆堂陞中天幹斗杓光華歸使牒寧謚載民謠九牧金  
成鼎三山石峙橋元圭來舊錫神寶獻新雕堂起房心  
次音諧角徵韶車書人一統符瑞歲千條壁海材逾盛  
沙場敵不驕獻琛皆累譯入轂有垂髫郭解雙封國班  
超五日朝嘉謀從昔合奕業更誰昭眷禮羣臣異恩光

此日饒授圖開地壯傍闕築堤遙供帳移金屋歌鐘實  
綺寮名園藏茂密華閣聳崑嶠詔蹕紆臨幸宸毫紀宴  
招弟兄聯表繡孫子列蟬貂印琢金爲彩魚懸玉在腰  
中姻連築沁外族綴塗椒帝子傳杯酌宮牆有鼓簫果  
新無獨享美美或親調

宇宙將昭泰風雲必會同帝師黃閣老人羨黑頭公慶  
節同堯歷新陽應嶰筩儀韶來彩鳳占夢得真熊壽考  
天資魯神靈嶽降嵩曲儀尊赤舄歌詠美彤弓夷險無  
殊節誠明信保躬濟川先衆楫遵渚集飛鴻炳炳丹青  
筆堂堂社稷忠斗杓還列宿廉陛倚層穹文武俱爲憲  
詩書孰比隆規模三代遠謀略萬夫雄字畫諸王品文  
章兩漢風早登青瑣闥頻入紫微宮器敏無餘刃才豪  
妙吐虹聲光連日月氣概俯華戎天上經綸合人間制  
作工向來凝庶績誰復簡清衷絃誦三雍富舟車四海  
通地歸銅柱北春滿玉關東養士菁莪盛論才駿馬空  
聖時方密勿賢業助昭融螭紐乾符正龍文帝鼎崇伊  
湯咸有德房杜不言功禮秩羣臣異恩波比日豐宸章  
頒琬琰相第列帡幪東壁文昭爛西崑氣鬱葱節旄藏

榮戟茅土啓龜蒙裘繡卿雲裏貂蟬瑞萬中御奩金寶  
帶神旖玉花驄蓬島波全闕天鈞樂未終禁香紛縹緲  
朝佩雜玲瓏芝草盈田紫蟠桃照海紅後彫凝秀髮難  
老湛方瞳水質期姑射丹砂喚葛洪潛機神宇定睟表  
德符充瑞鶴千年羽靈著五色叢舊傳調鼎客今識鈞  
璜翁世世聯台袞年年拱帝聰欲知耆算永元氣等無  
窮

哭尙書龍學程公名瑀

江左推人物時清得俊髦肺肝傾耿介頭角長英豪鄉  
郡寶興最賢關譽望高萬夫爭射鵠一舉獨連鰲經術  
爭儒館詞章重省曹主憂俄肝食邦禍始秋毫疆寇來  
侵逼敷天徧繹騷奮身撼憤憑銜命使腥臊深入邊亭  
隧堅持漢節毛道途千里隔忠義寸心牢歸報龍顏喜  
親聞鳳詔褒功成俸李郭政合付伊臯超擢陞青瑣謀  
謨拱赭袍百官瞻矩矱八座次甄陶晚歲猶持橐鄰州  
暫夢刀台星方兩兩逝水忽滔滔上意長圖舊朝廷未  
閔勞謝安幾一起秦失卻三號伊昔身遐謫公時首屢  
搔交情如骨肉仕路正風濤里閉期重會泉臺恨莫逃

終天吁永訣雨淚滴香醪

五言絕句

知非齋

其是果安在況今非故吾箇中惟醉好莫忘黃公墟

愛閨齋

竿木逢場處何人肯自還祇應韓吏部能道不如閒

光風橋

茂林脩竹下一水獨縈回時過赤欄去風從蘋末來

飯牛庵

相從龍具中耕稼亦吾學所求一飽同安用瑩蹄角

臨賦閣

與物相忘久于何寄此情祇應逢勝會不覺句還成

次韻吳明叟集鶴林五首

平生夢往處始到天南峯風來荷氣度日轉松陰重  
林間煮茗罷谷口蒼煙漫行看草根露已作珠璣團  
臨分更攜手坐聽烟鐘聲斜陽有底急不貸四聰明  
支頭澗底石濯足松下泉吾生儻有此無復東西緣  
冥冥近嶺翠瀏瀏長廊風他年竹林社記取山王同

北牕

睡起無一事怡然盼庭柯綠陰微缺處最得南廳多

題松竹圖

清霜搖落後賴此慰詩翁借有茱萸泝風流可得同

戲題寂庵

是心長不起宴坐一團蒲安得龍眠手添成憩寂圖

題尚樂亭

趣收霜後實供我洞庭春未暇三百顆作書懷故人

偶成

幽臥一禪榻無人共白雲山泉與溪水偏遣夜深聞

大言絕句

舟行三首

摩詰畫中平遠庾郎句裏清新有底江山面目年來到

處相親

水底藻迷淡曉樹頭葉振周年未許梅懸玉乳先教橘

喚冰泉

山水俱舍古色煙雲巧發天藏乞與詩人醉眼要令彈

壓秋光

七言絕句

題張資政汝川圖九首

昔人曾此結精廬故老猶存并日餘今代子房來卜築  
要看圯上一編書

右澹巖書堂

湖潭千尺見脩鱗倚杖時觀鏡裏身汝輩只堪箋爾雅  
騎驄那識謫仙人

右泊湖潭

發揮泉石有新圖西蜀暮頤得爾無甕作釣璜谿上客  
谿神何必問賢愚

右蝦蟇石

每尋疎磬訪支郎松竹交陰杖屨傍絲履氎巾聊取用  
風流不減贊公房

右多寶院

花光連接兩臺春中有眼雲歧石人莫使鞭笞鸞鳳去  
時來重現宰官身

右金石臺

年年春色報公知不與天涯驛使期我是平章風物主

可知東閣見君時

右梅僊潭

履綦行處日蒼苔  
擊悅深藏月一開  
已辦此身同法喜  
不應臨感更難裁

右懷賢庵

直到孤峯最上頭  
下看雙澗玉虹流  
世間培塿何須數  
且臥元龍百尺樓

右積翠樓

蕭散香山與剡川  
功名綠野及平泉  
有田種秫供春醉  
五柳先生似更賢

右甘陂莊

次韻胡德輝乞予鈔書之副六首

蠅頭于我已無緣  
拈問東家不直錢  
乞與中庸胡伯始  
免教堆屋篆蠅涎

爾來書史鈍如鈍  
安用牙籤萬軸爲  
遣我牀頭周易去  
憑君分取半生癡

欲鑽故紙出何緣  
大似兒啼業作錢  
我已捐書覓三昧  
怪君舊著野狐涎

長年朱墨明窗下  
自笑膏肓不可爲  
賣菜區區苦求益  
君房他日更應癡

五車政自妨人樂  
祇合鑲供餉鬼錢  
我有靈編端欲見  
爲君掃地注龍涎

長檠計出羣兒下  
兩眼眇昏欲底爲  
憑語少年須著便  
酒狂端合信書癡

漫興二首

晨起儻然曳杖行  
一簾疎雨作秋清  
老來歲月能多少  
看得栽花結子成

燕子年年入戶飛  
向人無是亦無非  
來春強健還相見  
送汝將雛又一歸

醉書

尊前和雨唱陽關  
紅燭熒熒照夜闌  
酒醒夢回山月小  
水雲無際鴈聲寒

將至郡城

花姑溪上問歸舟  
謝守城邊識小樓  
兩岸垂垂秋色老  
渡頭人更老于秋

熊使君垂和用元韻答之四首



憑軒時見白雲行  
霜入長江萬丈青  
逐客今年緣底事  
村村簫鼓報秋成

新亭雖小亦翬飛  
陡覺風烟異昨非  
分得使君秋數頃  
登山臨水送將歸

閉門多睡少經行  
隨分匏尊瀉濁清  
庭下若生書帶草  
前身卽是鄭康成

兒時也羨刺天飛  
投老方知絕百非  
酬唱恰成劉與白  
分司且住莫言歸

題江南春曉圖

忽從林杪見朝暉  
濕嶠輕雲半欲飛  
何惜扁舟并畫我  
要從沙際望春歸

贈人二首

聞將衲子日尋幽  
度水穿雲處處游  
遙想逃禪時一醉  
人間春甕與扶頭

山城重到轉清幽  
勝日閒尋舊釣游  
定是沙鷗嫌俗駕  
背人飛去不回頭

次零陵太守競秀堂韻四首

層巒遠近翠浮空  
入道山川似劍中  
正要瀟湘含遠色

莫教江上起樵風

柳子當年亦好奇  
衡陽叢桂手親移  
何如此地栽桃李  
春到千巖萬壑知

從渠歌舞轉頭空  
且索尊前一笑同  
欲識使君真樂處  
蒲團禪板是家風

桃花拈出自靈雲  
薦得伽陀獨有君  
無事時來觀物化  
妙高峯頂度朝曛

次韻周聖舉四首

斗酒相逢且緩觴  
惜無妙曲惱周郎  
願吹江水添杯杓  
不管春秋似許長

滿眼晴江濫不收  
浴鳧飛鷺迴相儔  
何須細話興亡事  
今古從來貉一丘

棄甲高于熊耳山  
大弼挂壁更須彎  
從今江北江南柳  
莫遣行人取次攀

少婦中宵聞馬嘶  
曉看黃色上脩眉  
男兒一爲功名死  
肯向空山愁秭歸

次韻蔡天任十首

江頭山色舊所愛  
倒影玉海空嶙峋  
爾來處處作媚態

似與世爭眉黛新

幽人午枕夢清熟書筆滿牀花自開兒童誤起聽脩竹  
舊雨故人今不來

我家君家一牛鳴相見幾何今露螢要須來往成白首  
痛飲共讀離騷經

江南六月底風土十日市無山鞠窮不應梅子趁時節  
自是國人愁寓公

君家食指如堵牆不著斗酒求西京門前穉稷三百畝  
勝我筆耕無寸秧

關西老將爭捐軀帳下健兒思草枯誰能捐粟百萬斛  
乞與繞樹南飛鳥

山中種橘無千頭一飽未卜爲君憂長年有飯卽吾土  
問米貴賤還東流

脩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呼兒更卷簾數尺  
要放晚晴升屋梁

百年都盧能幾日沉迫晚晚行歸休高車列鼎豈非欲  
安步晚食差無憂

中郎故是渥洼種不受世人金絡頭十年一衲作僧過

臥看煙雨明沙鷗

萬上人將游三吳袖杼山居士贈言見過戲成兩  
絕送之

參得湯休五字禪一餅一鉢去飄然定知游歷名山徧  
吟入江湖萬頃天

韓子由來未識真欲還澄觀作詩人若教早被儒冠誤  
那得雲山自在身

還隲上人詩卷

筆端遊戲詎須頻短軸才開卽可人月映澄江梅映雪  
比君猶自未清新

或傳有歸期陳時發餉靈壽杖求詩

聖恩端許返柴荆便合踟躕過此生九節煩君持送似  
人間險處不重行

銀毫

玉爲蟾蜍水作滴烏絲欄開寶鴉墨天孫夜拾瑤草歸  
醉舞銀毫鬪春碧

卽事二首

燕子將雛語夏深綠槐庭院不多陰西牕一雨無人見

展盡芭蕉數尺心

雙鷺能忙翻白雪平疇許遠漲清波鉤簾百頃風煙上

臥看青雲載雨過

雜詩

古屋清寒雪未消小牕晴日展芭蕉酸甘荔子清醇酒

更展青芽薦菊苗

碧牕涼簟惟便睡露井無塵蔭綠槐夢人醉鄉猶病渴

轆轤聲到枕邊來

枯禪

我行昔到虎溪頭俗氣浮光兩無盡當時獨指煙樹杪

有土枯禪雪侵鬢

浴孫日熊叔雅有詩次其韻二首

休論臭腐與神奇康樂還生謝客兒我有浮溪農圃在

他年分付小樊遲

釋氏夢中親抱送人言價重百車渠阮家新婦得雄帖

還有數行中令書

夜雨遣興

風雨鳴窗報客知還孤月底探梅期泉聲猶自斷還續

遙想棲禽無定枝

宿鄆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鬢似河堤柳色青今日重來堤樹老

一簪華髮載寒星

微涼初破候蟲秋水露草螢光不流搔首與誰論往事

星河無語下城頭

次韻何子應七月十八日書事二首

寄語江鷗莫浪猜先生愛汝水洄洄自從楚國靈均後

幾箇騷人到此來

臥看山色懶扶輿擬權扁舟學釣魚誰似湘流知我意

秋來三得道州書

詞

點絳脣

新月涓涓夜寒江靜山衝斗起來搔首梅影橫臆瘦○

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前調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翠○

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斂盡四山青柳梢風急墮流  
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別語記丁寧如今能間隔幾  
長亭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

浮溪集卷三十二